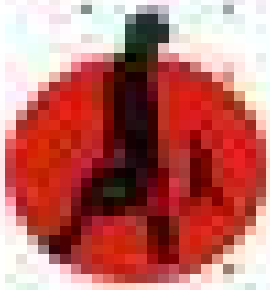
沈浩 著

朝九晚五

Nine To Five

[illegible]



《输赢》作者付遥特别推荐

[illegible]大会总公司中国区CEO张成钢推荐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朝九晚五 第一章(1)
- 第2节：朝九晚五 第一章(2)
- 第3节：朝九晚五 第一章(3)
- 第4节：朝九晚五 第一章(4)
- 第5节：朝九晚五 第一章(5)
- 第6节：朝九晚五 第一章(6)
- 第7节：朝九晚五 第一章(7)
- 第8节：朝九晚五 第一章(8)
- 第9节：朝九晚五 第一章(9)
- 第10节：朝九晚五 第一章(10)
- 第11节：朝九晚五 第一章(11)
- 第12节：朝九晚五 第一章(12)
- 第13节：朝九晚五 第一章(13)
- 第14节：朝九晚五 第二章(1)
- 第15节：朝九晚五 第二章(2)
- 第16节：朝九晚五 第二章(3)
- 第17节：朝九晚五 第二章(4)
- 第18节：朝九晚五 第二章(5)
- 第19节：朝九晚五 第二章(6)
- 第20节：朝九晚五 第二章(7)
- 第21节：朝九晚五 第三章(1)
- 第22节：朝九晚五 第三章(2)
- 第23节：朝九晚五 第三章(3)
- 第24节：朝九晚五 第三章(4)
- 第25节：朝九晚五 第三章(5)
- 第26节：朝九晚五 第三章(6)
- 第27节：朝九晚五 第三章(7)
- 第28节：朝九晚五 第四章(1)
- 第29节：朝九晚五 第四章(2)
- 第30节：朝九晚五 第四章(3)

- 第31节：朝九晚五 第四章(4)
- 第32节：朝九晚五 第四章(5)
- 第33节：朝九晚五 第四章(6)
- 第34节：朝九晚五 第四章(7)
- 第35节：朝九晚五 第四章(8)
- 第36节：朝九晚五 第五章(1)
- 第37节：朝九晚五 第五章(2)
- 第38节：朝九晚五 第五章(3)
- 第39节：朝九晚五 第五章(4)
- 第40节：朝九晚五 第五章(5)
- 第41节：朝九晚五 第六章(1)
- 第42节：朝九晚五 第六章(2)
- 第43节：朝九晚五 第六章(3)
- 第44节：朝九晚五 第六章(4)
- 第45节：朝九晚五 第六章(5)
- 第46节：朝九晚五 第六章(6)
- 第47节：朝九晚五 第六章(7)
- 第48节：朝九晚五 第六章(8)
- 第49节：朝九晚五 第七章(1)
- 第50节：朝九晚五 第七章(2)
- 第51节：朝九晚五 第七章(3)
- 第52节：朝九晚五 第七章(4)
- 第53节：朝九晚五 第七章(5)
- 第54节：朝九晚五 第八章(1)
- 第55节：朝九晚五 第八章(2)
- 第56节：朝九晚五 第八章(3)
- 第57节：朝九晚五 第八章(4)
- 第58节：朝九晚五 第八章(5)
- 第59节：朝九晚五 第九章(1)
- 第60节：朝九晚五 第九章(2)
- 第61节：朝九晚五 第九章(3)
- 第62节：朝九晚五 第九章(4)
- 第63节：朝九晚五 第九章(5)
- 第64节：朝九晚五 第九章(6)
- 第65节：朝九晚五 第十章(1)
- 第66节：朝九晚五 第十章(2)

- 第67节：朝九晚五 第十章(3)
- 第68节：朝九晚五 第十章(4)
- 第69节：朝九晚五 第十章(5)
- 第70节：朝九晚五 第十章(6)
- 第71节：朝九晚五 第十章(7)
- 第72节：朝九晚五 第十章(8)
- 第73节：朝九晚五 第十一章(1)
- 第74节：朝九晚五 第十一章(2)
- 第75节：朝九晚五 第十一章(3)
- 第76节：朝九晚五 第十一章(4)
- 第77节：朝九晚五 第十一章(5)
- 第78节：朝九晚五 第十一章(6)
- 第79节：朝九晚五 第十一章(7)
- 第80节：朝九晚五 第十一章(8)
- 第81节：朝九晚五 第十二章(1)
- 第82节：朝九晚五 第十二章(2)
- 第83节：朝九晚五 第十二章(3)
- 第84节：朝九晚五 第十二章(4)
- 第85节：朝九晚五 第十二章(5)
- 第86节：朝九晚五 第十二章(6)
- 第87节：朝九晚五 第十二章(7)
- 第88节：朝九晚五 第十二章(8)
- 第89节：朝九晚五 第十二章(9)
- 第90节：朝九晚五 第十二章(10)
- 第91节：朝九晚五 第十三章(1)
- 第92节：朝九晚五 第十三章(2)
- 第93节：朝九晚五 第十三章(3)
- 第94节：朝九晚五 第十三章(4)
- 第95节：朝九晚五 第十三章(5)
- 第96节：朝九晚五 第十三章(6)
- 第97节：朝九晚五 第十三章(7)
- 第98节：朝九晚五 第十三章(8)
- 第99节：朝九晚五 第十四章(1)
- 第100节：朝九晚五 第十四章(2)
- 第101节：朝九晚五 第十四章(3)

第1节：朝九晚五 第一章(1)

第一章

01

Cat的短信进来的时候，我正在开猎头部周例会。

"安公子过生日，先去西江吃饭，再落夜场，能准点下班吗？我去接你。"

安公子是西江饮食集团的太子爷，不像一般的二世祖般游手好闲，大学毕业后搞了个建筑设计公司，生意不错。我和他在网球场上认识，对彼此的球技惺惺相惜，熟络后很快成为固定混双拍档，在球友里几乎所向披靡。此人号称广州泡吧指南，广州似乎就没有他没去过的夜场，这一点自然让同样是蒲精的Cat顶礼膜拜，唯其马首是瞻。

我瞟了一眼对面那张涂得猩红的嘴唇，正在机关枪似的喷射着那些我几乎可以倒背如流的字眼，知道今天的会一时半会儿是开不完了，便回信让Cat不用等我，我自己去。

"旁边培训部上月做出了120万的业绩，超出了原定Quota（配额）。我们却只是勉强够数，上面给我们的压力很大，这个月无论如何我们都要Double（两倍）。公司给大家的鼓励是很多的，我很希望你们都能拿到年底的大奖，集体去欧洲十一国游。"

猩红嘴巴越说越澎湃，口沫横飞，会议桌旁端坐的五个Team Leader（项目组负责人）都在沉默地听着，有人做受用状轻轻点头。我们的耳朵每周都会经历一次这样的洗礼，大家早已经由最初的蠢蠢欲动变成而今的无动于衷。

猩红嘴巴是我的老板，世界Top10咨询公司MMI广州分公司猎头部经理。在外企，我们习惯称自己的顶头上司为老板。而你的上司的上司就是你老板的老板。虽然这话听起来有点像骂人。

我的老板有一张中年妇女该有也不该有的雀斑脸和再厚的粉底也盖不住的鱼尾纹，胸前伟大，穿着高档的灰黑职业套装走出去，俨然

一副酒楼部长的派头。

MMI是一家老牌英国咨询公司，据说已经有上百年历史。它的企业管理咨询、数据外包、专业培训和猎头服务在世界上赫赫有名，业务遍布全球。其亚洲区的总部设在香港，我在的广州区是MMI在中国成立最晚的分公司，主要分培训和猎头两个板块。另外还有北京和上海两个点，北京负责企业咨询和培训，上海是数据外包和猎头，三家公司独立运作，统一向香港总部汇报。

MMI GZ在华南地区猎头业内名气很大，因为很多著名的外企都是它的客户，雷打不动，业绩自然是不会差的。外企嘛，还是喜欢找回外资的猎头，这是很多本地的猎头公司打破头也争不到的优势。但其实大家都明白，所谓的外资公司进入中国都迅速本地化，挂着外资的羊头，干活的还不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

我们的Office里没有一个外籍人士，据说原来曾有两位高手坐镇，一个美国人，一个英籍华人。一年前不知什么原因，这两位高手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带领猎头部过半的人员弃巢而去，还带走了数个大客户和相当一部分资源。

第2节：朝九晚五 第一章(2)

MMI GZ 顿时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但其百年历史也不是徒有虚名，在业界普遍等着看好戏的情况下，中国区CEO亲临广州重组猎头部，除了采取相应措施安抚留下人员，更高薪招兵买马，虽无法迅速重现辉煌时期，也总算在短时间内稳定了局面。

经过两年的调整，总算恢复了元气，又开始重新大刀阔斧地拓展市场。

猩红嘴巴就是那个时候来的。

据我们广州区大老板迈克的描述，她从事猎头工作多年，曾在MMI GZ做过顾问，又到企业内部做HRM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人力资源管理），之后又去了一家业内较出名的猎头公司Xpower担任负责人，是一个功力深厚炉火纯青的前辈高人。

可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许多人都不禁暗自嘀咕：英明一世的迈克这一次恐怕是看走了眼。迈克原来是培训部的最高负责人兼公司的副总，原来的大老板引咎辞职后他便顺理成章地坐上了MMI GZ的第一把交椅。他擅长培训咨询和企业管理，可猎头业务对于他来说是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主要表现在日常工作上无法给予我们更多具体的实质性指导，于是他寄望于有着匹配资历的猩红嘴巴，赋予了她极大的权力空间，让其独立操盘，殊不知此举恰恰给猎头部的未来发展空间设置了最致命的障碍。

他寄予厚望的这位高人来了一年多，除了每天像个拿着鞭子的监工在各个Team（项目组）之间来回巡视、指手画脚地给一些虚无的指导和许诺，或在每周的例会上给我们做激励洗脑然后拿着计算机噼里啪啦地计算我们每周每月的完成量外，并没有任何地方能表现出她的绝世武功。

当她一次又一次毫无新意地在例会上搬出她那套哄拐蒙骗的激励措辞，我也一次又一次地放任自己的思绪天马行空，以抵消内心难以

遏制的厌恶和逆反的欲念。

有着这种想法的人不只我一个，坐在我正对面的妮可想必也是如此，只怕比我更强烈。

尽管此刻她也默不作声，脸上却写满了不屑。

妮可在MMI GZ成立初期进入公司，从助理做到现在医药Team的Leader，平常作风犀利、行事嚣张，和同事的关系颇为紧张，但公司对她很是宽容，毕竟是一个追随了公司七年之久的元老级人物了，如此忠心的员工老板总是特别喜欢的。不知道是以前和猩红嘴巴做同事时有过宿怨还是基于对猩红嘴巴能力的鄙视，她对猩红嘴巴的到来表示了强烈的不合作态度--我行我素。由于她的团队业绩一贯不错又深得大老板照顾，猩红嘴巴虽然对她恨得牙痒却也无可奈何。

坐在妮可旁边的苏珊比猩红嘴巴早来半年，负责物流和仓储（Transportation＆Logistics Team），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兼素食主义者，宗教信仰令她凡事忍让，态度谦和，属于中立派。她那组的业绩也像她的性格一样，一直处在中游，不过不失。

第3节：朝九晚五 第一章(3)

再过来就是坐在我左边的琳达。琳达和猩红嘴巴年龄相仿，却比猩红嘴巴显得年轻许多。她也是MMI的老臣子，原来是培训部的资深员工，三年前转到猎头部来，担任制造业组的助理顾问，后升为顾问。一年前那两位高人离职后，她临危受命，被提为制造业的Leader，这一年来她的团队业绩稳健上升，甚得迈克的赏识。琳达婉秀沉稳，心思细腻，进退之间很会把握分寸，对猩红嘴巴的工作十分配合，属于中立偏支持派。

我右边的两个孖宝莎伦和贝蒂是跟着猩红嘴巴一起跳槽的，负责IT方面的Case（案子），由于她们Team目前只有她们两个和一个助理，不设Leader，每次Team Leader会议都是两人一起参加，我们都戏称她们为Twins。她们自然是猩红嘴巴的忠实粉丝，言听计从。

至于我，来之前实在没想过会是这么复杂的一个局面。

02

迈克找到我的时候，我在原来的公司陷入了事业的瓶颈期，上升的空间很少，而我又刚贷款买了我的小公寓不久，一时脑热签了五年期，每月要还银行过万的银子。所以当迈克开出挖脚的条件时，我考虑了一周便答应了。

入职前我跟猩红嘴巴见过两次，谈话过程还算顺利。

令我有所不安的是这个未来的顶头上司给我一种挺不靠谱的感觉，在她口中，一切都光辉灿烂。她当时给我画了一个很大的饼，许诺了很多，就差没跟我说：小妹你只管大胆地往前走，天塌下来有姐给你顶着！

谈话进行到尾声的时候，她言辞模糊地要我做好兼并两组的准备，说是有些同事可能有离开的打算。

后来从琳达口中我才知道，在我跟旧公司交接的一个月里，猩红嘴巴已将我描述成她高薪找来的FMGG（Fast Moving Consumer

Goods，快速消费品）、B&F（Banking & Finance，金融类）的超能猎手。而她想要我兼并的自然是妮可的H&C（Health & Chemistry，医药化工类）Team。

于是在大家心里，我理所当然地也就成了Twins那样的、猩红嘴巴用来打江山占地盘的头马式人物。我也马上明白了，为什么上班的第一天，当猩红嘴巴领着我到办公区跟同事介绍我的时候，每个人会表现出不同的反应。印象最深的当然是妮可那一组所有人的皮笑肉不笑，而妮可一径注视她的电脑屏幕，连头也没抬，只在鼻子里嗯哼了两声。

可怜一心只想多赚点银子的我就这样被卷入一个复杂的江湖，且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成了一把杀人的刀。

经过刚才的介绍你显然也已经发现，我们部门是清一色的女将。我在踏入MMI GZ大门后迅速发现了这个可怕的事实，瞬间接收到危险的信号。有女人的地方就有是非，更何况有25个女人，偏偏猎头还是人精扎堆的行业。

第4节：朝九晚五 第一章(4)

25个女人，25个人精！

我的脑袋里迅速蹦出白骨精、盘丝洞、温柔乡诸类字眼！

我仿佛可以看到自己的前景堪忧。

可我已没有退路。

幸运的是，直到我试用期满，猩红嘴巴仍然没有如愿地挤走妮可。

头一个月，她让我尽快熟悉情况，筹建自己的团队，随时做好接替合并妮可那Team的准备。

第二个月，她要我不可松懈，要多了解医药组的业务和客户情况，以确保能顺利过渡。

第三个月，她让我既来之则安之，多做BD（Business Development，业务拓展），脚踏实地先把自己的FMCG和Finance的单子做起来，医药先放一边，不要胡思乱想。

我哭笑不得！

拜托！我可是一直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根本从头到尾只有你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事到如今她居然叫我别胡思乱想！

当初那两位高人拉大队走了之后，FMCG的猎头单由妮可那组暂时接手，我来了之后猩红嘴巴要她把这一块业务移交给我，妮可居然出乎意外的爽快。我梳理资料时才知道，由于她们组专长不在FMCG，这类单子做得并不理想，大多打打散弹半死不活地维持着，不但常常遭到客户的抱怨，还把一些忠实的老客户也流失掉，交到我手上的根本就是盘难啃的隔夜馒头。

我知道许多人都在等着看我如何粉墨登场，是一鼓作气扬名立万，还是偃旗息鼓一败涂地。

偏偏我生来就是个吃软不吃硬的脾气，越是困境倒越是激发了我的斗志。在猩红嘴巴紧锣密鼓却又毫无章法地进行着她的排除异己大

计时，我并没有被她的巧言令色乱了阵脚。我十分清楚自己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人，最应该做的就是尽快进入工作状态，做出成绩，而不是去充当一个无谓的傀儡，进而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我把原来跟着我一起做了多年快消的高级顾问嘉雯带了过来，并接收了培训部那边转过来的一位有金融HR（Human Resource，人力资源）背景的同事维姬担任助理顾问，负责金融方面的Case，加上从琳达组分过来的一个Researcher（寻访员）天娜，组成了初步的作战团队。

业务方面，我决定快消和金融双管齐下。MMI GZ在金融软件这一块的猎头业务量并不大，我利用原有的资源迅速拉了两个金融类的大客户过来，我曾帮这两个客户解决过无数的招聘难题，跟对方的HR负责人早已经由客户做成了朋友。基本上无论我服务的是哪个公司，不管我走到哪，他们的猎头单就跟到哪，而他们如果跳槽了，新公司的猎头单也自然是我的。

快消方面，我翻看了前人的操作资料，梳理出几个有价值的客户，带着嘉雯一起去登门拜访，用诚意和专业的态度打动客户，拿回来少数的职位。由于多年积累的人才储备颇丰，针对本地快消外企的需求，我们在短时间内便能推荐适合的人选，得到客户的赞赏。几个回合下来，我们的专业让客户恢复了不少信心，交给我们的Vacancy（招聘职位）也越来越多。

第5节：朝九晚五 第一章(5)

在试用期结束，当我的团队需要面临Quota考核的时候，我们已经创造了收款38万、预收款50万的业绩，一时风头无量。

"金融方面Yoyo很强啊，她的资源应该很多，你可以问她Share（分享）一些，是不是啊Yoyo？"

突然听到自己的名字，我偏过头，看到猩红嘴巴正抛给我一个似是询问实则强迫的眼神。

"AS/400平台负责研发的PM（Project Manager，项目经理）你以前有做过吧？"琳达看出我刚才走神了，马上醒目地开口帮我接话。

我回了一个感谢的眼色，转向贝蒂："应该有的，你把JD（Job Description，职位要求）发给我，我筛些Candidates（候选人）给你参考参考。"

"Thank you。"贝蒂喜形于色。

"啪"的一声，妮可突然把她的笔重重地搁在会议桌上，又偏着身子换了换坐姿，一副很不耐烦的模样。

猩红嘴巴盯了她一瞬，心中不悦又不便发作，只好若无其事地让贝蒂继续汇报。

我看在眼里，心里不禁轻笑，其实相处下来，我感觉妮可就是个直脾气，虽然平时明刀明枪的有些吓人，但比笑面虎暗地里阴你一招要来得光明磊落。我知道她刚才的动作很明显是对猩红嘴巴这种强压式作风表示反感，同时，也对我的轻易妥协表示不屑。

刚才的情况是，贝蒂提到她手头的一个金融软件的Case（案子）进展困难，猩红嘴巴立马提出让她找我帮忙。这就会出现一些连带问题，目前猎头部的各个Team虽然都划分了行业的范围，实际上有很多猎头单却很难清楚单一地归入某一个领域。比如，贝蒂这个Case，要找的是一个懂金融软件技术的地区项目总监，这个职位可以从IT线找人也可以从金融业方面入手。所以严格来说，这个Case可以分给IT组

也可以分给我。常规的做法应该是拿出来讨论，谁更有把握谁做。但是当初猩红嘴巴根本没有把它摊到桌面上，而是直接把它分给了贝蒂做。现在贝蒂做不下去了，猩红嘴巴又反过来要我提供人选。

这样的做法换作妮可肯定是要戗声的。因为在猎头界，合作是有分成规则的。有些公司会在奖罚制度里列明，没公开声明的私下也都懂。

像当下这个情况，一方操作的Case，需要另一方提供人选，最后如果成功出猎的话，Case操作方起码要把Value（利益）的50％分给人选提供方。又如果是一方接回来的单子随即转给另一方做，后期不再介入，那事成后接单方就拿Value的20％就可以了。这个Value可以是Performance（业绩）也可以是Commission（佣金或提成），双方可以自行商定。可是显然，贝蒂并没有跟我商量的意思，猩红嘴巴也只字未提。

第6节：朝九晚五 第一章(6)

"Yoyo说说你那Team的情况吧。上个月你那Team可是业绩最高啊，下周又是月末了，可要再接再厉啊。下月香港总部的国际培训我可是向迈克力荐你去的，难得的机会啊。"

猩红嘴巴笑眯眯地望着我，脸上是皇恩浩荡的表情，她的手在计算机上无意识地摩挲着。

我心里又笑了，她可真会做人，把功劳都揽在自己身上，仿佛施了多大的恩德。我早就知道去香港培训的是每位新同事都会有的机会，琳达、妮可她们都去过，这次猩红嘴巴其实是报了Twins的名字上去的，但最后迈克拍板的是我的名字。

尽管心里明镜似的，我还是很配合地露出了感激而谦虚的笑容。清了清嗓子，我拿出事先已经打印好的Summary（总结），开始汇报。这样的表格其实会议前就已经发到猩红嘴巴的邮箱里。现在要做的无非是当着其他Leader的面陈述一遍，造成各方压力。

"我这边本周新签了一个客户，比上周新增三个职位，目前操作中的Client（客户）12个，职位46个。这周完成的有四个，一共六个Candidates，其中三个下周入职，三个月底前入职。因客户的原因Close（取消）了一个Opening（职位），Hold住（暂停）两个。本月截至目前Performance一共有32.6万。分别是……"

03

开完会出来已接近下班时分，我嗓子干得冒烟，遂端起茶杯去茶水间接水。

此时的办公区灯火通明，分不清白昼黑夜，一路上电话铃声此起彼伏，键盘的敲击声和各种压低的语调交杂在一起，整个公司弥漫着一种忙碌有序而紧张压抑的气氛。

这些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场景。

接完水往回走的时候，看到妮可迎面走来，我微微颔首，算是打了个招呼。妮可面无表情，在与我擦身而过时却放慢了脚步，突然压低声音对我说："唉，出去聊聊？"

进公司大半年了，我一心沉浸在自己的Team Building（团队建设），对妮可经常表现出来的敌意处之泰然，不回应不示弱不妥协也不反击。对她与猩红嘴巴的明争暗斗是是非非我也置若罔闻不予置评。

时间一长，猩红嘴巴对我不亢不卑的态度感到无可奈何，而我和妮可的关系也有所缓和，彼此碰面都会点点头，不再硬邦邦如仇人相见一般。

而真正打破彼此之间的沉默的契机，说来倒颇为有趣。

话说猎头部固定每月有一次集体活动，吃饭唱K之类。最近流行玩杀手游戏，我和妮可多次同时抽中杀手的牌面，合作起来居然颇有默契，几番回合下来，多少有了点惺惺相惜的意思。言语的来往也就渐渐多了起来。

尽管如此，彼此还是泾渭分明。她这样公然地相邀，不可谓不突兀。

第7节：朝九晚五 第一章(7)

倒要看看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我暗自思忖，不露声色地和她前后脚来到走廊，她领着我拐进了正对着北座电梯的楼梯间里。

这么神秘！我不禁有些好笑，感觉像做贼一样。

想不到啊想不到，居然还有和妮可一起做贼的一天！

楼梯间里回音很重，妮可刻意地控制着声调。声音虽然不大，可她讲出来的内容委实让我大大地吃了一惊。

根据妮可的一个可靠"线报"，堪称执亚洲投资业牛耳的江川集团要秘密地寻访一名大中华区首席代表，接受董事会委派组建大中华区金融投资机构。当然，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该人选将会顺理成章地成为此机构的大中华区掌舵人。

妮可有渠道可以争取到跟江川集团方面进行初步猎头洽谈的机会，由于金融这一块她没有优势，便想找我合作。

"你考虑一下，反正我不想交给丽莎那个胸大无脑的女人去分，到时候未必能分到你头上。"

妮可朝办公室的方向努了努嘴，一脸不屑。丽莎自然是猩红嘴巴的英文名。

我在脑子里迅速消化着妮可给我的信息，以我对金融行业的了解，江川集团的分量和地位自然毋庸置疑，但是随之而来的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

见我沉吟不语，妮可又加上了一句话："他们能够给到的佣金大概有20万，"顿了一下，她加重了语气，"是美金。"

尽管我对这一单的佣金数额有着一定的思想准备，但还是被客户的大手笔震撼了一下。无论如何，这个数字是我从业以来实实在在接触过的最大一单，哪怕，我还没有拿到它。

我斟词酌句地回答妮可："这个Case的难度系数非常高，对它的理解和分析我没有太大的把握。起码现在没有。"

妮可专注地看着我，并没有出声，示意我继续说下去。

分析完这个Case的难度后，我诚恳地补充了一句："不过，我可以花些时间去做做功课，找找朋友。过两天，我整理个东西给你，希望能够帮到你。"

妮可微笑着听我说完，走上前两步，使我们的距离靠得更近："不，我的意思是让你考虑一下，我们一起做！"

我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突然笑了："我想，我还是要回去做做功课。下周一给你答复。"

04

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我这组所在的办公区自然也早已人去位空。毕竟是周末，哪怕大家平日都是加班加点当便当，这个时候也都早早地各自Happy Hour去了。

我理解而感慨地摇了摇头，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猎头是一门苦差事，压力之大，无法言喻。

外人总是雾里看花，觉得猎头们衣着光鲜出入高等场所，动辄与企业高层过招，工作神秘收入奇高。其实只有你做了猎头，才能体会个中辛酸。

第8节：朝九晚五 第一章(8)

猎头顾问的每一分钟都是在精神高度紧张中度过的。

处理大量邮件，打CC（Cold Call，陌生拜访电话），进行人才面试，写评估报告，客户的沟通维护，推荐人才的信息反馈……你会觉得时间总是不够用，而上司和客户都在背后拿着催命符，更要命的是你经常会遇到挫折，CC的不顺利，人才的不配合，客户的刁钻，意外情况导致的临门一脚失利……太多太多，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就在我拉上手提电脑包的拉链准备走人的时候，突然听到贝蒂在几个隔断后面叫我，原来她还没走，看样子是在等我。

她小跑到我跟前，说："JD我已经发到你邮箱了。"

我微笑地看着她："OK，我先看看，有合适的Reference（资料）改天整理给你。"

"嗯，还有那个，"贝蒂盯着我，干笑着，"我向丽莎提过了，这个Case如果出单了我们Commission五五吧。"

"可以啊，不过也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我赶时间先走了哦，周末愉快！"

我笑着冲她摆摆手，快步走了出去。你倒不傻，分提成不分业绩，每月个人业绩最高的奖金可比单项提成要高得多啊。我想你连提成也不舍得分吧，不过可能你也担心，一点好处都没有，凭什么我就会把有用的Candidate给你呢。尽管我还真的没这么想。

走到电梯口，我又和妮可不期而遇。两人随意地聊着搭电梯下到一楼大堂，妮可对我扬了扬手中的汽车钥匙："晚上有什么安排？我约了人唱K，一起吧？"

我笑着说："不了，我也约了人。你玩得开心点。"

"OK，下周见！"

两人道别后妮可转身往停车场方向走去，我看着她越来越远的背影，若有所思地摸出手机，翻着里面的电话簿，找出一个电话号码拨

了出去。

"喂，孙总吗？你好你好，好久不见了。"我寒暄着。

"晚上有空吗？一起吃晚饭吧……哦，没关系，那改天好了。"

我当然知道你没空，像你这样的银行家，怎么可能周末的这个时候还放空呢。

事实上我不也有约会，我只是早已在不知不觉中习惯了这样虚伪地应对，也在不知不觉中享受着这样职业化的转变。人在职场，我知道这样的改变无可避免，就如练武之人要想获得大成，就必须尽早打通任督二脉一样。

"明天？可以啊，下午一起打网球吧，还是老地方，我订场。"

挂掉电话，我又翻出另外一个号码拨出去。

"高总，近来可好？……我挺好的，还是做猎头啊。不过前些日子换了一家公司，MMI啊，嗯，对……哪里哪里，你客气了。你能到这边也是你在证券界的实力有目共睹啊，可不是我的什么功劳……吃饭就算了吧，你也忙。不过周日如果有空的话，一起喝杯咖啡吧，正好我也有些信息跟你交流下。嗯，那后天我等你电话，周末愉快！"

第9节：朝九晚五 第一章(9)

挂掉电话，我抬头，妮可的背影已经消失不见了，我的手机几乎在我合上滑盖的瞬间铃声大噪。

05

我吓了一跳，赶紧按下通话键。

"女人，再不来这帮饿鬼连我这把老骨头都啃了啦。"Cat气急败坏地冲我喊，背景一片嘈杂。

我赶紧安抚道："好好，我十五分钟就到，挺住啊同志。"

Cat这家伙，说话总是咋咋呼呼口无遮拦，一副没心没肺的傻大姐样，如同我们相识的最初。

经历"非典"一役后，全国草木皆兵，我也深感人生无常，想我这般花容月貌万一遇上了不可抵抗的因素英年早逝，也好歹给年迈的父母留下点什么。

于是动了买保险的念头，经朋友介绍，Cat这位出色的寿险经理便出现在我面前。

记得那天她穿着藕荷色的针织上衣深色西裙，容貌俏丽，端庄得体，我一见即萌生好感。大概是没见过像我这么好说话的主顾，Cat心情大悦，舌底生花，讨论完她给我推荐的至尊宝险种的细节后，我们很自然地聊起了梳妆打扮这类女人永远的话题。

她开始热心地对我的造型评头论足，强烈建议我应该把头发披散下来，或者烫成时下流行的大波浪，并向我推荐她常去的那家发型屋，用她的贵宾卡可以打八折，那里的发型师甚至帅得不行。

在知道我盘起长发只是想让自己显得更成熟干练一点时，Cat啧啧地摇头轻叹："年轻就是好啊，还要把自己往成熟里整，像我这种三十岁的老女人只能拼命想着法子装嫩了，唉。"

三十岁的老女人，Cat喜欢这样称呼自己。如果你也这样说的话，她就会很认真地告诉你，她实龄其实只有28岁半。

事实上，Cat那句自嘲当中包含的优越感不是没有出处。她的皮肤保养得紧实细腻，天生的小瓜子脸极具欺骗性，从外表上来看，你的确很容易猜错她的年龄，也容易忽略她的体重。

Cat是个购物狂，衣服、鞋子、箱包、首饰……所有时尚物件都是她的最爱。和她逛街经常会被她气死，她永远会在多个商品间徘徊不定，一而再地让你给她出主意，而结果往往是她无法舍弃任何一件，最后还是会全部买走。过万的收入通常在月中就已经被她花得七七八八，然后她就会宣布进入艰苦抗战阶段，为期半个月。

我看过相关报道，现代都市综合征里有一种叫职场狂躁症的，其中典型的表现方式就是疯狂购物，精神空虚所致。

对于这个，Cat厚颜无耻："谁不空虚啊，没爱情滋润的女人就是空虚的。神啊，赐给我一个腰缠万贯的帅哥吧！"

为了达到勾引帅哥的目的，今晚Cat毫不例外地衣着风骚。一字领蝙蝠绸衫倾斜着露出香肩，蓬松的卷发里垂着两个硕大的水晶耳环，紧身牛仔裤勾勒出浑圆曲线，足下一双高得吓死人的高跟鞋。手上还带着夸张的紫金沙戒指和七八串不同的水晶手链，在舞池的迷灯中闪烁着各色魅光。这仅仅是她的小部分家当。

第10节：朝九晚五 第一章(10)

"那家水晶坊这个月又赚了你多少银子？"我忍不住调侃她。

"什么？"Cat嘶喊着，舞池里人影晃动，音乐轰鸣，她没有听清楚。我凑到她耳边重复了一遍。

"啊！不要问我这个问题，我要破产了！"她激动地捂着耳朵，可怜巴巴地看着我，身体的律动却一点也没有慢下来。下一秒钟，她突然想起了什么，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对了！你去香港记得给我买东西啊，我要CD最新款的香水，COACH提花手袋，SKII套装，还有什么……总之我都列好清单回头给你啊。至于你给我的手信，就在TIFFANY随便挑一款就行，我相信你的品味。"

"哼，还列清单，我劝你最好签字画押，准备给本小姐卖身为奴吧。"我越听越无奈，白了她一眼，遂甩开头决定不再理这个狂躁症患者。

旁边一个猫着腰跳舞的鬼佬被我的马尾甩中，Oh了一声做了个搞怪的表情。我赶紧回了他一个抱歉的眼神，他笑着对我摆摆手。我也笑笑，继续随音乐扭动四肢，发泄着一周来的压力和郁闷。

06

"Hello，may I buy you a drink?"

从酒吧的洗手间一出来，我迎面碰上那个被我头发甩痛的鬼佬，他也认出了我，惯性地凑过来搭讪。

"No，thanks.My friends are there."我随手指了指远处，快步走开。

很快我就发现这里面的格局太迂回，而蛰动的人群都有着相似的面孔，我完全搞不清来时的路，莫说找到自己的卡座了。

这个据说是目前广州最新最Heat的酒吧，实在是曲径通幽。我仅仅知道它分为东西两宫。

东宫是深蓝色玻璃重金属装修，黑人DJ打碟，音乐以House为主，多为Hard House和Progressive House。热衷热舞的吧友一般都会选

择东宫。西宫则是一片大红，大红布幔、水晶珠垂、复古灯笼构成了一个奢靡的空间，音乐多为R&B和Trip-Hop，这里光影憧憧，气氛暧昧，是男女荷尔蒙发酵的理想催化剂。

据安公子也就是这间吧的设计师说，红色是所有颜色中波长最长的颜色，给人一种视觉上的迫近感和扩张感，是最能刺激视觉感官的颜色，它可以使体温升高心跳加速，所以它最能煽动人的情绪，激发人的创意。

激发创意，是激发原始的欲望才对。拥挤的酒桌上、间隙中，到处都是人，猜枚纵酒，眉来眼去，勾肩搭背。

一个穿着雪白抹胸娃娃蓬裙的MM从跟前走过，香肩摇曳生姿，两腿纤细诱人，一些不怀好意的眼光马上追随而去。没事把自己打扮成小白兔，用意不言而喻，酒吧这种地方，谁都深谙个中规则，到处都是无声的暗示。

我翻了翻白眼，突然意识到自己这样盲头乌蝇般转来转去，落入他人眼里也跟小白兔无异，于是决定放弃这种徒劳无功的找寻，我实在回忆不起来我们的卡座究竟是在东宫还是西宫。

第11节：朝九晚五 第一章(11)

BABY FACE位于广州的沿江路，推开它的后门是对着江边的马路，我现在就站在这里，准备给Cat打电话问清楚卡座的号码再进去让侍者带路。

离我不远处的一对男女起了争执，拉扯之下男方抱住女方强吻，女方挣扎了两下也开始热烈地回应。

好一对色情男女，我回头时不经意多看了两眼，发现他们居然是今晚和我们同来的谢华和张曼！

谢华是安公子的同学，也是阔少爷一个，打着学建筑的旗号在澳洲混日子，偶尔放假回广州会跟我们一起玩，但次数加起来也寥寥无几。张曼则是Cat的朋友，小学老师，有一个谈了多年的稳定男友，开了一家卡通游戏玩具专卖店。今天饭桌上Cat才托她向她男友订一款最新的动感超人玩具来送给儿子。当时张曼还一脸浅笑，一副老板娘的幸福模样。

事情发展得太快，我感觉脑子一时有点脱线，下意识地往酒吧里退，刚退进一个拐弯处就被安公子逮住。他笑吟吟地看着我："靓妹，上个厕所这么久，不是被拐了吧。"

"还说，你设计的什么破玩意儿，跟迷宫似的快把我转晕了。"我如获救兵，嘴上却不肯认输。

"哈哈，这叫艺术。"他得意地笑着，一边拉着我往回走一边问，"喂，你的同屋住（同居人）几时回来啊？"

"维维啊，可能下月才能下戏，不过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通告。怎么，你想她啦？" 我调侃着。

维维是我的同居密友，一个小有名气的广告模特，最近接了个电视剧的角色，正在横店拍戏。安公子一直对她很感兴趣。

"想啊，想到晚上都睡不着。唉，明明知道相思苦，偏偏对你牵肠挂肚……"这家伙油嘴滑舌地唱了起来。

我笑着捶了他两拳，想告诉他刚才在屋外看到的一幕，但张了张嘴，终究还是没说出口。

我想谢和张的事情，安公子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但是有什么关系呢，即便我告诉了他，他可能也只会回我一句：So what？男未婚女未嫁，都有选择的自由。

也是，如今婚外情都这么多，她张曼玩个劈腿算什么？就像人才选择跳槽一样，有比现在好的工作机会，谁不想要？而谁又能担保下一次遇到更好的机会，不会再跳一次。

07

Cat趴在车窗边开始她第三次的呕吐，不过显然她肚子里已经没有东西能给她吐了。

"每次都喝成这样，你有几个胃啊？！"看她吐得差不多，我递过去一张纸巾，忍不住教训道。

Cat擦了擦嘴，喘息着："嗨，高兴嘛，而且今天吃的都吐掉了，当减肥啊。"

我无语，只能摇摇头重新发动了她的红色POLO。

用Cat的钥匙开门进屋，我把她扶到房间里，她马上像死鱼一样摊趴在床上。

第12节：朝九晚五 第一章(12)

Cat的妈妈闻声披衣而起："又喝多了不是？小鱼你也在这睡吧，我给你热碗糖水。"

"不用了阿姨，您睡吧，我给Cat收拾一下就回去了。"

给Cat换上睡衣，放了杯水在床头，我关上她的房门走出来。卫生间的门口站着她六岁的儿子冬冬，他正睡眼惺忪地看着我。那双遗传自妈妈的大眼睛乌溜溜的，很招人喜爱。

"冬冬，起床嘘嘘呢？嗯？"我走过去想抱抱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身上也是酒气烟味混杂，就轻轻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鱼姨姨好--"

冬冬奶声奶气地叫我。

"乖，明天礼拜六，爸爸是不是要来接你去玩啊？快去睡觉，不然明天没精神哦。"

"嗯！"

听到这个，冬冬显然立马高兴起来，小脸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他一溜烟地跑回自己的房间爬上床。

"鱼姨姨晚安--"

"晚安。"

我帮他熄了灯，拿好自己的手袋，轻轻带上了Cat家的大门。

下了楼，我慢慢穿过一条甬道，很快就看到我公寓的一楼过堂，玻璃大门里灯火通明，彻夜不灭。没错，我和Cat住在同一个小区邻近的两栋楼宇里。这样的巧合也是我们迅速成为狐朋狗党的一个重要因素，用Cat的话说就是：猿粪呐！

话说认识Cat当日，结束了愉快的谈话后，她执意送我回家，当我告诉她我家的地址时，她高兴得手舞足蹈，一连说了三个："缘分！缘分！实在是猿粪呐！"

于是乎，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经常能搭上上下班的私家便车，经常能喝到Cat妈煲的老火靓汤，也经常地，像今夜一样喝到凌晨三点才醉醺醺地走在回家的小路上。

我不知道这座不眠的城市里还有多少人和我一样，锦衣夜行，一醉方休。

每一幅华丽的皮囊下，都藏着一个寂寞的灵魂。

我们带上各色面具，于日光下粉墨登场。只有在这样静寂的夜晚，才打开自己的壳，让灵魂回归大地，舔自己的伤。

曾几何时，我们也有过清澈澄明的双眸，一如冬冬那样纯真的脸庞。

说起冬冬，真是个乖巧精灵的好孩子。我由衷地希望，他能够天真烂漫地成长。

Cat二十三岁生下他，在他四岁那年离婚。她的婚姻可以套一句时下流行的话：因误解而结合，因了解而分开。

Cat这个傻大姐，她会掏心掏肺地跟我们描述她当年怀冬冬的辛酸，如何因为怕孩子缺钙而拼命进补以至于一米六的个头顶着一个硕大的肚子行走困难，如何睡塌了床板却因为风俗说怀孕时换床板会害到孩子而坚持在破床上睡了两个月，最后又是如何阵痛了二十六个小时最终还是挨了一刀生下这个八斤重的心肝宝贝。

第13节：朝九晚五 第一章(13)

Cat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贪玩随性，脾气急躁。她会大把大把地给冬冬买衣服、玩具，然后花更多的钱给自己添衣置物。她会一有空闲就呼朋唤友吃喝玩乐，却很少抽出时间陪冬冬做做功课逛逛游乐场。她还会经常因着某些小事对冬冬大呼大叫，然后又迅速地抛之脑后。

因此冬冬显得比同龄的小孩都懂事沉默，为此我不止一次说过Cat，让她注意一下教育的方式。

每次说起这个，她总是一脸无辜地振振有词："我是有口无心，那个是我的命根子啊我怎么不宝贝呢。至于逛游乐场什么的不每周都有他爸带他去玩，我去凑什么热闹！"

冬冬爸爸对这个儿子很好，法院把冬冬判给Cat他没有提出异议，只要求每周能见儿子一次，并且每月都会给Cat一笔可观的抚养费。所以Cat也就毫无后顾之忧地继续做她的月光族。

我叹口气，头突然疼得厉害起来。

爬起来灌了一大杯温水，重新把自己埋进松软的被窝里，开始昏沉沉地睡去。

Radio里许美静正在低低地吟唱：

灰暗的深夜

是寂寞的世界

感觉一点点熟悉一点点撒野

你的爱已模糊

你的忧伤还清楚

我们于是流浪这座夜的城市

彷徨着彷徨

迷茫着迷茫

选择在月光下被遗忘

第14节：朝九晚五 第二章(1)

第二章

01

稀疏疾劲的雨点打在玻璃窗上，迅即晕开滑落，我坐在Kowloon Shangri-La（九龙香格里拉酒店）的咖啡厅里，看着维多利亚港的海面渐渐漫起一层水汽，氤氲迷蒙。

四月的香港，总是霪雨霏霏。

来港已经一个礼拜，除了参加国际猎头培训讲座外，我还抽空和一些客户及朋友见了面互诉近况。我的Team Member每天都要打电话向我汇报当天的工作进度，期间妮可也打过两次电话给我，告诉我她已经联系好线人，等我一回去就可以安排会面。在我出发前一天，也就是楼梯会晤后接下来的周一上午，我回复了妮可。

妮可邀我做私单的企图十分明显，不过做猎头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我承认自己还是一个比较顾惜羽翼的人。经过那个周末与两位业内资深人士的详谈，加之慎重的思索，我告诉她愿意尝试这个Case，但要公事公办，以公司的名义去谈。

妮可没有提出异议："好，等你从香港回来，我就安排和线人碰个面，看看下一步怎么走。"

我点了点头："另外，丑话说在前头，鉴于这个Case的含金量不菲，如果成功了，业绩平分。"

分业绩也就意味着分提成，这一点妮可非常清楚，她注视了我两秒，爽快地笑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一是一、二是二，该怎样就怎样。这单如果做得成，按行规我拿三成。"

见我又要反对，妮可做了个制止我的手势："就这么定了，别坏了规矩。"她突然眨了眨眼，"就是三成，我也能换换新车了。"

于是借由这次秘而不宣的会晤事件，那种横亘在我们之间的无形的隔阂，就这样在彼此会意的笑声里烟消云散了。

"Yoyo，my dear." 保罗·霍普金斯（Paul Watkins）热情的呼唤打断了我的回忆，我赶紧起身，和他来了个礼节式大拥抱。

眼前这个年届六旬的英国老头一身休闲西服，一头短发，神采飞扬，仍然是我印象里那个英明随和的模样。如果你看过《哈里·波特》系列电影，你一定知道那位留着花白长须的魔法校长邓布利多，除了没有那一把浓密的花白胡子，保罗几乎长得和他一模一样，说话时褐色的眼眸里总带着一丝笑意，令人如沐春风。

保罗一坐下就用极富感染力的英伦语调赞美着雨中的香港。

"Hong Kong is very enchanting when it is raining."（雨中的香港多么迷人！）

我微笑颔首表示同意，在他们眼里，东方的一切都是迷人的。

保罗算是我的授业恩师，是我猎头从业生涯的领路人之一。他的职业经历丰富多彩，曾先后担任世界最大的可乐公司Asia HR VP(亚太区人力资源副总裁)及某英资著名消费品巨头的首席运营官（COO），又在世界Top 5的猎头公司AMROP HEVER任职首席咨询师多年，这几年年龄大了，他开始进入半退休状态，只是兼职受聘于多家跨国企业担任其独立董事或首席顾问，偶尔处理一些商业运作的难题。

我刚进入猎头行业时，保罗是我们公司的特聘专家。当时对猎头一窍不通的我得到他极大的眷顾，他传授了我许多专业技巧和从业心得，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

这几年来每当我工作上遇到困惑的时候，在他那里总能获得启发和帮助。可以说没有他，我不可能这么迅速地在猎头界站稳脚跟，并在短短的几年内拥有现在的积累，对我而言，他犹如祖父般亲切。

保罗虽然是英国人，却很喜欢东方文化，这些年他除了旅游就一直在香港和上海两地居住，我们平时都是电话往来的多，很少能见上一面。这次我来总部参加国际猎头课程的培训，自然要抽空拜访一下他。

他端详着我，不无感慨地说："我的小女孩长大了，不过你看起来有点疲倦。"

是的，认识他的时候我初出茅庐，时间飞逝，而今，五十多岁的他身材依然保持得很好，说话时精神抖擞，比我认识他的时候更显活力。而我，却老了。

我告诉他我最近的确常常感到困惑和疲倦，无论是对工作，还是对生活，在保罗面前我从来不需要掩饰什么。

第15节：朝九晚五 第二章(2)

他呵呵地笑了，说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刻，包括他自己："You need to take a break."保罗如是说。我的确很久没有给自己放过假了。

保罗说猎头顾问应该是他人职业生涯中的向导，这是一份神圣而美好的事业，尽管过程也许会有艰辛，但是不要随便怀疑自己。他不止一次地说我是他遇见的最有潜质也是最努力的中国女孩。

我心虚地笑着，不敢让他知道我当初的努力和投入，只是因为我需要一个媒介，寄托所有思想和精力，哪怕是完全不擅长的领域，只要能简单而纯粹地投入。忙碌只是为了忘却。

不知不觉入行已好几年，回想起当初的种种，其实自己也有点佩服自己。

那时猎头在国内还是个相对新鲜的字眼，它以上海、北京、广州为主要土壤，扎根萌芽，恣意生长。而我Green（稚嫩）得一塌糊涂，像一个拉开口子的真空塑料袋，疯狂地吸收着各种猎头知识，强迫自己消化，认知，掌握并运用。学着钻研各种职场杂志、经济报刊和商业评论；学着从互联网上扒信息；学着看简历，找疑点，问问题；学着打Cold Call，学着面试，学着写评估报告……

我还马不停蹄地参加各种行业沙龙，职业论坛和培训讲座，打发所有认识的人帮我拿企业的Phone List（通讯录）。一些媒体的朋友经常是我求助的对象，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们接我电话的第一句话必定是问这回又让找什么人的联系方式。

经历了第一次Cold Call的破绽百出，第一次面试的紧张流汗，第一次见客户的忐忑不安，第一次推荐失败的沮丧，还有第一次被人才蒙蔽，第一次吃客户的亏……一步一步走来，那个会说一口流利英语却不懂什么叫HR（人力资源）什么叫Headhunt（高级人才寻访）的社会新鲜人，已经变得专业而淡定，对行业的动态了如指掌，对高端经理人的变动如数家珍。

我知道，在自己变得成熟稳重的同时，自己也渐渐变得冷漠和算计。

如果说这就是成长的代价，我无从判断，自己究竟是沉沦还是重生。

02

保罗晚上还有约会，聊到下午四点多我就和他道了别。走出Shangri-La大门时，雨依然淅淅沥沥，我只好拐进左手边的地铁口。

香港我来过好几次，尖沙咀算是我最熟的地方，因为每次来不是公事就是Shopping，活动范围几乎都在这一带，我并没有忘记怀里还揣着朋友们写下的长长的购物清单。

若非下着雨，我倒是很喜欢在香港的街头巷尾闲逛，这里有一种独特张扬的生命力，逼仄拥挤却井然有序，奢华糜烂而又生生不息。

在四通八达的地下通道漫无目的地游走，不知不觉中来到SOGO（崇光百货），我逛了一圈没什么合意的，只在书局买了一本《最后的贵族》，内地《往事并不如烟》的无删节版，花去了120块港币，香港的书价实在贵，我心想。

第16节：朝九晚五 第二章(3)

SOGO的出口连接着星光大道，见外面雨已经停了，我便百无聊赖地溜达出去，瞬间人已站在星光大道上。延宕数里的海滨长廊被洗涤得一尘不染，路面错落有致地镶嵌着香港明星们的手印拓碑，张曼玉、梁朝伟、刘德华、王家卫……

我无意识地数着这些熟悉的名字，看着那些从视觉来讲并不美观的五指手印，依次踱步。海风轻扬，空气里夹杂着些微尘的气息，我深吸了一口，感觉四肢百骸都放松了起来。

不远处的栏杆边上排放着几个巨型的看板，不少人纷纷上去拍照留念，仿佛还有人在轻声啜泣。

我疑惑地走过去，发现原来摆的是哥哥张国荣的电影历程展放。

呵，我几乎忘了，今天是愚人节。多年前的今日，哥哥离我们而去，仿佛是老天跟我们开了一个太大的玩笑。

看板上一一罗列了哥哥1978年从影以来的精彩剧照。

《柠檬可乐》、《烈火青春》、《英雄本色》、《倩女幽魂》、《阿飞正传》、《家有喜事》、《金玉满堂》、《金枝玉叶》、《霸王别姬》、《东邪西毒》、《色情男女》、《异度空间》、《春光乍泄》……

《英雄本色》中的英俊帅气和年少轻狂，《倩女幽魂》里的憨厚文雅和书生窘态，《霸王别姬》中程蝶衣的倾国倾城，风华绝代。阿飞的对镜起舞，欧阳峰的冷漠疏离，何宝荣的黯然神伤……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心情悄然低落。其实我并不十分迷恋他。只是他突然化羽归去，我才骤然发觉，自己竟久久无法释怀。亦因此，我一直固执地认为也许他并没有真正离去。

他的风情万种，他的柔媚入骨，他的冷酷负心，他的迷幻率真，依然这般鲜活地存在于我年少的岁月里，栩栩如生。

不是英雄不懂寂寞。我想，他只是知道，是该谢幕的时候了。

面对世界的残缺和疏离，追求极致完美的他只是以这样一种飞翔的姿态，换取了另一种重生。人生本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轮回，所有的烦恼、挣扎其实大同小异。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一时间思绪翻飞，海风拂面而来，竟有些恍如隔世的感觉。

那只无脚的鸟，此刻的你是不是已经栖息在世界的某一隅，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或许哪一天，蝴蝶能飞过沧海，而你会翩然归来。

"蝴蝶沧海，何日化尘埃，曲终人散，有去有归来。"

一时感触，我掏出便笺，写了这么两句草书，末端画上我特有的海豚签名，然后把便笺折成一只小小的飞机。纸飞机顺着海风，在半空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渐渐消失在长廊的另一头……

第17节：朝九晚五 第二章(4)

03

从香港回来的第二天，一大早迈克的秘书拨通了我的专线，说他要见我。

迈克坐在大班台后面，一脸和气地问了我香港此行培训的心得体会，然后又就公司的现状和发展前景等话题说了一通，我一一认真地回答应对，却无从判断他的真实意图。

这样绕了一圈后，他终于说到正题，不动声色地要我对丽莎和妮可作出评价。

我惊讶于他的直接，心想莫非我不在广州的短短两周内，丽莎和妮可之间发生了什么冲突？又或是有什么不利于我的谣言传出？应该不会啊，我的组员每天都会跟我汇报这边的情况，可没有提到有什么人事纷争。

我思索了大约10秒钟，微笑着告诉迈克我保留我的意见，因为我进公司的时间不长，很多情况还需要慢慢了解，我认为目前的我不适合表态。

迈克摸了摸他那聪明绝顶的脑袋，沉吟了一下，笑了。

"Yoyo啊，你是个很聪明的女孩子，呵呵。"

一直到我从迈克的办公室出来，我依然不知道他要我表态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唯一能肯定的是，我的回答虽不是他想要的答案，却也还是让他满意的。他一再表示了对我工作能力的肯定，要我好好干。最后他告诉我，在MMI的平台里，我将前途无量。

迈克是在暗示我什么？还是他要对猎头部动刀子了？

这样的问题让我头疼，我一向最不擅长揣度老板心思，然后想方设法迎合。办公室政治是多么令人生厌的东西，难道大名鼎鼎的MMI会逼我做一个我不愿做的职场伶俐虫？

我想我也许该找个机会，在必要的时候告诉迈克，我这人没什么大志，只想安安稳稳地做个小顾问，多出业绩多拿奖金，就OK了。权力这种伤脑筋的事还是让别人去烦吧。

自从莫然离开后，生活于我，就是日子叠着日子，日复一日的重复，等一个也许并不存在的结果。

曾经，我对钱财概念模糊，甚至戏谑地想过学武侠小说里写的那样，归隐山林，荆钗布裙，粗茶淡饭，倒也省心。

维维每次一听我这么说，就会用她青葱般美丽的玉指点着我的脑袋：疯了吧你，归隐山林！现在的山林里只会有野兽和色狼，放你在那里一天都活不下去。我告诉你现代社会只有两种女人能生存，才女和美女。才女是一技傍身，美女是一财傍身。你要做哪种?

Cat则会说，粗茶淡饭也要钱的小姐，没钱喝西北风啊!你的房子、手机、电脑、名牌手袋手表、吃喝玩乐，可都是钱啊！你回得去吗你？！

的确，这样一步步走来，我已经回不去了。不管愿不愿意，我已经选择了这种生活，习惯了这种生活。没有钱，我住不起高档公寓，买不起LV，更请不起父母出国旅行。

第18节：朝九晚五 第二章(5)

这是成功，还是悲哀？我讨厌这样的悲哀。

没有希望地活着，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

04

陆街咖啡，顾名思义，就是开在建设六马路上的Coffee Shop。MMI所在的写字楼位于环市东花园酒店旁边，周边散落着大大小小的咖啡店。我最喜欢的是青菜岗那家门面极小的美也咖啡，但无奈去得最多的却是这一家，多到连提到陆街咖啡这个名字我都有点反胃。

坦白说它的口味绝不算出挑，却因为正好位于几家写字楼的中心，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人客络绎不绝，生意一直很红火。

一些位居高位的Target目标人物不喜面试室的严肃拘谨，我们便经常把面试地点设在咖啡厅。在休闲舒适的环境里，品着咖啡豆的醇香，话匣子自然而然就打开了。

对方一旦放松下来，谈话的节奏和内容一般就会在我们的把握之中，只有准确地了解到对方的真实资讯和内心想法，才能更好地作出评估，从而决定我们是否要和该名Candidate作更进一步的接触、推荐，还是将之排除在外。

此刻，我就坐在陆街咖啡临街这一排露天座位上，整理着刚刚谈完的一位候选人的资料，她的履历表上有我随手记下的注释。我打开手提电脑，在推荐报告上仔细写好我的Comments（评估意见）。整理完这些资料后，我心头一松，懒懒地靠在椅背上，并不急着离去。

午后的阳光透过树荫投下斑斑点点疏影，我仰起头，闭上眼，感觉到有风掠过睫毛的清凉，我舒服地叹了口气。这个时候，我听到了一声久违的呼唤。

"师姐--"

05

睁开眼，我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站在路边，身穿浅绿衬衣米白西裙，浅笑吟吟，整个人如一茎碧清的蹄兰。

是方雯，我大学不同系的学妹，我大四时她大一，我们一起在艺术团跳过舞。方雯活泼开朗，嘴巴很甜，对美女一向没什么免疫能力的我，自然和她关系还不错。不过毕业后这些年，我借由工作的忙碌来麻木自己，无心经营校园的友情，断断续续地渐渐疏淡了跟校友的一切联系。

几年未见，这样的偶遇还是令人欣喜的。刹那间，我脑子里闪过的都是大学里的点滴，那个我们练功的舞蹈室，那个华丽的礼堂，还有那些，曾经的人。

心里腾地一痛。我赶紧挥了挥手，招呼方雯坐下。

方雯告诉我她刚在旁边的写字楼应聘一份贸易方面的工作。

"原来的工作不如意？"我问她。

方雯无奈地笑了笑。原来她毕业后进了一家通讯公司做销售人员，不在编制内，薪资福利都很不稳定，由于她的性格开朗温和，很多不该她干的活都落到她的头上。每天忙忙碌碌兢兢业业地坚持到现在，却面临着公司裁员的局面，像她这种没有签过正式合同的人自然是头一批被砍掉的。

第19节：朝九晚五 第二章(6)

"那刚才的面试怎么样？"

"感觉不是很好，他们问了很多贸易上的问题我都答不好，但是他们说可以让我考虑从助理做起，工资不高。我也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工作。"

方雯语气中有几许忧虑，我掠过一丝怜惜，脑中迅速盘算了一下，手头的Case自然是没有适合她的，我们做的都是高端人才的输送。唯一可能的是看看相熟的HR有没有谁能帮上忙。

心思百转也只一瞬间，没有把握前我并不想开口允诺什么。

"那你现在住在哪里？"

我记得方雯家在湛江，如果没有了工作，她在广州将何去何从。

"我姑姑他们一家在这里，毕业后我就住在他们家。表弟在外读书，家里就是姑姑和姑父两个人，对我很好。"

"哦，那就好。"

我沉吟了一下："回去也跟长辈商量商量，听听他们的意见。刚开始出来工作需要的是积累经验，总不可能马上就能定下职业方向的，不要着急。"

方雯点了点头。

我的手机突然在桌上跳跃起来，是妮可打来的。她问我下个礼拜二有没有时间跟江川一单的线人见面。

"应该没问题。"我一边应着，一边翻开我的备忘录，看到下个礼拜二被我画了个大大的红圈。

"呃，不行，除了下礼拜二哪天都可以，那天是我死党的婚礼。"

放下手机，方雯正若有所思地看着我，突然笑嘻嘻地问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参加师姐和莫然师兄的婚礼呢？"

空气顿时变得稀薄。

我猝不及防，被一股热气堵在喉咙里，说不出的干涩难受。

莫然。多久没有人在我面前提到这个名字了。

"他、我……"我挤出一丝笑容："我们没有在一起。"

方雯显然没有料到，笑容顿时凝结在嘴角。

"嗯，那个，"我顿了顿，"他早几年去奥地利了，进修音乐去了。"

她茫然地点点头："学音乐啊，真好……莫师兄的确很有才华呢，作的曲子都好好听哦，和师姐的声音配在一起真是天作……"

意识又说错了，她赶紧止口，神情几分尴尬。

我除了苦笑，也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表情。

06

子昕站在我面前，长裙纯白飘逸，乌黑的长发迎风飞扬。

发丝轻拂过我的脸颊，微微刺痛了我的双眼。

忽倏间，她的脸离我很近很近，美丽的眼睛里满含泪水。

她没有开口，却仿佛有许多声音交杂萦绕在耳边，挥之不去。

"姐姐，姐姐……"

她那样沉默，连转身也悄无声息。

我仓皇地伸手，妄图拉住她，想开口留下她，却不妨一双冰冷的手偷偷锁上我的咽喉。

窒息的寒冷风一样灌进胸腔。

第20节：朝九晚五 第二章(7)

心里仿佛被塞进了冰硬的铁块，沉沉地，一直下坠，下坠……

我低头，看到那双手，苍白透明，刻着古朴纹路的檀木手镯鲜艳夺目，再渐渐幻化成乌黑的长发，闪着黑缎般妖异的光亮，一圈一圈，把我缠得越来越紧，越来越紧……

我尝到眼泪的微咸，闻到死亡的气息离我如此之近，这气息如此熟悉，仿佛是莫然身上淡醇的烟草味道。

有人在身后唤我。

"小鱼……小鱼……"

我想回头，却动弹不得，发丝开始缠上我的嘴唇我的鼻子我的眼睛……

我已无法呼吸。

仿佛挣扎了一个世纪，终于能睁开眼，滚烫的液体疯涌而出，迅速溢满了我的耳房。

胸腔里有着挫骨的绞痛，简单尖锐，近乎残酷。

子昕，好久不见。

多久了?

一年? 两年?

或是更久。

我埋头苦干，夜夜笙歌，恣意狂欢，仿佛已经成功地将那些过往藏进记忆的黑洞。

不触摸，不思量。

天知道我是如何度过那些令人窒息的梦魇般的日子。

我夜夜哭喊着从梦中惊醒，在漆黑织就的网中挣扎浮沉，找不到呼吸的方向。

这一夜，我再也没有睡着。

阳光下方雯的问候，就像一页符咒，打开了我记忆的封印，往事如洪水肆虐，瞬间将我吞噬。

那些过往如无声电影，一幕一幕闪过，每一下都锋利如刀。刀刀切割着溃烂的创口，鲜血肆意流淌，仿若迷离毒花，有一种绝望的快意。

原来，一切都在，一切都没有离开。

阴郁仿佛深植于骨髓，在这样一个无法抑制的时刻泛滥。

窗外，整个城市都在沉睡，我一个人在黑暗中，泣不成声。

第21节：朝九晚五 第三章(1)

第三章

01

晴晴结婚当天，艳阳高照。我是伴娘，一大早便赶到她家帮忙。

一屋子人忙活了一上午，眼看接新娘的队伍就要到了，还没有收拾完所有事情。

"东西都准备好了吧？哎呀，那个鞋子快点藏好，要隐蔽点的，他们就要到了。快点快点！"

晴晴的妈妈手忙脚乱地指挥着，一屋子姐妹团也不由得紧张起来。

大家拿着新娘的一只红鞋子四处找藏匿的最佳地点，扰攘了好一会儿才决定把它塞到书架的下层柜子里用杂志遮掩住。

这边出嫁都有这样的习俗，新郎接新娘时必须找到藏好的鞋子给新娘穿上，象征着婚后对她的呵护顺从。

"伴娘记得待会儿出门把红伞拿好哦！"

身边的一个阿姨不忘提醒我，我赶紧点头。

化妆师把小巧精致的水晶皇冠斜簪在晴晴的发髻上，再给她戴上一对清润珍珠耳垂，一个娇美欲滴的新娘子便出现在我们面前。

珠锻白纱蔓延出一床旖旎，晴晴端坐其中，浅笑吟吟，美不胜羞。

晴晴是我的小学兼中学好友，我们一起在市府大院长大，无话不说。

高中时她随家人迁到广州定居，她的性格比较温婉随和，大学毕业就在家人安排下进了电信部门工作，每天按部就班，日子过得波澜不惊，和我风风火火的生活相比，简直就是两个世界。尽管生活节奏的不同，让我们无法时常聚在一次，但我们依然亲密无间。

见面时，晴晴喜欢跟我倾诉她生活里的点滴琐事，甚至包括和海群的恋爱故事。我不喜欢谈论工作上的事，感情世界又乏善可陈，所以每次都是晴晴讲得比较多。

我珍惜晴晴这样的朋友。

人的一生，总有一种人，是从你的童年时代开始，就活在你的生命里的，或朋友，或敌人，或爱，或恨。

晴晴连接着我的青葱岁月。我看着她一生中最美的样子，脑子里闪过的，是当年那张和我躺在被窝里，讨论着长大后谁先出嫁对方就要当伴娘的青涩模样，心底突然有泛泪的冲动，那是一种幸福的喜悦。

儿时的一句戏言今日成真，我却依稀有白日做梦的不真实感。往日种种犹在昨天，我们已经走过了彼此人生的某一段旅程。

你堕髻轻挽将作他人妇，我继续两袖清风孤身天涯路。

突然忆起那张年轻的脸庞，北方男子清瘦明朗的轮廓。

莫然，如果没有子昕，我是不是早就为你披上了纯洁的白纱?

曾经，我是如此坚信那便是我此生唯一的归依。可惜人生终究敌不过命运的藩篱，冥冥中仿佛彼此姓氏早已隐喻，我们的相遇注定是一场悲剧，永远沉默于往事的阴影中，嗤笑我的天真。

晴晴突然轻轻握住我的手，笑容中夹着一丝紧张。

房间外面传来一片嬉闹之声，原来在我恍惚间，新郎一行人已来到了门口，屋里的三姑六婆们正隔着防盗铁门跟他们讨要着开门利是。

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铁门打开，门外的人一拥而入，走在最前面的正是今天的男主角，晴晴的老公，海群。

海群是一家上市公司下属子公司的行政总监，比晴晴大四岁，年轻有为。和晴晴拍拖一年多，今日终于修成正果。

人逢喜事精神爽，海群满脸春风，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早已笑成一条缝。

他喜笑颜开地和众人打着招呼并派发利是，兄弟团个个西装革履穿戴正式，有人开始帮忙张罗，有人大声道喜祝贺，更有人叫嚷要看新娘子，屋子里一时热闹起来。

人群喧哗中，一个神情淡漠的高瘦男子引起我的注意，他与众不同地穿着淡蓝色衬衣，随意敞开的深灰休闲西装里面甚至没有打领带。他双手抄着裤袋，正漫不经心地四处浏览着，显得与周遭的忙乱格格不入。

第22节：朝九晚五 第三章(2)

"那个家伙是谁啊？"我忍不住低头问晴晴。

晴晴看了那个人一眼，无奈地笑着说："那个，可不就是伴郎啰。"

"伴郎？"我不解道，"伴郎不应该是最卖力的那个么？他怎么这么悠闲。"

晴晴笑得更加无奈："是啊，所以才会又有两个执行伴郎啊！"说着指了指其中两个忙得不亦乐乎的西装男，又道，"海群呀，坚持要他最好的兄弟当伴郎，可那个人是出了名的懒散，他说当伴郎可以，但一定要再加上两个执行伴郎，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我不禁又瞟了那人一眼。呵，天下奇闻，居然还有这么无理的家伙，拿别人的婚礼当儿戏么！

02

海群在客厅里忙了一圈后，在众人的前呼后拥下走进来，晴晴和他视线相对，两人竟然都有些羞赧。

"亲一个，亲一个！"有人带头起哄，大伙也跟着叫嚷起来。

海群乐呵呵地扶着晴晴双肩，"叭"地一声响亮地亲在她的脸颊上。

众人一阵叫好，有人大叫："哟，新娘子脸红了，好美哟！"不知哪个家伙也跟着大声叫了一句："伴娘也好美哟，名花有主了没有啊？"

大伙又是一阵哄笑，众多视线一下子都集中到我身上。

我有些羞恼，别过头，却对上了一双似笑非笑的眼睛，轻扬的嘴角带着几分惫懒和揶揄，是那个懒散的伴郎。我赶紧移开视线，心中莫名气结。

"哎哟，新郎赶紧把新娘的鞋子找出来，不要误了吉时出门哦！"一位阿姨适时地插话进来，打断了人们对我的注意和猜测。

海群和一帮兄弟赶紧四下搜寻起来。有人明显很有经验，专门往床底下，衣柜边，缝隙处寻找。有人猜会不会用绳子拴在窗户外面，更有人猜可能藏在我这里，把我逼到角落直呼要搜我的包，吓得我连连摆手否认。

这样扰攘了好一阵子还是一无所获，女方的人都一脸看好戏的表情。

海群开始有点毛躁，涎着脸向晴晴求助："老婆，到底藏在哪里呀？"

晴晴抿着嘴笑着回答："我也不知道呃。"言罢扬起头大声用日语问我："悠悠，どこなの（在哪里啊）？"

我隔着数人，也提高了音量回答她："ほんだな（书架）！"

晴晴中学和我一样读过日语班，公众场合我们经常用日语来交流悄悄话，如购物时商量价格，又或是当着海群的面说他的坏话。每次海群只能摸着头看着我们窃窃笑语而无可奈何。

那个懒散的伴郎本来正好整以暇地靠在一角看着这一切，听到我和晴晴的对话，他突然愣了一下，环视四周，随即踱步到海群身边，对他附耳说了几句话。

只见海群的眉头开始舒展，慢慢换上一种领悟的笑容，并伸手点了点我和晴晴。

第23节：朝九晚五 第三章(3)

"你们这回可不能得逞了，有人听得懂的，嘿嘿。"海群说罢径直走到书架前，不一会儿工夫就搜出了那只红鞋子。

我不由得几分诧异。晴晴也愣了一下才恍然大悟："是哦，我都忘了他听得懂日语呢。"

"那是。"海群一边蹲下来给晴晴穿鞋子，一边得意地接话，"人家虽然不像你们专门学过，但人家原来可是有一个……"

说到这里海群猛地收住口，神色紧张地抬头看了那个伴郎一眼。

那个家伙正抽出一支烟准备点上，闻言也是微微一怔，眼里似乎闪过一丝阴霾，却又迅速地消失不见。

海群走过去一把搂住他的肩膀，他淡淡一笑无话，两人哥俩好地走了出去。

03

婚礼设在白天鹅的露天花园，我们到达的时候这里已经撑起了一个可容纳两三百人的巨型白色帐篷。

帐篷四下垂着粉色纱带，大红的地毯从香槟玫瑰和珍珠色气球编织而成的拱形大门一直铺到尽头的主席台。台上正面悬挂着新人的大幅婚纱海报，一个巨型的结婚蛋糕放置一旁，帐篷两边摆着长长的白色餐桌，陆续有侍者往上面摆着各色点心食物，温馨浪漫的钢琴曲在四周轻轻回响，衬得整个场面如梦如幻。

海群家里有一定背景，晴晴家也是书香门第，她的姐姐又嫁给了一位政府高官。这次两家联姻，场面自然铺排得比较大。幸而走的是西式酒会模式，少了中式餐宴的豪华铺张之感，多了几分高雅别致之意。

离酒会开始还有一个多小时，海群打点事情去了，我陪着晴晴坐在主席台旁边休息。

晴晴昨夜没有睡好，半夜起来梳头，今天又一大早起床梳洗打扮，经过接新娘的喧闹和刚才在夫家给长辈敬茶行礼的烦琐习俗后，她紧绷的神经松懈下来，便开始面露疲态，方才对我轻声抱怨说结婚真累人。

我深有同感地点头，别说是她，连我这个配角，也在旁累得不轻。

随行造型师正在给晴晴整理妆容，我随意环顾四周。

只见篷内侍应穿梭不断，摄影师和摄像人员在调试机器，来帮忙的亲戚朋友各自忙碌不停。

只有那个家伙，是的，就是那个听得懂日语的奇怪伴郎。只有他悠闲地抽着烟，和一位容貌威严的中年男人站在一角聊天，神情轻松熟稔。

晴晴注意到我的目光："小鱼，那是我姐夫，帅吧？他是海群他们总公司的老总，当年海群也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也算是我们的媒人哦。"

晴晴顿了顿，又孩子气地加了一句："我姐夫很酷的，不苟言笑，很多人都怕他。除了我姐，大概就只有东楼才能和他肆无忌惮地开玩笑。对了，东楼就是那个伴郎，那个人真是个奇怪的人。"说着晴晴自顾自地轻笑起来。

第24节：朝九晚五 第三章(4)

我正欲接话，却被走过来的海群打断了："说什么这么高兴啊？"

晴晴指了指那边："在说你有趣的伴郎啊！"

海群回头看了看，一拍脑袋："对啊，看我这记性，搞了半天还没介绍伴郎伴娘认识呢。"

他冲那边招了招手："东楼，过来一下。"

那个叫东楼的家伙慢条斯理地走过来。

海群一把拉过他："来来来，正式认识一下，我的好兄弟，萧东楼。这位大美女是晴晴的好朋友，沈鱼。"

"你好，我是萧东楼。"

"你好。"

我们几乎同时伸出右手，彼此虽然相视一笑，但他那清透细长的眼睛里却波澜不兴，冷冷的没有丝毫笑意。

此人怎么这般高傲无礼？我心中一沉，顿时无名火起，不禁讽刺道："萧先生人如其名，果真逍遥自在，不说大家还真不知道你是今天的伴郎啊。"

听出我的讥讽之意，萧东楼眉头一挑："哦，难道伴郎不能逍遥自在吗？"

我指着那边忙得不亦乐乎的两个执行伴郎："两个配角可比主角称职多了。"

萧东楼看看他们又看看我，眼里瞬时有了笑意："听沈小姐的意思，今天的主角莫非是我和你？"

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家伙！居然玩偷换概念。

我眉头一紧，正欲举唇反击。海群见势不妙，一个箭步跨在我和萧东楼之间："不如我们来张合照吧，趁人齐。"说着朝摄影师招招手，又顺势把萧东楼拉到自己的外侧。

大概是没见过我这般冲动的模样，晴晴赶紧拉了拉我，神色几分诧异。

被她这么一看，我顿时冷静下来，赶紧吸了口气，并对晴晴笑了笑示意我没事儿。

沈鱼啊沈鱼，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沉不住气，跟一个萍水相逢的人计较些什么！

拍了几张集体照，摄影师提出让新人到花园外面拍照，我低头整理细软正准备跟过去。

"不过--"一个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我抬头，发现萧东楼不知何时站在我身边。他双手依旧抄着裤兜，微俯下身对我说，"细想一下，你说得也有道理。虽然不能称职，也好歹让别人知道我的身份，对吧。"

我诧异地看着他，一时琢磨不清他这句话的含意，他却只是一脸认真自顾自地点点头，然后晃晃悠悠地走开了。

我看到他伸手拦住一个男侍应，对他吩咐着什么，手上还比划着。侍应有点疑惑地看着他，又茫然地点头应允着。

陪晴晴他们在花园里拍摄完照片回来，我下意识地寻找萧东楼的身影。他刚才的话引起了我的好奇，他在打什么哑谜?

很快我就发现了他，他正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翻阅杂志。从我的角度看去，能看到他侧脸的轮廓坚毅流畅，端宁鼻翼下唇角削薄，专注安静的神态一反之前的不恭。

第25节：朝九晚五 第三章(5)

目光所及，我发现他身旁还搁了一个迎宾玫瑰花架，架上插着粉色纸板，纸板上赫然写着两个夺目的红字：伴郎。

04

眼前的一幕让我无语。

我伸手揉揉鼻端，还是没忍住轻笑出声。仿佛意识到有人对他的注视，萧东楼抬头向我这边看来，捕捉到我瞬间来不及收回的笑意。他脸上虽依然是那副淡淡的表情，眼里却有了笑意，还轻轻伸手比了个V的手势。

这个胜利的手势，奇妙地缓和了我们之间的不快。

婚礼正式开始后，萧东楼倒是规规矩矩地守在海群身边，和大伙儿一起，见证了这对新人的重要时刻。

婚礼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方结束，晚上海群还包了二沙岛的一个私人会所开Party，主要招呼一群年轻好友，于是大伙各自归家换洗一番后又欢聚一堂，一反下午典礼时的拘谨正式，都一身休闲打扮，纵情欢乐起来。

这个名为官邸的私人会所由两座三层别墅打通改造而成，内部面积足足有两千多平米，设有一大一小两个酒吧区，KTV包厢，私密休闲区，以及桌球厅和棋牌房，林荫葱郁的花园里还有几处烧烤亭和一个荷花池塘。从外表看这个会所毫不显眼，实则内里暗藏乾坤，装修更是极尽奢华，据说整座建筑都铺上了世界顶级的声响过滤层，就算里面吵翻了天左邻右舍也不会受到一丝干扰。可见投资人真是费尽心思，晴晴告诉我她的姐夫华总也是幕后老板之一。

大家都在酒吧区狂欢，热闹非凡。晴晴和海群被众人围着玩真心话大冒险游戏，输了要接受各种暧昧惩罚。我混在人群中看了一会儿，实在是被沸腾的气氛闹得心慌，便偷偷溜了出来，随意溜达中不觉登到了三楼。

这里整层铺着厚厚的仿古地毯，过滤了楼下所有声浪，使得整个空间静雅无比，我顿觉心清气静，不由得舒服地叹了口气，踱到阳台边，望着外面霓虹闪烁，竟一时出神。

这种神游太虚的毛病自小就有，这么多年来都改不掉。

学生手册上我的语文老师曾批语：该生天资聪颖，可惜心性浪漫，凡事心不在焉，若能改之他日必成大器。

父母倒不担心大不大器的事，他们担心的是我在马路上的安全问题。

若哪天放学我在外溜达晚了，必会看到他们在阳台上朝路口遥遥张望，回家后免不了挨一顿训。

曾经很多次，我觉得很委屈，觉得父母管得太严，不理解我的梦想与快乐，渴望着早日长大，独立人生。直到独自在外生活多年，经历了那么多的磕磕碰碰跌跌撞撞，才明白，有些幸福唾手可得而不自知，苦苦渴求的却永远在千里之外。

这样想着想着，一时竟有些心酸和落寞起来。

第26节：朝九晚五 第三章(6)

从来都是如此，越是热闹的时候，便越觉得寂寞。我想我是如此矛盾的一个人，从小喜聚不喜散，却又因为害怕热闹过后的冷清而爱上一个人的孤寂。可能骨子里就一直很悲观，知道所有的一切都不会恒久，有开始就会有结束，勉强拥有只能加深失去的伤痛。所以习惯于开始之前想到最坏的结果，大多数时候宁愿没有开始，就不会结束。

千里的路

若是只能

陪你风雪一程

握你的手

前尘后路

我都不问

就值得了爱

就值得了等

就算从此你我红尘两分

我不怨缘分

我只愿你能 记住陪了你天涯的人

一阵熟悉的旋律缥缈而来，打断了我的信马由缰。我凝神细听，依稀仿佛是万芳的《就值得了爱》，我曾经非常喜欢的一首曲子。几分好奇，我循声觅去，穿过短窄的廊子，一个温暖的小起居室出现在我眼前。

四面浓重的巴洛克油画墙纸，黑色书架上堆放着报刊杂志和旅游风情录，矮几上茶香袅袅，深褐色大沙发厚实松软，沙发旁有一部半人高的留声机，声音正是从那里传出来的。

没等我琢磨出为何留声机会发出现代音箱的效果，眼角视线所及，竟发现沙发后面的落地窗前还站着一人，形如鬼魅，委实吓我一

跳。

05

萧东楼，这个神出鬼没的人，怎么会在这里。

此刻他正背向我面朝窗外，瞧不见他的表情。他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我的到来，那挺拔静立的背影，看起来竟有几分落寞和疏离。

我轻咳了两声，他马上转过脸来，一丝怅然深思之色从他脸上迅速散去，换上了淡淡的笑。

"是你。"

"闻歌而至。"我点了点留声机，也冲他淡淡一笑。

他刚才在想什么？音乐时常会成为记忆的载体。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某段与之相关的回忆会随即浮现脑海，甚至连空气中都会依稀带着当时的味道。

我是常有此感的，不知道我的到来，是否也打断了他的某段回忆？如果是这样，我实在是个不速之客。

"你喜欢这首歌？"

他走到沙发前坐下，似乎对我的到来并不抗拒。

"万芳的老歌，曾经非常喜欢。"我走到留声机前，想研究一下这个物体。原来这只是一个仿做成留声机样子的点歌机，它侧下方是一个液晶屏幕，上面可以触摸式选歌。

"看你应该是八零后出生的人，还会听万芳？"他语气里有一丝淡淡的诧异。

"我早熟嘛。"我瞥了他一眼，心想我虽然只是仅仅搭上了70年代的一小截尾巴，可也足够让自己有理由理直气壮地归于70年代生人的范畴。不过初次见面，犯不着巴巴地告诉人家自己的年龄，于是我笑了笑，又解释了一句，"其实是小时候看亚视放的一部台湾电视剧《再世情缘》，里面的片头曲是万芳唱的，非常好听，就一下子喜欢上她了。"

第27节：朝九晚五 第三章(7)

他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你说的是她那首《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吧，那部电视剧好像是讲的玉琳和尚的隔世情缘？"

"对，就是那个。当时虽然很小，也还是被感动得一塌糊涂，呵呵。后来就执著地找万芳的歌来听，她早期的作品都很出色，不过我喜欢的似乎都是比较冷门一点的。"

"哦，比如说哪一首？"他开始有了兴趣。

我莞尔一笑，在触摸屏上搜寻了一会儿，这部点歌机容量很全，我点到了几首自己特别喜欢的歌。

很快，万芳的声音再次响起：

最近常无言相对
彼此安静电话两边
思绪飞呀飞到从前
你我初识热络季节
常聊啊聊啊聊到深夜
怎么说也不觉累
是不是每个爱情都会
走到很难交流的局面
别人又是如何如何面对
力不从心这种感觉
我不愿自言自语自怜
给自己理由后悔
你的世界若不要我陪
告诉我我试着了解
最怕寂寞子夜
我想到我们之间
迟迟无法入睡

我的喜悲若你不想随

告诉我我试着了解

最怕爱到落空换来了一身伤悲

在你面前你视而不见

"试着了解？"音乐一出，萧东楼马上露出了然的笑。

我点点头，看样子这家伙对万芳也很熟。

"对，她更早期的作品，属于越听越有味道的那种，而且我喜欢姚谦给她写的词。""姚谦--"他眼里笑意渐浓，"很少女孩子听歌还会注意作词人。"

"我可以理解为这是对我的恭维吗？抑或你认为我不像女孩子？"

我走到沙发的另一边，找了个舒服的姿势陷了进去，不知为何，竟跟他开起玩笑来。

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突然笑了，这是今天我见过的他最放松的笑容，这样的他比那个一脸冷漠的样子好看多了。

"呵呵，那你是不是也喜欢李宗盛？他的词也是一绝。"

"喜欢啊，他词曲俱佳，我特别喜欢他那首《鬼迷心窍》。不过相比而言，我更偏爱姚谦的词和李正帆的曲，他们的出品比李宗盛少了很多烟火味。而且很多人都不知道，李宗盛那两首脍炙人口的《梦醒时分》和《爱的代价》可都是李正帆编的曲。"

"看来你是李正帆的粉丝啊。"他又笑了，伸手给我倒了杯茶，"李正帆的确是个鬼才，最出名的作品该算那首《最浪漫的事》，要讲曲风的华丽，当属《旧梦》和《花雨夜》，其中《旧梦》尤胜一筹，其旋律似有巧夺天工之嫌，颇有缱绻鬼魅之感。"

我点点头，笑着端起茶杯轻抿了一口，没有接他的话。

一首试着了解播完，一阵清脆缠绵的钢琴独奏流淌而出，彭佳慧的声音慵懒而至，正是他刚才提到的《旧梦》。

微微风涌起旧梦

拾起一片回忆如叶落

再也想不起难忘的是什么

多情多怨 多伤人重……

萧东楼正往紫砂壶里加水，听到这个不禁手下一顿，些许错愕地看向我。

我微微一笑："英雄所见略同。"

夜凉如水，陈年普洱的醇香弥漫了整个空间，低回的旋律袅袅穿行不肯停歇。

我和这样一个陌生的男子，把盏夜话，时光的影子在墙壁上明灭浮动，映照未知的神秘。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察觉，命运的罗盘一旦开始转动，便再无回寰。

第28节：朝九晚五 第四章(1)

第四章

01

五羊新城。客家王。

"来两只清炖鸡，一份上汤西洋菜，喂，还要不要啤酒？"Cat一坐下来就开始向服务员下单，当然，后面半句是问我的。

"不喝了吧，晚上蒲吧怕喝不死你呀！"

"那好，就这样，快点上！"Cat熟练地点了一根ESSE，狠狠地吸了两口。

我看到她这一副毛毛躁躁的样子，知道这家伙心情不佳，一定有话跟我说。

果不其然，她开始噼里啪啦地数落起助理的不是来。

这已不是我头一次听到她助理的恶劣事迹，今天似乎又给她添了大麻烦。

Cat骂骂咧咧地唠叨着要赶紧找人换掉这个废物云云。

清炖鸡很快就端了上来，我忙撕下一只鸡腿，堵住了她滔滔不绝的嘴。

我和Cat毫无形象地撕咬完各自的清炖鸡后，驱车回到珠江新城。

车驶入星汇园绕了两个弯停在我的单元前，我推开车门走下去，回头对她说："半小时后见。"

"一个小时？"

我头也不回："40分钟。"

电梯镜子里的女子高瘦身材，粉紫雪纺背心搭配手工做旧的牛仔绣花短裙，长发挽在脑后，露出光洁的额头。

我看着这个神情慵懒素面朝天的自己，与平素那个妆容精致沉稳职业的我判若两人。

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自己，我竟一时恍惚起来。

拉开车门，Cat眯着眼睛色迷迷地打量了我一番，嘴里还啧啧有声，一只咸猪手就要摸上我半露的后背。我赶紧挡开，一边拨大了冷气的开关，一边催促她赶紧出发。

02

我们到达Golf Club的时候，这里早已灯红酒绿，一派花花景象。

我们在花园散布着的玻璃K房里找到了安公子和一大帮朋友，他们正声嘶力竭地吼着周杰伦的《双截棍》，在座的大部分认识，还有几张新面孔。

于是有人开始介绍说这是谁谁谁，那是谁的谁，还有谁的谁的谁。

彼此一一点头示意后，我和Cat就毫不客气地点了几首饮歌，端起酒瓶，开始了我们大口喝酒大声歌唱的腐败之夜。

酒过三巡，熟悉的不熟悉的都已闹成一团，不亦乐乎，借着酒意一伙人叫嚷着要到Club里面跳舞去。

第29节：朝九晚五 第四章(2)

酒吧真是一个奇异的场所，你能在这里认识许多人，也会遗忘许多人。

如果哪一天你在马路上遇见一个似曾相识却又记不起是谁的人，不用怀疑，他（她）肯定和你一起泡过吧拼过酒，甚至有过亲密的肢体接触也不一定。

Golf Club位于花园的中心，和露天花园的树影婆娑流水潺潺相比，里面是截然不同的世界。

推开厚厚的玻璃门，阵阵强劲的音乐夹杂着热浪扑面而来，这里果然是"蟀哥霉女"的集中营。我们像鱼儿回到大海一样扎进人群，随着音乐疯狂起舞。

射灯飞旋，忽明忽暗，映照着每一张迷离的脸。各种酒味烟味香水味混合在一起，变成了一种叫糜烂的气息。

跳舞的人实在太多，不一会儿我已经浑身燥热，Cat张牙舞爪地凑到我身边，对我咬着耳朵："看那边！！"

顺着她的视线看去，一个身形高大、留着仔仔式发型的帅哥正坐在吧台旁边，神色忧郁地啖着酒，目光时不时飘向我们这边。

我斜了眼Cat那张发情的脸："要不要我去问问多少钱？"

Cat两眼一瞪："切，我还需要给钱？！"言毕身体扭得更加风情万种。

我正欲再损她两句，手机却在口袋里哆嗦起来。

我排除万难杀出重围，一边走向花园那间能看得见星星的洗手间，一边掏出手机按下接听键。

"喂，在哪里蒲？"

一听这把声音，我笑得灿烂："Golf One。"

"老爹12点会在咆哮唱歌，你来不来？我现在去兜你。"

"哦？求之不得。"

03

电话的那端是罗杰，我的铁哥们，大学的师兄，当代传播集团时尚娱乐部策划总监，帅气、多金，身上贴着明晃晃的钻石王老五标签。

最重要的是，此人不但潇洒，还很风流。

这位仁兄当年在我们外语系可谓是风云一时。

据说此人早在大一的新生晚会上就以其英俊的外表及一篇精彩绝伦的"丘吉尔战时演讲"澎湃了所有人的心房，从而一举成名，成为无数女生的入梦之宾。

我入学晚他两年，无缘一睹他当年的风采，对他的事迹风闻之下甚不以为然。

直至后来参加校舞台剧大赛与他一起合作演出《莎翁情史》，我才不得不承认这家伙还真有两把刷子，单是那口纯正优雅的牛津口音，就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Cat对老爹没有兴趣，不愿随我去。我便拿着手提包，扭扭歪歪地拐下了Golf的长楼梯，站在夜深却不寂静的马路边上。

当夏夜的凉风吹得我脑袋一阵阵发懵的时候，一辆白色本田CRV"嘎"的一声停在我面前。我马上看到了罗杰那张春风得意的脸。

这厮一贯昼伏夜出，永远都是晚上比白天精神。

第30节：朝九晚五 第四章(3)

钻进副驾驶位，我东嗅嗅西闻闻，开始四下摸索起来。自打曾经从这里捡到一条闪亮的卡迪亚脚链开始，我便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尽管罗杰一再强调搭过他车的美女无数，掉点东西稀疏平常。我却很好奇，在什么情况下这脚链才会掉落呢？啧啧。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子多像那些黄脸婆在查岗。"罗杰一边转着方向盘一边好笑地瞅着我。

"美的你！"我剜了他一眼，"还查岗哩，我是巴不得你多风流几回，好让我再捡个翡翠耳环钻石戒指什么的值钱玩意儿。"

"想要翡翠钻石啊--"

罗杰拖长了语调，痞笑着："这还不容易，我明天就去买个钻戒放这，看你敢不敢拿。"

"你敢买我就敢要。"我嘴角一撇，不甘示弱，"不过少过一克拉的我可不收哦！"

罗杰大笑起来，伸手扯了扯我的头发，几分促狭地说："拿了可就是我的新娘了，my dear Viola。"

"拜托，换点新鲜的好不好？"我不屑地看着他："亏你还是干策划的！总是老调重弹，一点创意都没有！"

Viola是我在《莎翁情史》里的名字，也是这家伙的情人。当年和他合作这出舞台剧之后，两人十分投契，从此便亲如兄妹，他私下经常半开玩笑地用剧中的名字称呼我，肉麻当有趣，这么多年了依然乐此不疲。说起来，我大一的时候认识他，至今已经有不少年头了，彼此早已熟悉得都不怎么把对方当成异性来看待，这样的玩笑当然谁也不会当真。

这些年来，我身边有太多人来了，又走了，聚了，又散了。好像也只有罗杰，一直都还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在我需要的时候拉我一

把，让我敢于撕裂一切伪装，恣意痛哭，放肆撒泼，做回那个脆弱任性的自己。

就像子昕和莫然相继离开的那段日子那样……

04

初遇莫然，是在晚霞残照里。

白云山下的校园一角，杂草疯长，不知名的小昆虫盈盈飞舞，低矮盘旋。我撑坐在荒废的旧双杠上，仰着头看并不十分高远的天空，大学第一个暑假即将来临，思乡的情绪如天边最后一抹红霞，映红了我的眼眶，令我一时忽略了身侧不远处那道陌生的目光。

长长的黑发逶迤垂落至腰际，最普通的白衬衣和牛仔短裤，细长的小腿晃荡着，刘海细细碎碎半遮住的眼睛似秋水清冽。

这是后来罗杰转述的莫然当时对我的观感。

这个女孩子并不属于眼前尘嚣浮躁的世界。他如是说。

那时的我并不知道，默默注视我的便是众口皆传的校园风云，经管系三年级、校体育部部长、NoirShade乐队最才情横溢的吉他手，莫然。当我意识到他的目光，随即从杠上跳下，面无表情地从他身边走过，自行离去。

第31节：朝九晚五 第四章(4)

直到半年后，在我们话剧夺冠的庆功宴上，罗杰把他带到我的面前:"嘿，我最好的兄弟，莫然。"

我凝望着那张一向清傲狷狂诸多睥睨的脸庞，竟带着似乎令他自己也觉不安的轻微局促，若有若无的微笑在他嘴角。四周往来人影成了移动的背景，他最初的轮廓就这样，成为我记忆里一处生生不息的温暖烙印。

渐渐熟悉，我成了NoirShade的主唱。频繁的排练，演出，到城市中心的和平路酒吧驻唱，越来越多的耳鬓厮磨。

骄傲如他，骄傲如我，谁都不肯先低头，捅破那张薄纸。少年心性，执著于得失之间，总以为时光正长，故意把过程拉得漫长，一贯只顾没心没肺地嬉笑怒骂，打闹成戏。

直到那一天，多年后我依然清晰记得的一天，子昕闯入我的世界。

秋日的午后，乐队正在社团活动室排练，阳光从门外透进来，干燥暖煦，映照着万千浮尘。莫然带着子昕从尘光中走了进来。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中学的师妹，刚考到我们学校法学系，钢琴八级，想做乐队的替补键盘手。"

某年秋末出生的孩子，有着一双小鹿般灵动的眸子，她安静地仰视我的面孔，似清醇绽放的花蕾。她说：姐姐，我叫叶子昕。

不自觉的微笑，心底最柔软的一处仿若潮汐浮动。第一眼，我便喜欢上这个恬静温和的女孩子，美丽而不娇纵。

子昕在南方刺骨的湿冷寒夜里坚持跟我们跑场子，做我们每一次演出最忠实的观众。她为我们打点一切琐碎，帮我们收拾所有的曲谱，乐器，帮我们买饭盒，吃饭的时候总是先用消毒纸巾将所有筷碟抹净，她会替我细心复印好考试笔记，冒充我在公共课、辅修课的考勤表上签名以掩饰我不计其数的旷课和离校。子昕从不会大声说话，

除了间或会黏着我诉说秘密，点滴心情之外，总是静坐一旁，微笑着聆听。就连罗杰这个一向对围绕身边的花花草草视若无睹的高傲之人，也不禁对我说，子昕这样的女孩，谦和宁静，美丽却不自知。她是蚌里的珍珠，打开来便光芒四射。

不能不提那一场圣诞舞会。校园里一年一度的民间盛事，多少花卉在此崭露头角，多少情愫借此修成正果。

舞会开始，作为主持的子昕穿着粉色的公主裙，长发高高挽起，如公主般矜持而羞涩地缓缓走到舞台中间。多少人暗自颔首赞许，她的声音如春风拂面，醉人心弦。

灯火迷离的舞池角落，子昕凝望着对面谈笑风生的莫然，脸庞似被笼罩上一层晶莹的柔光。

她紧紧握住我的手，声音竭力平静，姐姐，我真的，真的好喜欢他。

心跳刹那停顿，我失怔地看着子昕突然绯红的双颊，看着那个不羁的身影向我们走来。

第32节：朝九晚五 第四章(5)

当他停住，伸手，那双我再熟悉不过的眸子神采飞扬，仿佛就要说出蓄谋已久的话语。慌忙中，我迅速而坚定地把子昕的手塞进他的掌心。

一边满脸错愕，一边受宠若惊。

子昕说：师兄，谢谢你请我跳第一支舞。

05

事后莫然送我们回寝室，子昕执意要歇在我的宿舍。一路上三人各怀心事，都不曾在意彼此的沉默。是夜子昕兴奋得无法入睡，跟我说起童年往事。

"我们是邻居，小学、中学都是一个学校，整天跟在他后面像个麦芽糖。当时他是校里最优秀的男生，很多女孩子都喜欢他，托我把信呀纸条呀小礼物什么的转交给他，可我总会偷偷把那些纸条给扔掉。我努力地考到这所学校，因为他。整整十年。这不是巧合。"

子昕将头靠在我肩膀上，轻柔甜蜜仿若叹息。

"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爱他，又多么近情情怯。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爱他少一点，能像你和罗杰师兄一样，和他平起平坐，无所顾忌地嬉闹。"

我搂着她微笑，笑出了眼泪："傻瓜，我和罗杰都是他的兄弟，所以嬉闹。但兄弟是不关爱情的，你值得拥有他的爱情。"

排练室平素热闹和睦的气氛开始变得暧昧诡异，子昕和莫然同出同入，给他递水擦汗，莫然也不抗拒，子昕便有着小小的幸福和满足。

莫然一如既往地和我说笑，眼底眉梢却无半点柔软。没有人知道，我们经历了多么激烈的争吵，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莫然的愤怒止于我最后的一句话。我说：对不起，莫然。

我看到子昕经常偷偷吃药，我查过药名，那是治疗心脏瓣膜病的对症药。

然后就是那一天，忘了拿乐谱的我匆匆折回练习室，我看见蓝得刺目的条纹衬衣和子昕柔软漆黑的长发渐渐重叠在一起，那样，绵长缓慢而忧伤的亲吻。

我怔怔站在窗棂的阴影里，剥落的木刺深深扎进攥紧的手心，竟不觉疼痛。

没有方向，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只是不停地奔跑。果即因，因即果。阳光猛烈地当头砸下，悲哀无处可躲。

我以为，在生命的残缺面前，任何感情都是渺小的。我高估了自己的坚强，是我自己亲手给自己划上了一个十字的伤疤。短短一个月内，我暴瘦了十斤。无奈之下，我找了个原因退出了乐队，并搬出去和维维住，我不愿待在校园里，这里到处都是痕迹，诉说并嘲弄着我的自以为是。

06

后来，莫然和罗杰都毕业了。

罗杰去了时代媒体，莫然去了一家唱片公司做幕后。子昕搬去与他同住。我的Demo和演出收到了国内一家颇大娱乐文化公司的青睐，要跟我签七年歌手约，那是一个卖身契。我犹豫着，面对工作还是唱歌的困惑。

第33节：朝九晚五 第四章(6)

我想，我应该从儿女情长中站起来，我要积极开始我的人生。

我去找罗杰商量的时候在楼道里遇见了莫然，他整个人笼罩在灰雾里，憔悴，焦虑。我们长久地对望，不知道该说什么。

最后他伸出手，按着我的头发轻轻摇晃，像他从前经常对我做的一样，然后就走了。

罗杰说他的情况很不好，子昕总是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负面情绪，为了她的身体莫然一味地哄着，压抑着。我看他快疯了。

当天深夜，子昕来找我。

一开门她便扑进我的怀里，我小心翼翼搂住她颤抖的肩膀，便听到她因哽咽而喑哑的声音。

"姐姐，我那么爱他。这么多年。他是真的不懂，还是根本不想懂。为什么直到今天，才告诉我他爱着别人？"

她抬脸看我，美丽的眼睛满含泪水。脸色比身上的长裙还要苍白。我沉溺在突如其来的情绪里，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姐姐，你爱过他吗？你知道用生命去爱一个人的滋味吗？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不能说。我抚摸着她的黑发，轻轻摇头。

怎样才能让他心里永远只有我呢？她开始喃喃自语。

子昕，冷静点。我害怕起来。

她退开数步，冷冷地看我，良久，直到脸上的泪水干去。然后转身下楼，没有和我说再见。

心里腾地一痛，下意识地想叫住她，她已消失在楼梯口。我追了出去，死死拉住她，街上来往的喧嚣遮盖了子昕情急挣扎下不堪的辱骂，也遮盖了那一记狠狠的耳光。

我愣在原地，左颊火辣跳动地疼痛，子昕怔怔地举着她那带着檀木镯子的手腕，终于先我一步回过魂来，跳上了一辆的士，绝尘而

去。

我坐在阳台上待了半宿，直到手机响起，子昕的声音带着醉意。她说姐姐，他夜里叫的是你的名字。姐姐，你不该让。

疯狂的寻找，两天，子昕的手机再无信号。

留在记忆里的，是莫然那双钳锢在我双肩的手，那么用力地摇晃着。

"你为什么不留住她？为什么不追出去？为什么不及时通知我？她只是个任性的孩子！"

决了堤的眼泪通通猝不及防，恍惚中我仿佛听见心脏破碎的声音，像寒夜里冰冷的枯枝簌簌抖落，无声哽咽。

要怎样，才能让你知晓我的无能为力。又或许，怎样都已经没有用。

子昕用她的决绝在我们之间掘开了一道永远无法逾越的深渊。谁的眼角触了谁的眉，谁的掌纹赎不回谁的罪，谁的万劫不复，谁的百折不回。

接到消息是在报警的第五天。我们慌忙赶往江边，被胶带封锁的草地上，我透过人群缝隙看见一只静静摊开的青白透明手腕，古朴纹路的红木镯子鲜艳夺目。

第34节：朝九晚五 第四章(7)

莫然一拳砸在旁边的石墩上，鲜血顺着手指无力张开，他没有再看我一眼，就此离开。

我弯下腰，在翻江倒海的晕吐中宁愿被溺毙的，是自己。

07

寒假罗杰送我回家，向父母解释我突如其来的沉默寡言。

大学好友离世。简单的六个字，囊括了多少内容，又省略了多少内容。

我夜夜不能入睡，梦魇如影随形。整整一个假期，足不出户，人比黄花瘦。

开学后我接到莫然的电话，话筒里拖动的喧嚣背景里，他的声音喑哑疲惫。

再讨论孰是孰非已没有任何意义。一切的误会虽然无法避免，但是子昕的死，我们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说得没错。子昕的灵魂已经变成一副沉重的枷锁，将我们永恒地锁在十字架的两端。

他决定出国。

他说，我们都要好好的。

他没有说你要等我。

我拒绝了那家唱片公司的邀约，选择去猎头公司实习，白天上班晚上写论文，如行尸走肉般度过我大学的最后一段生涯。

那时比我早毕业的罗杰已在时代媒体做得风生水起，一路平步青云。他时不时开车来找我吃饭，接送我上下班，和维维变着法子逗我笑。后来他又逼着我请了半个月假，带我去了一趟云南。

我们没有去昆明、丽江、大理等被游人广为传颂的美丽城市，反而去了很多少数民族聚集的边陲小镇。在那里，我接触了太多太多质朴的面孔和清澈的眼睛，那些原始的纯净深深地触动了我。

临走前，我们把身上的现金全留给了当地那所民办小学。

罗杰对我说，你看，生命中还有那么多有意义的事。

云南回来后，维维惊喜地发现我脸上开始有了笑容。

我开始把一切尘封，强迫自己遗忘。

我知道，我必须待在这座城市里，好好地活下去。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这些年里，莫然没有给我打过电话，罗杰隐约提过一次，说他跑到伦敦搞地下乐队，见我没有反应，也就没有再提起。

我想，我大概可以做回正常人，不再沉溺于往事，痛苦无法自拔。

虽然有时候我也难免会想，以罗杰和莫然的交情，他对我的照顾，是不是也有莫然当初的嘱咐?

时过境迁，在地球另一端的他，是不是也已经把一切彻底地遗忘?

我知道，在命运选择的分岔里，再多不舍亦无力为继。唯有彼此珍重，各自上路。

如是我心，只愿让自己变成一条沉伏在水底的鱼，冷暖自知，安静地生活下去。

"下车了，又神游！"

罗杰话音未落，我额头已吃了他一记弹指神功。

"痛死了，贱人！"我揉着脑袋，从亘久绵长的回忆里重回人间。

第35节：朝九晚五 第四章(8)

看着罗杰得意扬扬的脸，我决定收回刚对他产生的一点点感激之情。

咆哮吧，老爹以自己第一张专辑命名的酒吧。位于沿江路解放桥旁，由一栋五层中空的工业建筑改建而成，据说这里原来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德国人建造的火力发电厂。

这里我来的次数很少。坦白说，我个人不怎么喜欢它这种西方宗教历史色彩加重金属摇滚的硬线条装修风格，但是今晚我是来听老爹唱歌的，其他的都不重要。

走上楼梯，大厅里熟悉的旋律已经响起，一把沧桑的嗓子正在深情地唱着：

我这个你不爱的人

还单身一个人

没日没夜心和回忆抗衡

你就不要来触碰我的疼

让我一个人

穿过爱背后的伤痕……

08

回到住处已经是半夜三点多，我头脑发涨地站在自家门口翻了半天包，终于接受了丢钥匙的残酷事实。

我揪着头发努力地想了又想，终于卑劣地决定，去打扰Cat妈妈的清梦。我不敢指望Cat，她要么没回来，要么已喝得烂醉。

按下Cat家的门铃，我站了好一会儿都没人来开门。

此时的我已是昏昏欲睡摇摇欲坠，恍惚间，一个踉跄跌靠在冰冷的大理石墙面上，陡的一个激灵清醒过来。

"啊！"

我绝望地想起，早几天Cat就说过这个周末她妈妈会带冬冬回清远乡下探亲，她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在家呢?

天亡我也，难道我要三更半夜一个人跑去开房吗?！还是要去敲罗杰的门?不行，一定会被他笑到面黄的，再说这家伙说不定又跑哪个温柔乡去了。

还有谁我可以找的呢?我懊丧地想着，不死心地晃了晃Cat家的大门，妄想Cat那头猪正在里面熟睡，然后被我吵醒。

"呀"的一声，门居然开了!

我狂喜之余，不由得生出几丝寒意与愤怒。Cat这三八，也醉得太凶了吧，居然连门都没锁好!

我走进去开了灯，客厅里静悄悄的，夜风徐徐，廊灯却幽幽地亮着。Cat的房间里传来隐约的喘息声。

这个人，又吐惨了吧。

我摇摇头，都奔三的人了，还跟小女生一样放纵，不过我也好不到哪去。

我走过去一把推开房门："喂，你知不知道你连门都没锁好。"

床上两个纠缠的人影迅速分开，Cat慌乱地扯过被单遮住自己几乎全裸的身体。

那个裸背的男人慢慢地转过头来，脸上写满了无所谓和不耐烦，赫然是酒吧里抛媚眼的忧郁男。

第36节：朝九晚五 第五章(1)

第五章

01

我转动着手里的钥匙，快步走向Cat的红色POLO，今天下午妮可安排我跟线人见面。她因为中午要在黄埔那边请客户吃饭，赶不及回来接我，就约好下午直接在线人工作附近的浮水印咖啡厅会合。

我中午去找Cat吃饭，顺便问她借了车。

饭间，Cat又一次提到了那晚的艳遇事件，一再强调那绝对是她的第一次。

我依然不置可否地笑笑："你不用跟我解释。"

Cat大急，开始赌咒发誓。

我悠然地吃着饭后甜品。

"我说Cat，这家西餐的芒果布丁味道还真不错哦，你也来一份吧。"

Cat气鼓鼓地瞪着我看了足足十秒钟，欲要发作，却终究无可奈何地泄了气，悻悻地说："我也不是那么随便的人。信不信由你，反正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笑眯眯地看着她："当然当然。肯定是真的。不过，你真的不用跟我解释。"

我没有再抬眼看Cat的表情，心里面早已经笑得喘不过气来。

跟线人详谈后，我和妮可都有了吃重的感觉，因为情况不出我所料，这个单子的难度非常高。

据线人的描述，江川集团计划在两年内成立在华投资机构，专注于国内金融和IT业的投资项目。如此一来，这个负责筹建大中华区投资机构的首席代表则必须要非常熟悉金融和IT业，且必须有非常好的政府公关能力及社会人脉。

依我这些天来对手头资源的筛选及和一些业内人士的交流所得，目前国内金融投资和IT投资的专家都不乏其人，但两者兼有的却是凤毛麟角，至少我现在还没有把握能找到。

江川集团要找的这个职位难度如此之高，他们对这个职位的真实想法和具体要求是怎么样？是否有折中的考虑？

所有的问题都在与江川集团的第一次会谈中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02

会谈约在江川集团广州机构的Office。

坐在中信48楼向下望去，一切都变得十分不真实。

天气有些阴霾，淡黑色的云雾缭绕着不肯消散，我的心情颇为忐忑，觉得整件事情的难度似乎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大得多。

我甚至在一瞬间怀疑自己为什么要来做这么愚蠢的事，到底是为了完成Quota？为了那数目诱人的Commision？还是为了自己能够继续上升的阶梯？甚至可能只是为了借此能够化解与妮可之间那些不必要的误会？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回头看看坐在我身边的妮可。

她倒是气定神闲，悠然地翻阅着会客室里的杂志，看到我的样子，她笑了笑，屈肘做了个加油的手势。

我无奈地苦笑了一下，下定决心听天由命，不再杞人忧天。

这个单子实在太大，大到我可以害怕，也大到我大可不必害怕。因为我们拿不下这个单子的可能性至少在80%以上，而拿到这个单子的可能性连5%都不会超过。

那还有15%去了哪里？

哈！天知道！

我正胡思乱想着的时候，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第37节：朝九晚五 第五章(2)

我和妮可起身致意，这位就是我们今天前来拜访的主角，江川集团大中华区广州机构的社长--岩井森。

岩井先生很有礼貌地跟我们寒暄，意外的是他说得一口颇为流利的中文。

礼貌起见，我也用日文向他致以了问候。

我看到岩井眼中流露了一丝亲切，而妮可则大为诧异。

我中学读的是外语学校，学了六年的日语，正因为日文成绩太好才被保送到大学读英语。不客气地说，我的日文程度远比大学日语系的许多人要好。

毕业之后，出于某种不言而喻的原因，我拒绝了不少日资企业抛出的橄榄枝，选择了用英语谋生。

老实说，今天我会跟妮可来到这里参加这次会谈，我最大的勇气和微弱的信心仅仅是我那可以引以为傲的日语水平而已。

这么大的商业会谈被我如此儿戏对待，实在有些荒唐可笑！

噢，Stop！我又走神了！

会谈的氛围由于这个意外的开始而变得十分愉快。但谈话的内容却彻底打破了我们仅存的侥幸和幻想。

江川集团在日本乃至在东南亚地区都是最具影响力和实力的金融机构，旗下拥有银行、证券机构、投资机构、贸易机构和IT研发机构等多种企业群。

据岩井先生所描述，早在三年前，江川集团就有意在中国地区投资金融方向的IT行业，并且已经看准了合作伙伴，令人遗憾的是在合作即将启动时遭遇了中国IT行业最寒冷的一个冬天，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但是江川集团并没就此放弃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相反的是他们考虑要建立在华的投资机构，专门负责对相关金融类IT企业的投资和

管理。

目前该机构的掌舵人成为整个项目进度最大的障碍。眼下寻人之事正秘而不宣地进行着，江川集团的北京机构、上海机构、广州机构都在自己所辖区域范围内低调地与圈内知名的猎头公司做着接触和尝试，即使如此低调的情况下，目前仅在广东地区也已经有八家猎头公司进入了实质性接触的范围。

这个数字令我和妮可都不禁瞠目。

"老实说，我不认为我们在这个项目里有什么机会。"出门后一上车，我就忍不住嘟囔起来。

妮可没有接我的话，皱着眉，若有所思的样子。

尽管佣金的数字不停地在我心里面激荡着，但是我的理性并没有因此丧失，反而更加清醒。

妮可淡淡一笑："没试过怎么知道？以我的出身和学历，这些年如果不靠着自己努力，如何能在这个圈子里执生（生存）啊？"说完若有所思，目光游离。

我知道，她一定是想起了太多过往，这里面怕是辛酸远远多过快乐。

"Yoyo，很多事情都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难不成你也相信在职场有什么所谓的职业生涯指导？你觉得公司或者那个变态老女人会帮助你、扶持你？你一路成长，她能得到什么？威胁？"她冷笑。

第38节：朝九晚五 第五章(3)

拍了拍方向盘，她从手包里拿出一包烟，抽出一支递给我，我摇头。她自顾自点上，烟雾淡淡地缭绕开。

"Yoyo，也许你的专业水准比我要高，但是你的职场经验可能还浅。相处下来，我觉得你跟丽莎完全不是一类人，才会拉你一起做这单Case。当然，你也不必感激我，我也是相信你能帮到我。"顿了一下，她将抽了一半的烟掐灭，"这单做成了，钱自然赚得到，公司也会对你刮目相看。不过，这件事还是得防着丽莎一点。她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妮可一踩油门，车飞驰而出，我忐忑的心似乎一下子被甩出去很远：激荡也有不安。

经过这一次的沟通，我对整个Case的了解更加具体和清晰，虽然对方也明确表示目前有多家猎头公司在竞争，我们的胜算实在不高。但是我也被妮可的一番话激起了斗志，觉得无论最终成功与否，也可以借由这个Case，好好地梳理整合一下我在Finance方面的资源，权当一次个人职业生涯的盘点。

我做了一份详细的项目计划书，里面有我对江川集团的了解，对这次职位的分析，还有具体操作的想法和流程，以及每个流程所需的时间。

同时，我也开始陆续联系一些潜在的Candidates，进行筛选，这些都是为下一次和江川集团的沟通而做的准备。

03

周一例会。会议室里一片阴郁的气氛。

上周几个Team都出了些状况。首先是Twins手头的一个18万的Case被别的猎头公司撬飞了。苏珊操作的一个供应链管理经理（Supply Chain Manager for Asia）的单由于Candidate个人问题拒绝了Offer（聘书），眼看到手的十几万泡了汤。

我这边却是荒唐加无奈，给那家全球著名的口香糖企业找的财务主管（Financial Officer）及应付账款会计（Senior Accountant-AP）有几个Candidates本已顺利过关，只等体检合格就出Offer，不料竟验出一个小三阳和两个带菌者， Team业绩一下子比预算中少了14万多。还弄得我们人心惶惶，跑去打加强疫苗。推荐给东门子的成本会计主管虽然顺利通过了面试，但加上离职交接期他起码要到下月下旬才能入职，无法解决燃眉之急。

丽莎阴着脸在听妮可的Report，脸色比墨汁还黑，眼神阴鸷不定。

我知道她此时已没有心思听妮可说些什么了， 妮可那边的情况并没有多大起伏，全部门只有琳达那组达到上周预计的业绩并有些许盈余，但与损失的差额相比也差之甚远。

本周已是本季最后一周，之前两月全部门的业绩良好，这个月是冲刺阶段，按丽莎原来让我们上报仔细预算的量是超额完成季度指标的。现在突然横生枝节，保守估计已比原来Count好的数字少了40多万。不但没有超额，反而远远不够。

第39节：朝九晚五 第五章(4)

丽莎常常标榜她坐在这个位子上就是为了给我们创造更好的平台和资源，她只拿一份固定薪酬加年终的奖金。其实大家在猎头这一行打滚了这么些年，心里都清楚，作为外资企业的猎头部负责人，丽莎不可能没有Commission，而且她是以全部门的Performance为基点。按照惯例，她的提成点一般会在3％~6％之间，具体操作可能各公司会有差别。

像我们公司，除了年度考核指标的奖罚外，还细分了很多月份、季度的考核奖金。丽莎的提成点数根据我们部门每个月度和季度的达标与否来调整，也就是说，如果达标的话她的提成点就高，不达标则低。

讲到这里，你大概已经明白为什么这个女人每次例会都会拿着计算器，巴巴地给我们Count数并像赶猪一样轰我们朝前跑。

一切源自利益。

我不知道丽莎究竟有没有想过她在别人心中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很多时候她的自私贪婪其实都表现得非常赤裸，哪怕她有再堂皇的语言修饰，也可能只有她自己才认为表演得天衣无缝。

这种与生俱来的贪婪本性经常让她做出一些可笑又可恨的行为。

比如每隔一段时间你都会看到她突然全身上下包装一新，一连数日绝不重复，脸上的眼影色彩也开始缤纷，你就会知道，她一定是刚领了一笔从我们的辛勤劳动中榨取的丰厚的奖金。

又比如她经常标榜自己她是如何地顶住了所有的压力，给我们争取了诸如月度达标奖，月度最高业绩团队奖，最佳个人业绩奖等奖励机制。仿佛她就是现代女版的焦裕禄，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可每当出现部门业绩比预期低的时候，她就会罔顾我们的利益，随意让我们把该归入下月的业绩上挪，去补足总数。

04

"这样吧，"丽莎又在噼里啪啦地按着她的计算器，"琳达你把东门子的10万挪到这个月，Yoyo也把你BCH的Financial Controller（财务总监或财政监察官）挪上来。我们必须保证这一季的Quota任务额，不能让培训部爬了头。"她头也不抬地对我和琳达发出这样的命令。

我和琳达迅速交换了一个"果然"的眼神。大家都明白，除了这一招，她还会有什么办法?

猎头Case的操作需要一定周期，一般情况下，从接触JD到成功推荐人才获得客户录入确认，大概需要四周到六周的时间。第一周做目标筛选及初步接触，第二周做面试和评估，第三周推荐到客户那里进行面试，第四周接收应聘和招聘双方信息反馈及待遇Argument（讨论），第五周做背景调查和双方意向最终确认，出Offer。根据客户要求可能对人才进行两次及以上的面试，这样的话后续的流程就依次往后推。双方调定意向出了Offer后，人才一般会有半月到一个半月不等的离职期。

第40节：朝九晚五 第五章(5)

所以一般来说这个月操作的单即使进展顺利，也要根据客户的内部程序及人才的离职时间来确定入职日期，可能是当月，也可能是下月，甚至下下月。

基本上，我们算业绩也是以人才入职时间为标准。丽莎提到的BCH的财务总监，候选人收到Offer之后需要一个月离职交接期，也就是下月才能入职，这单的业绩理所当然算入下月Quota。

我的组这个月虽然少了14万，可完成的业绩依然是达标的。但是下个月就不一样了，因为是淡季，如果把财务总监的16万多挪上来，恐怕我们组下月指标岌岌可危。琳达那边应该也是差不多的情况。这样一来，我们都还拿什么去评所谓的月度达标奖，更别说什么最佳业绩。

这就是我们这位"焦裕禄"的伟大情操。

就在我心中冷笑不已的时候，妮可突然施施然开口："最近我和Yoyo在谈一个Case，猎头费会收到20万以上。"

丽莎的眼神迅速闪过一丝兴奋，可又马上暗淡下来："这也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们都要去BD点大单回来，重要的是出成绩！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年度的Quota可是1000万，现在还差得远。"

"哦，我忘了说，这20万是按美金算的。"妮可不紧不慢地加了一句。

我看到丽莎的瞳孔瞬间放大了一倍，脱口而出："美金？我没听错吧？是什么Case？"

其他人也都神色紧张起来，几道目光偷偷放在我和妮可身上。

"你没有听错，当然是美金。"妮可轻抬下巴，嘴角一丝嗤笑。

丽莎被她这么一戗，张了张嘴一时竟不知说些什么，只见她脸上的雀斑抽动了两下，从被美金刺激的失态中回过神来，马上把矛头指向了我："什么Case，我怎么没听你提过，Yoyo？"

她的眼神强制着急切的欲望，又似乎在质问我什么时候变得和妮可这么好？！

果然杀将过来也。

我心中一叹，从妮可一开口我就知道，事情开始变得有趣。

"是金融投资方面的职位，对方公司极为慎重。"

我坦然地迎着丽莎的目光，语气平静："妮可得到的内部消息，而金融方面我相对熟悉一点，就一起去谈了谈，具体的情况，你来说？"我询问地看向妮可。

妮可耸耸肩，努了努嘴："你说就行了。"

皮球又踢了回来。

妮可这家伙今天是铁了心要将丽莎一军，连捎上我这颗棋子。

我头痛起来，可转念一想，君子坦荡荡，有什么好怕的，也罢，本小姐见招拆招便是。

"日本最大的私人财团江川集团要找一个投资专家作为大中华区的操盘手，敏感度极高，他们也非常重视。有多家同行在竞争，我们进行了初步的沟通已进入下一轮。目前我们正在作准备，没有接下来前也不敢太声张。"

丽莎表情复杂地听着，目光不经意地扫了妮可一眼然后落在我身上："也就是说你们还没真正谈下来，这20万美金也还不是我们的囊中之物。"

"把握倒是有的，经过前面的沟通，对方对我们有一定认可，如果谈成的话，对方愿意先付三成的订金。"

我故意把话往数字上引，如果眼睛能显示符号，丽莎此刻的眼睛里绝对会是两个大大的￥。

我知道她心里一定在快速地换算着三成的订金是多少人民币，而她又能从中提到多少钱。

妮可摸了摸下巴，偷偷给我比了个大拇指的手势，眼里尽是得意之色。

我心里翻了个白眼，打份工而已，累死累活还要应付政治斗争，我这是何苦来哉?

第41节：朝九晚五 第六章(1)

第六章

01

与江川集团接下来的两次会晤都十分顺利。

令我备受鼓舞的是，我的思路得到了对方的认可。而且据线人的可靠消息，竞争对手都还没有实质性进展，他们推荐的候选人始终没有得到客户的青睐，原因是客户要的"不是投行经理，而是谙熟金融类IT行业的投资管理决策人"。

这个消息即令我们欣慰，也更令我们忐忑，我想，我要出手的Ｃandidate真的是要"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才好。

我决定剑走偏锋，写一份分析报告给江川集团，然后把一种大胆的假设提上桌面。

这天深夜，我将写好的Ｓolution（解决方案）和配套的两位candidate的CV（curriculum vitas，简历）一并打包Ｍail给了岩井森。

我没有想到，我这次未按牌理出牌的擅自行动，会给这件事带来这么大的震动。

不仅来势汹汹，而且来得迅雷不及掩耳。

邮件发出去的第二天下午，我接到了岩井森的电话。

他在电话那头严肃地告诉我：江川良先生要面见我，而且，就是现在。

我站在夏日午后的Ｓtarbuck，一手端着咖啡，一手举着手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惊讶得张大了嘴巴。

周围的人你来我往，玻璃窗外，太阳照在马路上，白花花的刺眼。

直到坐在岩井森对面的时候，我还是懵懵的。

我啜着杯里的咖啡，努力平静着自己的情绪。岩井森大约是看出了我的不安，微笑着告诉我江川良先生已经下了飞机，很快就会抵

达。

岩井森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大概就是我发给他的资料的打印稿。

他轻轻敲打着文件夹，用日语说道："令我们意外的是，这么多知名的猎头公司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他们总是致力于寻找具有投资银行背景的管理者，可是那并不是我们所希望寻求的对象。但是，昨晚收到沈桑（敬语）的信件时，我有一种厚厚云层被闪电撕开口子的感觉。你明白吗？希望有暴雨下起来，实在是沉闷了太久没有突破。"

第42节：朝九晚五 第六章(2)

"沈桑在信中提出逆向思维，不找投行出身做金融IT业务的候选人，而反过来去找金融IT业务出身，又懂得甚至参与过投资并购的候选人，实在是抓住了重点。不过，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人选并不容易寻找。"

"沈桑随信提供的两位Candidate的CV我已认真看过，虽然方向对了，但是却与我们对首席代表这个职位的要求有一定距离，不过将来机构成立了倒是可以考虑作为项目经理等中层职位的候选人。当然，佣金我们会照付的。"

说到这里，大家都笑了，气氛总算轻松了一些。

我试探着问："其实我想知道的是，贵公司此番动作，必定是建立在对国内投资环境的深入调查研究之上的。凭贵公司对国内同类企业的了解，是否会发现在某一范围之内有合适的人选？像竞争对手的企业之类。"

岩井理解地笑了："的确，我们在这方面曾经也有做过一定工作，我们曾经有专门的项目组操作这项业务，正如上次跟沈桑说过的，我们在三年前就已经对中国市场作了充分的调查研究，也谈好了合作伙伴，当中就有我们属意的操盘手，可惜项目最终搁置了。而专项组也因故取消了，直到今年这个项目又被摆上了议程，一切都是迫在眉睫，我们也是求贤若渴啊。"

"三年前有过属意的人选啊……"我沉吟着，"不知道还是否能继续往三年前的方向寻找呢？我想如果能和当时的负责人沟通沟通，一定会获益良多的。"

"这样啊，真是十分遗憾啊，"岩井的脸色突然奇怪起来，仿佛有几分悲戚，"三年前的合作方好像已经不存在了，而我们这边当年负责的同事，也已经离开了。"

看到我抱歉的表情，岩井点点头，示意我不必介意："不过呢，这次沈桑提出的方案是很切合我方的意愿，我想这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江川社长正好在上海，听了我的汇报后也非常欣赏沈桑的思路，所以在电话里就指示我安排时间，他要与沈桑面谈。"

讲到这里，岩井顿了一下，放缓语速："这是此次过程中，江川社长第一次约见猎头公司的人员。"

震惊之余，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句话，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

就在此时，一位职员走进来跟岩井耳语了两句，岩井神色严肃地站起身来："沈小姐请稍候。"

然后就匆匆走出会议室。我猜想大概是江川良到了。

我的手机突然哆嗦了两下，是妮可的短信："谈得如何？"

我来之前曾跟妮可通过气，告诉她客户要求跟我一个人面谈，希望她不要介怀。妮可在电话里爽朗大笑，说不怕不怕，你还能飞起我不成。

我回她短信：还没见到江川。

还没来及收到妮可的回复，岩井森神态恭谨地推开会议室的门，一位清瘦矍铄的老人踱进门来。

第43节：朝九晚五 第六章(3)

老人迅速打量了我一下，眼角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讶异。我站起身来的时候，他已经向我走来。

岩井森一个箭步跨上前来："这位是沈鱼小姐，这位是我们……"

老人突然朝我伸出手，打断了岩井的话，用日语开口道："你好，我是江川良。"

02

不知道是否我紧张到产生了错觉，在握手的那一瞬间，我感受到的竟然是一位老人的慈祥。

这份慈祥奇迹地缓和了我的忐忑和不安，令我的思路陡地清晰起来。

江川良没有和我谈论这单猎头单的细节，他只是静静地听我讲述了我对这个项目的想法，然后突然跟我聊起猎头这个行业的种种，并对我的职业历程表示了兴趣。

我讲述了一些过往操作过的项目，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一些趣事。

江川良饶有兴致地听着，时不时会意微笑。他还问了我的兴趣爱好，当知道我非常喜欢打网球而且球技还不错时，他显得格外高兴，居然提出有时间要约我比赛一场，我也很不客气地接受了这样的提议。

尽管可能已经从岩井森口中得知我会说日语，但是我流畅的表达似乎仍然令江川良感到惊讶，他问我是否在日本留过学。

我告诉他我在中学时曾作为交换学生在神户某学院学习过一年，当时寄宿在当地的一户四口之家中，和他们共同生活过一年，有着很多难忘的记忆。

江川良听我描述着我留学生涯的点点滴滴，若有所思地微微颔首，目光似乎放得很远。

意识到自己似乎说得太多了，我暗暗叫糟，这毕竟是一次严肃的商业会晤。我在不知不觉中居然忘了自己来这里的目的，忘了应该更多地表现自己的专业和职业，反而在江川良的引导下，像小孩子一样兴高采烈地说着自己的往事。

就在我懊恼万分的时候，江川良突然回过神来，乐呵呵地表示今天的谈话就到此为止，他很高兴能和我见面，接下来的事宜他会让岩井森来跟进。

说着客套的结束语，我有些忐忑地随着他走出会议室。在门口道别的时候，江川良握着我的手，突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相信我不会看错人的，沈小姐。"

"不会看错人？什么意思？觉得可以把单子给我们，还是认为不行？"妮可坐在我对面，把一杯咖啡搅来搅去，对江川良的最后一句话玩味了很久。

我不置可否地耸耸肩。

"谁知道啊，日本人向来都这么含蓄，说话永远留三分让你猜。"

老实说，到了这种地步，这个单子能不能拿下来，结果我已经不是那么在乎了。

我已经尽力了，尽管有些懊恼自己多年的道行在这样的大Case前马失前蹄，有点放松警惕，过多地自说自话，但是潜意识里我又感觉到，江川良是希望并喜欢我跟他谈那些与主题无关的内容的。

第44节：朝九晚五 第六章(4)

这次跟江川良的会晤，我产生了一丝奇怪的感觉，但又说不出怪在哪里。

或许，这样的大单子，本来就应该是这般云里雾里的。

03

接下来几天，江川那边都没有什么动静和信息反馈。我抱有一丝侥幸的希望也一点点消失殆尽，悻悻之余，其实心里的重负又有所解脱，典型的阿Q心态。

晴晴打来电话的时候，我的心情并不是很好，声音恹恹的。大概是听出我的颓靡，晴晴温柔地叫我上她家吃饭，顺便看婚礼的Video和照片。

这个提议让我开心了一点，因为晴晴的厨艺非常好，而且一向很对我的胃口。下班后，我欣然前往。

一进门，我便闻到了栗子鸡的清香，顿觉饥肠辘辘。

海群系着围裙往餐桌上摆放碗筷，一副居家好男人的模样。

"哟，太阳打西边出来啦，海总亲自下厨。"我打趣着。

海群讪笑着："打下手打下手，不能让老婆大人累着，嘿嘿。"

"说我坏话呢？"晴晴端着一盘老火汤从厨房出来，笑口吟吟。一个多月未见，她似乎圆润了不少。

"不是有了吧？"我凑过去问，晴晴脸就红了。

"还不知道呢，那家伙非说肯定是，活都不让我多干，真是。"

我心头一乐，和海群相视一笑，门铃响起，这个准爸爸屁颠屁颠地开门去了。

"其实也就是大姨妈晚了一个礼拜没有来。"晴晴低声跟我解释说。

我笑笑，帮她摆好菜肴，顺口问了一句还有人来吗？

"哦，是东楼吧，今天是请伴郎伴娘吃饭啊，感谢你们的帮忙。"

我拿筷子的手顿了一下，眼前不期然闪过一双清透细长的瞳孔。

那个和我聊了一宵的音乐和电影，淡漠如深的男子。惊讶于彼此对此范畴的关注和深入，却都不曾开口询问各自出处。偶为相同的认知举杯浅笑，不同的观点慷慨陈词，但谁都不会妄图说服谁。

那真是一个奇怪的晚上，一想起，记忆里便弥漫着普洱的醇香。

萧东楼见到我似乎没有丝毫惊讶，或者说，我看不出他的情绪有任何起伏。

我们礼貌地打招呼，像认识的普通朋友，没有过多的客套，也没有更多的言语。那一夜的把盏夜话仿佛只是春夜里的一幕细雨，夜半来，天明去，不着一丝痕迹。

我莫名郁闷，我更郁闷我的郁闷。

席间，晴晴两口子笑说着蜜月途中的点滴趣事，某人兀自笑而不语，我只顾埋头吃菜，间或和海群碰杯，于不觉中喝了许多酒，开始有些醉意。

我分明感觉到有什么在空气中发酵，一寸一寸膨胀到令人难以忍耐。

海群突然一拍桌子，点点我说："对了悠悠，给我们讲讲你们猎头的工作流程嘛，我可一直很好奇。"

第45节：朝九晚五 第六章(5)

这家伙自从和晴晴结婚后，就开始跟晴晴一样叫我的小名，我颇有点不习惯。他突然要我说猎头的事情，更让我奇怪。我看着他笑得过分夸张的表情，心想作为一个大公司行政人事总监，从人力资源体系来说海群也算是我半个同行，只不过一个在甲方，一个在乙方而已。他不可能对猎头的运作一无所知，好奇至此。

看到我疑惑的目光，海群几分尴尬，他看了看萧东楼，摸摸脑袋自嘲地说："其实是我们公司最近有进行大量人事外包的打算，我也想了解了解MMI的情况，看有没有合作的机会嘛。"

"对啊对啊，我也想了解啊。你平时都不对我说你工作上的事，害我在单位跟同事说起我的好朋友在做猎头，他们说猎头就是Sale（销售），是人贩子。我还差点跟他们吵起来。"晴晴也插嘴道。

我笑了笑，解释道："他们这么说也对也不对。如果说猎头是销售的话，它与一般销售的不同在于，猎头是顾问式的销售，更多是在于采购的过程，自身的积累和人才的综合包装。至于人贩子一说，严格意义上我们交易的"产品"的确是人。但是我们充当的不是占有方，我们不是地主，人才没有跟我们签卖身契，也没有被我们拐走。一切的条件都是透明地摆在桌子上，是公开的，一份猎头提供的职位需求就如你正在吃蛋糕，我们把另一块放在你面前，或更美味，或更精致，或更有分量，或更有营养，也或者跟你目前吃的大小差不多，只是多了点水果。总之它跟你吃的肯定有不同的地方，然后由你自己来权衡比较，选择继续吃你原有的，还是接受这个新的。但是你接受了还不成，还要蛋糕店的主人来决定是否要真正把这个蛋糕送给你。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猎头的过程。"

不知是酒精的刺激还是其他，一向不愿在朋友之间谈论工作的我竟然就这样簌簌地抖开了话匣子，有问必答，从前期接单评估、做项

目计划书，到寻访、面试、薪资谈判，再到背景调查、入职、保证期跟踪中，侃侃而谈，毫无保留。

我甚至还讲述了一些我做过的重大Case，包括一些业内敏感人物的变动，极少人知道，我就是那个背后挪动乾坤的人。

海群饶有兴致地听着，时不时看看萧东楼，又看看我，神情古怪，若有所思。

晴晴听得目瞪口呆，直呼精彩。

萧东楼一直颔首微笑，不发一言。

饭后大家坐在沙发上，看婚礼当天的录像。

华美的场景里人影憧憧，交错着幸福喜悦的脸庞，镜头就像一个好奇的小孩，锲而不舍地追逐着他们。我看到自己的影子拖沓绵长，笑容淡静而疏离的女子，不是我熟悉的自己。

酒劲已过，我变得异端沉默。海群说，不如玩个魔术吧，东楼是高手。

第46节：朝九晚五 第六章(6)

被点名者淡然一笑，也不多言，吩咐海群取来白纸一张，说谁来玩一个猜心的游戏。

我挑眉，伸出手。

"我来。"

他将白纸对折，再对折，摊开后纸的中心便有了两道十字折痕，他在折痕的中心用笔划了一个小圈，吩咐我在圈内写一个字，再依样对折起来，不要让他看见。

然后他拿着我对折好的白纸，两手背到身后，片刻后他右手夹着白纸举到我的面前，那张对折的白纸中心少了一个扇形的角。他示意我将纸接过去。我茫然照做，打开来后，我看到白纸正中一个窟窿，我写的字已经被他撕掉，似乎还在他身后的手里。

我盯着他的眼睛。

"那个角呢？"

他笑了笑，又将那撕下的一角递给我，依然是折叠着的。

然后他开始认真地看我，目光似有深意，仿佛要看穿什么，我被他盯得有些慌乱起来。

大约过了十秒钟，他突然微笑，好整以暇地拿起桌上的烟盒，抽出一支点上，说道："你写的，是个沈字。"

04

再一次接到岩井森的电话时，我正陪Cat和方雯在状元坊买东西，心情十分郁闷。

六月的广州已是酷夏，状元坊的羊肠小巷里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我就像被挤在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垂头丧气，也毫无脾气。

"江川社长已经回上海去了，他在离开之前让我们准备好了两份合同，指定贵公司为我们华南地区的猎头合作方，并指定要沈小姐负

责。下周我们会把合同文件发送过去，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随时可以签约。"

我几乎以为我在幻听，在确认了这真的是事实后，我才明白，原来奇迹不但发生了，还是如此让我措手不及。挂掉电话，我孩子气地握拳给自己加油了两声，顿时觉得通体舒畅，周遭的空气也变得清新无比。

看到这会儿工夫Cat和方雯已经钻到人流的左前方去了，两人正趴在一个玻璃柜子上挑耳环，我精神抖擞地挤了过去。

当我们坐进巷尾的一本寿司店喝五元珍珠奶茶时已经是两个小时以后。我累得脚后跟生痛，太阳穴因大量缺氧突突直跳。Cat和方雯神采奕奕地摊开一包包的战利品一一盘点，Cat还拉着我唠叨着要再回去找那条之前犹豫没买下的月光石手链。

"你和方雯去吧，我实在走不动了。"我举手求饶。

方雯笑着接过话："Cat姐，我陪你去，我也想再买几双船袜。"

"好啊，我们现在就走，"Cat马上兴高采烈地拉起方雯，临走还不忘损我一句，"你在这看好东西啊死鱼！"

状元坊是广州荔湾区的一条古老的内街巷，因宋代状元张镇孙故居于此而得名，其狭窄的街巷内林立着数百个几平方米的小商铺，专营市面上最时尚潮流的衣物饰品，吸引着众多新新人类光顾。据统计，这里每日的人流量均超过万人，节假日更是人潮如涌，是名副其实的"撞人坊"。

第47节：朝九晚五 第六章(7)

我看着外面熙熙攘攘的人群，三三两两说笑的脸上满溢着青春与热情，曾经那些笑脸里也有我的一分子。求学时期，状元坊、北京路、流行前线都是常逛的地头，我和维维，有时还有子昕，经常一整天在这里流连忘返，不知疲倦。

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不再狂热于这样的购物方式，甚至是十分抵触。

一来是因为我的工作限制着我不能作这样争奇斗艳的打扮，二来也实在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挥霍。

不像Cat这种心态永远年轻的怪胎，每个月都必来淘金一番。我拗不过陪她来了几次，每次都只会再次加深自己对衰老的感慨。

所以这次方雯约我逛街的时候，我不假思索地叫上了Cat。现在看来，这决定多么英明！

想到这里，我咀嚼着嘴里的珍珠，得意地笑了起来。

但是很快我就笑不出来了，因为晚饭的时候Cat告诉了我她的一个决定--她要招方雯当她的助理！

05

上次在陆街咖啡重遇后不久，方雯便去了那家对外贸易公司上班。她所在的写字楼正好在我的旁边，于是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起来，中午没事的话我会约上她一起下馆子，省得她天天吃那些没营养的快餐便当。有时候她也会加入我和Cat的活动，跟我们去吃饭泡吧什么的，方雯温顺又活泼的性格，很对Cat的胃口，两人很快便熟络起来。但我没想到Cat居然动了招助理的念头。

以我做猎头的经验跟直觉，对于Cat这个提议，第一反应是不看好。在我看来，朋友是不能共事的，尤其还要变成上下级关系，到时候工作上很多分寸都不好把握。加上Cat这个人不拘小节，霸道率性，

做事容易不顾后果。这种性格做朋友可以，放在团队管理中是有问题的。这也是她的下属频繁流动的原因之一。

方雯那家贸易公司规模不大，人员也不多，可同事之间的倾轧却十分厉害。对外贸易这一块讲的就是客户资源，大家经常把订单抢来抢去，搞很多小动作，一个月下来，没有人愿意教她东西，只会指使她干很多跑腿的活。那个大腹便便的秃顶上司还时不时对她有言语动作上的骚扰。顾虑及此，她好像对Cat的提议颇为动心。

我在饭桌上半开玩笑地让方雯三思而后行，别让Cat给带坏了。她们却真的以为我只是开玩笑，根本不放在心上。我见方雯去意已定，便不好再说什么，心想只怪自己无能为力，堂堂一个高级猎头顾问，没办法给自己的小师妹找个好去处。

说到这个，还真是无奈。猎头就是这样，手头那此有质量的客户和职位，只对高端人才有效。

很多人不理解，认为猎头不就是个职业中介吗？你们手里有那么多工作机会，给我介绍一个不就得了。

第48节：朝九晚五 第六章(8)

这实在是误解。猎头从来只为不愁找工作的人找工作。我们只会给最有价值的人才提供实现更大价值的机会，给不缺机会的人提供更好的机会。说白了，猎头做的，就是给职位找人，而不是给人找职位。

所以每当遇到亲戚朋友让我帮忙，给他们或他们的亲戚朋友找份工作什么的，我就头大。跟他们解释我的工作性质他们不懂，说我手头的职位不合适又显得不近人情，有故意推脱之嫌。每次也只好答应让他们先把简历发过来，等待是否有合适机会。

几年下来，我的硬盘里存着上百份这样的无效简历。不是应届生，就是工作经验很少的社会新鲜人，或是不具市场竞争力的国企、工厂下岗人士，还有就是一些毫无工作经验的海外留学生。

想到这些简历背后的殷切期望，我不忍删掉，只能让它们在我的硬盘里永远安静地存在着，数量一天一天地增加。

第49节：朝九晚五 第七章(1)

第七章

01

江川集团的猎头单来得有点莫名其妙，但是我无暇细想。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兴冲冲地全身心扑在这个项目上，忙得焦头烂额。

由于这个职位的要求之高难度之大，已经不能像往常操作其他职位一样通过人才库来寻找筛选人选，甚至无法有对应入座的条件。

我一边整理搜集金融投资业内各类相关信息，圈定了一些目标企业和目标人群CC，一方面动用了我在业内的所有"线人"，让他们提供资源，或者是从一些中高层人士处顺藤摸瓜向上寻访"功力更深厚"的操盘手，几乎是有点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毯式搜索的意思。

然而国内投资企业大大小小多如牛毛，大气候不成熟的情况下人才良莠不齐，有时候几经辛苦CC到的某公司的投资总监，接触下来原来也不过几道板斧，离江川集团的要求相差甚远。

我尝试接触了凯雷和IDG中国的几位中高层资深人士，他们对目前的状况很满意，丝毫没有动弹的考虑，我自然也没有机会与之详谈细节，而按江川集团给我的信息，他们似乎也不倾向于在现有的国际著名投资机构中挖人。

如此反反复复，令我颇有挫败之感，又不愿意轻易认输，只得努着劲往前干。

除了操作这个项目，手头上的原有的Case我也不能拉下，并且我还要顾着手下人其他项目的操作进度，如此一来我便忙得心力交瘁，人就跟上了发条一样不停地转，似乎每天的时间都不够用，上班时不停CC、面试、开会，下班后也邀人才见面吃饭，往往回到家已是凌晨时分。

一个月下来，我的收获依然寥寥无几，能拿得出手的两个人选和前面给岩井森面试过的那两个一样，只能作为备用人选。

有形和无形的压力已经弄得我形容憔悴，终于不支病倒。

02

病魔来势汹汹，没有任何过渡就烧到了39度。

我只觉头昏脑涨，浑身酸疼，仿佛有无数个小人锤打着每一处神经。只好告了假，独自去医院输液。

我在充满消毒药水味的长椅上坐了两个小时，看着药水一滴一滴流进我的身体，直到感觉全身的血液都透晰清凉，心里头异常平静。

裹着被子昏睡了一天一夜之后，烧退了，身体感觉轻松起来，但却跟被大货车碾过一样，软绵绵的，四肢无力，脚步飘浮。

镜子里的女子，长发散乱，面容苍白，空洞的双眸显得格外深幽。

维维回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飘飘欲仙的我。

"宝贝，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她扔下行李箱给了我一个大大用力的拥抱，身上有着好闻的香水味。

"病了，万恶的资本主义剥削阶级把我给榨干了。"由于长时间不说话，我的声音沙哑晦涩。

"这么可怜哦，来让我看看。"维维转动着她那琥珀般美丽的眼珠，一脸温柔地抱着我，然后一把掀起我的睡衣。

"啊--"我忙跳到沙发上躲闪，这个色女大叫着扑过来挠我痒。

"看看，胸部还是很丰满哦，哪里被榨干了？！腰倒是细了不少，啧啧。"

"好了好了，咳咳--"我虚弱无力，为了招架她急得上气不接下气。

看我难受的样子，维维终于停下手来。

"嗯，终于有点血色，方才真吓我一跳，惨兮兮的，差点还以为你在上演"倩女幽魂"呢。"

"还不是为了混口饭吃，我容易吗我！"

"切，你跟我去多拍几个广告不就好了嘛，干吗把自己搞得这么累。"

"就我这样子？"我伸出舌头，对她做了一个自认为很恐怖的鬼脸。

"去去，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先去洗个澡再跟你说。你都不知道我这次多搞笑，说出来笑死你。"

维维拍了拍我的脸蛋，拎起她的PRADA皮箱婀娜多姿地走进了房间。

03

维维喜欢在我面前认老，其实她的年纪比我小得多，虽然她1米72的个子站在我身边着实让人不敢小觑。维维经常说她在江湖飘这么些年，吃的盐比我吃的米还多，还说当年要不是她，我早就给人家活剥了。

说起来当年我们的相识，的确还颇有点传奇色彩。

那年我刚上大二，罗杰、莫然、子昕都还没有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我年少气盛踌躇满怀，频频进出学生会艺术团，唱歌跳舞、策划活动，在那所以美女出名的外语大学里崭露头角。

活跃分子的机会自然比较多，记不清何时开始的，我经常能接到一些校外的Part Time来做，英文翻译、礼仪小姐、商业推广活动的主持、演唱之类，甚至是当一些平面广告的模特。

第50节：朝九晚五 第七章(2)

那时候很多广告公司或经纪公司都喜欢找在校的学生来做模特，拍一些服饰化妆品之类的二三线厂家的广告，多以平面为主，因为学生对酬劳要求不高，能大大地减少成本，甚至很多人能从中层层克扣，得利不少。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拍的是一家婚纱影楼的宣传片，三伏天穿着夸张的婚纱礼裙，顶着大太阳在麓湖公园拍了一整天，获得了我出卖色相的第一桶金，400块人民币。

后来我才知道按当时的行情，我的酬劳应该会在1000~1500，而牵线人按行规最多只能拿三分之一。

上得山多终遇虎。由于我的懵懂无知，才有了维维的英雄救美。

那天我经人介绍来到淘金路某写字楼的一家百丽坊的影视广告公司试镜。

填了表格后我被带进一个房间，一个花枝招展的中年女人问了我一些问题后就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交给了一个貌似郭富城的扎小马尾的摄影师，他让我换上他们提供的衣服拍一辑照片作试镜用。

我在帆布后面拿着那几件巴掌大的泳装布料左思右想看了又看，正下定决心打退堂鼓之际，一个天使面孔魔鬼身材的美女敲门进来，对小马尾说："文哥，这个是我朋友，我跟惠姐说了，不用拍了。"

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被美女带出了那家广告公司的大门。

这位美女当然就是维维。她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美女，你上当了。"

04

维维告诉我，那家百丽坊并不是专业的经纪公司，他们更多的是靠骗培训费赚钱。

首先，他们以拍广告的名义找来很多做明星梦女孩子，让她们拍一辑暴露的照片作为日后的试镜用，拍摄完再问你要钱，如果不交就无法拿到那辑暴露的照片，同时也失去试镜和拍摄广告的机会。

另外还会游说你跟公司签约，交不菲的培训费，美其名曰给你提供一定的模特训练，每年提供多少次演出拍摄机会，等等。之后他们会找很多像临时请个老师要加多少钱，或要到很远的地方集训等令你放弃参与培训的理由。

至于约定的每年必须提供的演出机会，可能都是在某电视剧里充当临时演员，或是那些你根本不想去拍的丰乳壮阳之类的电视购物广告或色情广告，至于酬劳，你自己去想吧。

"那个姓文的小子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大色鬼，拍摄期间揩揩油那是轻的。"

维维盯着我，像看一条搁在俎板上的鱼："不过像你这样，是完全可以接一些时尚平面的片子的，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他们也会让你上，前提是你已经交过钱了。拍了片子也是他们赚大头你吃零头。"

当时的维维已经在广州模特圈混了几年，经常接触所谓的圈里人，对一些潜规则也算是门儿清。遇到我那天她是去拿一次时装秀的酬劳，由于知根知底，她一看我走进去就知道是一只待宰的迷途羔羊。

第51节：朝九晚五 第七章(3)

也不知道我是什么地方打动了她，令她陡然产生了救美之心。于是这个骨子里有着她故乡的那股麻辣正义味道的侠女就这样英勇地救下了豺狼爪下的我。这是她的原话。

那一年维维十七岁，而我，未满二十。

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那一天如果没有她，我是否能够全身而退，不过这样想似乎有点不识抬举。

从那次之后，我跟维维慢慢熟悉起来。通过她，我时不时能遇到一些正经的广告试镜，偶尔也会被选中，赚赚外快。维维性格直爽，在很多场合都像护犊子一样照顾我，似乎在她眼里我就是不经世事难堪风霜的温室的花朵。

如果不是后来经历了那场变故，加上一贯对娱乐圈的抵触，令我毅然选择了当一个平凡的小白领的话，我很可能会走上演艺这条道路。或许偶有成就，或许碌碌无为，也或许像维维一样，在圈子里摸爬滚打这么久，不愿同流合污自降身价又不甘就此放弃，依然寻找着一飞冲天的机会。

05

"这鸡粥味道不错呃，你做的？"

在我胡思乱想之际，维维已经洗完澡，捧着Cat妈妈给我熬的鸡粥，坐在我旁边饿鬼投胎似的吃了起来。

她穿着清凉小背心和热裤，湿漉漉的长发披在身后，卸了装的脸上干净透明。

我忍不住把头靠过去依在她身上："Cat拿来的，妈妈牌鸡粥。"

"我说呢，你手艺哪有这么好？！我说你快跟Cat妈学上几招防身。"

"防什么身？学古龙啊，要征服一个男人首先征服他的胃？我才不会这么傻。"我懒洋洋地揶揄着。

"不征服胃你想征服哪里啊？"维维咬着汤勺色迷迷地看着我。

"对，我喜欢直接肉搏上阵，不喜迂回曲折。"我没好气地白了她一眼。

"啧啧，嘴硬。哪天遇上真命天子，连个菜都不会烧，有你后悔的。"

我撇了撇嘴："这世上没有男人值得本小姐亲自下厨。再说了，我这辈子，就黏着你了。"

我故意撒娇地往维维身上贴，妄图忽略心底突然涌起的酸意。爱情，那是一个离我遥远的字眼。

"哎哟别介，骨头都软了我！"维维做投降状，"你这样子，要搁个男人准立马七窍流血而死。"

我眨眨眼，说："我知道，被吓死的。"

"鱼--"维维突然脸色一正，放下碗筷，很认真地看着我，"说真的，都这么久了，你还放不下吗？难道你还要等他……"

维维的话刚说到一半，就被一阵门铃叮咚声打断了。她看了我一眼，轻微摇了摇头，走去开门。

"维维！你回来啦？"Cat看见维维，高兴地和她搂在一起，"你好像晒黑了。"

"我下戏又去三亚接了个泳装秀，就成这样了。时下不流行麦芽色么，俺也赶回时髦。"

第52节：朝九晚五 第七章(4)

Cat哦了一声："也就你们这些天生丽质的才敢晒这么黑，换了我岂不成了摩罗刹（广州话里的印度黑人）了。"

"不是摩罗刹，是菲佣。Yes， mum 那种。"我忍笑插了一嘴。

Cat装势打我："你这病猫还有力气调侃我，看来好得七七八八了嘛。哼，本来还有礼物送你的，看来你是不想要了，哼哼。"

看到我马上换上可怜兮兮的表情，Cat得意地挑了挑眉毛，从她那个大包包里翻出一个小袋子扔给我。

我打开一看，差点没晕过去。里面居然是一套超性感的粉色蕾丝圆点内衣，Under还是中间开口的那种！

我还没来得及出声，维维已经笑得滚在椅背上。

Cat贼笑频频："今天逛街看到的，觉得很适合你，就当今年的生日礼物啦。"

"真小气！"我撇撇嘴把内衣扔回给她，"你这个淫妇，别把你的癖好强加于人好不好？"

"哎呀，我有预感你过完这次生日一定能遇到真命天子，到时候穿上这个还不迷死他，保证手到擒来！"

真命天子，又是真命天子！

我看着维维和Cat两人笑得前俯后仰，嘟哝着你们俩就这么着急把我推销出去啊。

维维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把我往卧室里推："快换上快换上，我迫不及待要看了。"

"No way！"

我连连摇头和她推搡起来，Cat奸笑着加入混战，尖叫声此起彼伏。

"你是想乖乖地自己穿上还是我们两个帮你穿啊？嘿嘿……"

双拳难敌四爪，我终于还是屈服在她们的淫威之下，换上了那件让人脸红耳赤的Bra，却坚决不肯换下身的衣服。

维维对我上下其手了一番，病弱之人那禁得起这番折腾，一阵嬉闹下来，我已经累得瘫倒在床。三个人躺的坐的斜靠着的，开始有一句没一句地瞎扯。

Cat说陈智斌像狗皮膏药一样跟了她一整天，甩都甩不掉，连进女式内衣店都跟着。

"天啊，你不要告诉我你买这套变态内衣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啊？"我又差点晕过去。

"是啊，不过他不知道我是买给谁的，我只是说送别人的生日礼物。"Cat冲我挤眉弄眼。

"哇噻，最近生日的还有谁啊？！他再笨也不可能想不到啊。还买的这个罩杯和款式，真是容易教人浮想联翩！"维维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Oh，no！"我想到陈智斌那张腼腆斯文的脸，有点欲哭无泪。

陈智斌是Cat公司的同事，脾气很好的一个人，对Cat好得不得了。两人交往了大半年，Cat觉得他唯唯诺诺的很没劲，开始逐渐疏远，但又老忍不住拿他当观音兵使唤，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陈智斌也是对她痴心一片，随叫随到毫无怨言。真是周瑜打黄盖，无话可说。

第53节：朝九晚五 第七章(5)

接着维维说起她这次在横店拍片如何被某男星借机揩油，她又如何巧妙地将了他一军；她饰演那位创造国内影坛不老神话的女大腕的丫鬟，拍足四十集，台词只有几句，却累得不清不楚。那位女大腕架子大得要命，出入都三个保镖护着，为了维持她那张脸，不但割了大腿的肉来补，还打了无数羊胎素和肉毒杆菌，但是不化妆的模样依然惨不忍睹。还有那个传得沸沸扬扬的磨了腮骨的内地一线小生，圈内人都知道怎么回事儿，只不过他对外死活不认就是，好在演戏态度还算认真。

我笑着说："你在吴大导演的《赤壁》里不也是演小乔的丫鬟吗?看来你真是个丫鬟命啊。"

维维叹了口气说："说起来，下个月还得去补几个镜头呢，原先的布景前阵子失火烧了个精光，有几场戏又要重拍，我就这么点儿戏，还全赶上了。"

忽然她又笑眯眯地说："不过，这个戏分虽然无聊，但是林大美人脾气好得很，工作起来舒服得多，哪像那个老妖精。而且，还可以近距离地看看梁朝伟，倒也是养眼得很呐。"

Cat撇撇嘴："看真人还是金城武比较帅吧？"

维维很认真地说："是，但还是梁朝伟比较有味道。"

我拉拉维维，冲她眨眨眼："Cat一般只喜欢金城武啊谢霆锋啊这些帅哥的。"

Cat立刻据理力争："谢霆锋怎么了，人家多么有情有义呀，看看他对张柏芝有多好。"

维维说："那倒是真的，以前拍《绝代双骄》的时候，张柏芝就常去探班，两人甜蜜得不得了。分分合合，看来张柏芝最爱的还是小谢啊。"

我们感慨了一阵。

这样絮絮叨叨地闹到11点多Cat才离开，我早已经眼皮子打架，困得不成样子。在我意识彻底模糊之前，维维递了一串佛珠给我："剧组请到了那个出名的泰国师傅祈福，我顺道帮你求了串黑曜珠，驱邪安眠。"

维维一向大心大肺从不信风水八卦这类东西，我知道她是一直惦记着我的梦魇，心底便涌起层层暖意。

是夜，我睡得如同一头死猪，一宵无梦。

第54节：朝九晚五 第八章(1)

第八章

01

"来来，Yoyo，迈克和你干了这杯，希望你再接再厉。"

迈克一改平素的威严，笑呵呵地向我举起了手中的红酒。我只好举杯相庆，仰头一口喝完。

"迈克，我也有出力的啊，你是不是也该和我喝一杯？"妮可故作不忿地打趣，边说边向我眨眼。

"对对，你的功劳也很大，来来。"迈克朗朗笑着，两人酒杯一碰清脆作响。

这是一场庆功宴，为了祝贺我签下了江川集团，也是MMI GZ有史以来单笔数额最大的Case而举行的庆功宴。

迈克对于这次的事件给予了极大的肯定，祝贺勉励的邮件通过公司内部网发到了中国区每一位同事的电脑里，当然鉴于事件的敏感度，迈克隐去了江川集团的名字。于是，接下来，中国区及其他分公司的老总和同事的转发贺电也在大家的电脑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我的名字成为MMI这个月曝光率最高的英文字母。

这是MMI也是很多外企公司的优良传统，任何一点风吹草动，无论是值得祝贺的还是值得警戒的，都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公告于天下，表面标榜着所谓的人文关怀，实则是一种独特而微妙的激励手段。

昨日，江川集团的第一期订金，也就是四万美金已打到了公司的账上，迈克很高兴，提出请猎头部全体人员会餐，为我庆功。

于是便有了上面这一幕。

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一场鸿门宴。猎头部人员悉数到场，每个人都心怀叵测地向我祝贺，我分明看到每张笑脸后的咬牙切齿，也看到丽莎眼里闪烁着深深的不安和忧虑。

我想，如果她们知道我这个Case目前操作得举步维艰，一筹莫展，一定会拊掌称快。

我陷入了瓶颈，我想，我一口吃不下大象，却逞一时之勇把它带回了家。

我能找到的投行人士已经网罗得七七八八，符合江川集团要求的少之又少，我有时愤愤起来甚至会想江川集团为什么要这么苛求，去找一个也许根本不存在的人。适当降低一下标准，其中国区的业务就完全无法开展了吗？！可是人家一个世界著名的业内翘楚，又怎会不经过深思熟虑才得出这样的结果呢，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

我又想起保罗曾经跟我说的话，他说世界上只有找不到的Vacancy，没有找不到的Candidate。

几经思量，我拨通了岩井森的电话，除了跟他沟通我操作中遇到的问题，我也想从他那里能否获得更多的信息。岩井森表达了他的理解，因为他也知道这是一个难度很高的操作，其他区域的猎头合作方也还没有任何有效进展，他们集团内部近日仍在就国内业务的运作进行高层对话，有些策略似乎也该调整调整，最后他还反过来安慰我不用太着急，这令我莞尔。

我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我居然接到了江川良亲自打来的电话。

他的声音爽朗利落，精力十足，语调仍然是令我疑惑的随和，这不是一个身为世界著名大财团总裁的日本人该有的说话方式。

江川良问我事情的进展如何，我一一如实相告，我提到目前国内IT业在艰难复兴，投行对IT的关注也经历了冷冻期，所以为我们的操作增加了难度，符合条件的操盘手很难找啊。下意识地，我已经在为自己找退路了。

江川良显然感觉到我的郁闷，接着我的话题说："的确，中国目前IT业的发展有所停滞，但是你也应该看到，未来的前景无限啊。当年IT业红火的时候，用你们中国话说，是祖国山河一片红啊，哈哈。"

"祖国山河一片红"，一连串日语中突然蹦出一句这么地道的国语，我忍不住汗了一下，看来这老头子也是个中国通啊。

第55节：朝九晚五 第八章(2)

我擦擦汗，继续听他发表他的观点："当年国内涉及金融IT的企业层出不穷，其内不乏佼佼者啊。"

"是的，回顾那段历史，许多形势大好的企业经受不住大气候的影响，分崩离析，不知去向何处，的确让人惋惜。如果能坚持下来，可比当下许多新生业态要强得多。"

我接着江川良的话，一时也有感而发，话说出口，突然脑子里灵光一闪，似乎抓到了什么。

江川良在电话那头笑了起来，很是愉快，似乎达到了什么目的。

"嗯，看来沈桑和我想到一处去了。事情总是这样的，再阴霾的冬天也会有明朗的时候。一定要加油。"

"我会努力的。"

放下电话，脑子顿时一片澄明，我终于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02

江川良的电话拨云见日，令我茅塞顿开。

这段时间，我运用了一切手段，一边网罗当今金融业、IT业的精英，试图从中发掘有投资并购经验的候选人；一边将目光投向投资业内的高级管理层，锁定可能目标，进一步接触了解其真实履历，是否有操作金融软件类投资案的经历。这原是最有效而直接的方式，但事实证明，通过这两条路，我仍然找不到完全对应要求的候选人。这样的人要么不存在，要么就是太低调，低调到我的雷达无法从市场上明确探测出来。

当我欷?#91;回应江川良的感慨时，我突然发现，捷径走不通，还可以绕路走。

当年金融软件业气势如虹，当中那么多盛极一时的龙头企业，那么多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业内新贵，那一场硝烟之后纵然都分崩离

析，但是这些人是不会从此销声匿迹的，他们会不会重整旗鼓，东山再起？或是转向了相关的行业，譬如风险投资？

这个想法令我欢欣鼓舞。纵然这种寻访方式颇为周折费时，但相信每一个出色的猎头同行都会跟我一样秉承一个信条：只要有一丝可能，绝不放弃。

我开始上网搜索一切关于当年金融软件业的信息。每一个成功的猎头顾问都是网络搜索的高手，我也不例外。

Google和Baidu对我来说，简直就像取之不尽的宝矿，只要方法得当，上面会有你想要的任何答案。随着不同的关键词的输入，浩浩汤汤的网页在我手下筛选而过，如流沙般层层陷落，露出最终轮廓。

我意外地发现了有一条与江川集团息息相关的新闻。原始网页早已不存在，我只能打开百度快照，看到了一些残缺的词句，大意是盛世集团与江川集团战略合作签约发布会暨广州IT行业产业同盟成立大会在花园酒店举行，堪称广州IT行业的盛事，是国际性的强强联合云云。

我抓起电话给岩井打了过去，岩井显然对这个事件并不十分了解，他说当时应该是其他的高层负责的，我问他能不能查到相关备忘录之类的，最好能知道当时合作方的一些情况。

第56节：朝九晚五 第八章(3)

二十分钟后，岩井给我回了电话，他说具体的信息早已被更新，相关负责的人士也已不在岗位，他只能查到零星记录，中国的合作方方面好像有一位叫Raymond Shiu的人出面洽谈居多。

Raymond Shiu，我记住了这个名字，也许，这就是我的突破口。

我找到大学交情不错的同系师兄梁衡，他现在正在广州市科委工作，接触科技软件企业比较多。他答应帮我查查当年盛世软件及另外一家坤海科技高层的去向。几天后梁衡就给了我回音，他告诉我帮我查到了当年坤海软件市场总监于先生这几年已经转型到了一家外资证券公司作投资部总监。虽然不是严丝合缝地对口，但是也是我目前来说最好的人选了。

我一阵雀跃，拨通了这位于先生的电话，表达了我的意图，他非常矜持地要求看一看对方的信息和JD，我发了过去。

第二天我又拨通了他的电话，他对我带来的信息非常有兴趣，却似乎对跳槽没有任何兴趣，只是不停地想问出究竟是哪一家风投在做此番动作，我本能地有所戒备，邀他出来见面详谈。只要见了面，我就有办法判断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具备相应的能力，且他是否真心愿意尝试。

当我第三次拨通他的号码时，他似乎正在忙碌，但好歹是答应了面谈，并和我约好了时间地点。

当我把一壶薰衣草茶冲至透明时，我开始质疑自己的敬业是否有点一相情愿。

我已经在建设大马路的老树咖啡馆坐了一个半小时，翻完了一本新周刊和两本Life Element。为了表示重视，我甚至还提前了五分钟到达。

等了一刻钟的时候，我担心他是不是塞车。

三十分钟的时候，我怀疑他是不是找不到地方。

五十分钟的时候，我拨了他的号码，无法接通。

一小时十分的时候，我怀疑自己是不是记错了时间。

等到一个半小时，也就是五分钟前，当我再次尝试拨打他的号码，出现关机的提示时，我终于明白过来。

我TMD被涮了！！

03

"这真是我见过最恶劣的Candidate，不，是人渣！"

我使劲地切割着铁板上的T骨牛扒，恶狠狠地诅咒着这个没有一点职业道德的人。

"拜托，注意你的素质！素质，知道吗？美女！"

一贯爽朗的维维坐在我对面，好整以暇地抿着红酒，故意非常淑女地示范着西餐的标准礼仪。

"哼！"我没好气地放下刀叉，"真是老猫烧须！闯荡江湖这么久竟然还会上这种当！"

维维没理我，继续优雅地卷起她的意粉细细咀嚼着并转移了话题："对了，今天我过了两万到你户头，下半年的房租。"

"啊？哦。"

第57节：朝九晚五 第八章(4)

我犹自沉浸在懊恼之中，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突然觉得兴味索然，对自己的耿耿于怀感到无比沮丧。

甩甩头，我深吸了一口气，示意侍者过来收走我的餐具。

关于房租这个问题，起初我跟维维争执过好几次。

我刚毕业的时候，维维已经签了一家正式的模特经纪公司，专注于Model工作，作息收入都很稳定，不像现在这样经常飞来飞去。于是我便住进了她租的小公寓。

去年我买房后自然邀请她同住，她却执意要付给我房租。我知道她是想缓解我供房的压力，自然坚决不收，推搪几次下来她便开始跟我生气，还说自己大手大脚有今天没明天的，权当让我替她存钱。

话说到这个分上，我还有什么话说。其实那时维维的广告收入颇丰，我也劝过她供套房子，她却说自己是飘浮的蒲公英，还不知最终的落脚点在哪里。

她果然很了解自己，这两年她开始决心往影视方面发展，经常能接到一些小角色的演出，的确是全国各地乱跑，一年待在广州的时间加起来也不够半年，每次回来她依然坚持给我租金，只会多不会少。

我常开玩笑说，她给我的钱，足够去养个标致的小白脸。维维总是哈哈大笑，说权当她养了我这个小情人，还贼划算的。

04

"美女，你真的只喜欢女人不喜欢男人啊，多可惜啊。"

身侧这个眼睛比女人更妩媚的男模一边朝我放着电，一边顺手搭上我的膝盖。他的嘴唇快要凑到我的脸庞，刺鼻的古龙水和酒气一股脑钻进我的鼻孔。

我不动声色地拉开了些许距离，直到我的瞳孔能够对焦，才笑眯眯地回答道："当然是真的。而且，我一旦和男人近距离接触就会--"

我放慢了语调，手上的酒杯突然倾斜，"紧张到四肢发抖。"说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我已经很不小心地把酒洒在了他的裤裆上。

电眼男忙不迟疑地跳了起来，使劲儿抖着他名贵的裤子，气急败坏地嚷嚷："Shit！我的Dolce&Gabbana！"

"死Tommy！滚一边去，打我朋友主意，小心我剪了你！"

维维适时出现，连踢带打地赶走了这位情圣，表情十分凶狠。回过头问我有没有事时却一脸温柔，我笑着摇摇头，感慨这小妞真是变脸比翻书还要快。

今晚是维维她们一个模特前辈琳姐的酒吧新开张，请了一众模特捧场。维维见我为了候选人的事郁闷不已，便不由分说地拉我一同前来，谓曰让我开开眼界。

这个眼界开得够大的，尽管也曾经接触过这个圈子，但却是第一次在舞台以外近距离的置身于这么多帅哥美女之中，个个身材、长相都是一流，让我眼花缭乱，然后一晚上下来，迅速的审美疲劳。

第58节：朝九晚五 第八章(5)

吧台处一帮型男辣女在叫嚣着赌酒脱衣，角落里有人无法抑制地晃动着脑袋，那位琳姐蝴蝶似的满场飞，到处和人干杯，还不停地拉着这些美眉们推心置腹，说什么赶紧挣够了就上岸，青春饭吃不久的。像谁谁谁，嫁给了香港的制衣大王，多享福啊。还有谁谁谁，开了自己的服装品牌，成功转型做女强人。

维维冲我扁了扁嘴，说："是啊，只要肯卖，谁都能上位。"

旁边一个满头波浪身材极为火爆的女模吐出一口烟说："那你也卖啊，老装清高，骨气值个屁啊。上次天中影视拉的那个投资商让你陪出国玩玩你都不肯，还给人家挑刺头换来两巴掌，真是脑子给狗啃了。要不然你现在也是女一号了！"

维维端起桌上的烈酒一口灌下，抓过一支烟点上，没有接那人的话，却靠在我耳边说："我不清高，是那家伙太恶心，满脑流油，一看就是个喜欢玩SM的主。你说我咋遇不上个年轻有为的呢，嘿嘿。"

我看着她没心没肺地笑着，伸手抱着她瘦削的双肩，没有说话。

工作上的事，维维很少向我细说，我不知道还有多少难处是我不了解的。

模特这一行我也清楚，从潜规则上来讲其实与小姐无异。要出位就必须要牺牲，你不卖，有人逼着你卖。要想出淤泥而不染，谈何容易。

以维维的条件，这些年来不是没有机会的，但似乎每次她都与机会擦肩而过。

这个世界，总是有人能牢牢抓住甚至是抢到机会的，维维不是这种人。当然她也不是圣女，只是我知道她有她的底限，她不能丢下她的尊严。这就注定了她只能在这个大染缸里浮浮沉沉。我有劝过她转行，她笑说自己除了穿衣服脱衣服还会做什么，其实我知道她很介怀自己的中学学历。

夜色迷离，活色生香，周遭的喧闹慢慢淡化成背景。

烟雾缭绕中我不期然想到一部曾看过的电影。

破旧的小船里，那个村妓对前来光顾的男人说：自古到今女人不都在卖吗？命好的，成了太太，命不好的，成了婊子。

第59节：朝九晚五 第九章(1)

第九章

01

我坐在中学的教室里，正趴在天青色的书桌上满头大汗地奋笔疾书。

四周阳光明媚，白晃晃的空气中一个穿着紧身健美裤的老女人走过来要收走我的卷子，是那个我们称之为"老虔婆"的班主任。

我死命地压着卷子，试图继续在上面写上我未完成的语句，心中一片惶恐，一个声音不断地提醒我：你只完成了一半，不能及格，不能及格……

"老虔婆"恼怒地拽着卷子，两人相持不下。

汗水滑过我的眼睑，我心中懊丧无比，后悔憎恨担心害怕无助难过等种种情绪像滚石头一样纷纷滚压在我的胸膛，考试结束的钟声终于嚣张地响起，如同宣判了我的死刑。

我睁开眼，白色的枕头压在我的胸口，床头的电话响个不停。

原来又是虚梦一场。

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心犹在怦怦地跳个不停。

推开被子枕头，我拎起话筒："喂。"

"喂，我啊，手机不接，电话又响这么久，你不是还在睡吧？"Cat的声音如雷贯耳。

我唔了一声，抬眼看闹钟，一点十三分。

"你真不该叫鱼，该改名叫猪。你准备礼拜六的大好时光就这样睡过去啊？"

"阿姐，我已经很多天严重睡眠不足了，你让我好好补个够本嘛。"

我贪恋地趴在松软的枕头上，几缕发丝沾在嘴角，肚子开始咕咕作响。

"留到美容院再睡啦，你可别忘了咱们说好今天去做SPA的！还有，我妈做了三杯排骨，你过来吃吧。"

我一骨碌爬了起来，相比SPA而言，Cat妈的三杯排骨有着致命的杀伤力。为此，我曾深深地感叹过，买这套房子实在是我这辈子最英明的决定！

02

我趴在皮实的温热床上，刚从一阵酣睡中悠悠醒来，房间里灯光暖醺，馨香馥郁，舒伯特的小夜曲舒缓清扬地从隐秘处流淌而出，令人有说不出的慵懒舒适。

"醒了？"

美容师温柔地低语，手上稍微加重了力量，缓缓地从我的后颈按滑至腰间。我忍不住呻吟出声。

作为老顾客，这里的美容师都早已摸熟了我的脾性喜好，知道我喜欢手劲大点的按摩方式。

好几次她们都半恭维地对我说："想不到你这么瘦，却这么受力。我们有很多客人轻轻一按她们都要疼得呀呀叫呢。"

我总是淡淡地笑着，其实心中凄凉无比，谁都知道受力可不是什么光宗耀祖的好事。

受力是因为按摩的次数多，按得多是因为身上劳损得厉害。谁没事身子好端端地爱让人在上面使劲搓来揉去啊！

我每天的生活状态简单概括起来就是：上下搭电梯，出入靠打的，长期面对电脑冷气机。所以工作这几年下来，我的体质是一年不如一年。什么焦虑、失眠、多梦、头痛、易倦等现代人该有的亚健康症候群我应有尽有。

维维不止一次地说我是在慢性自杀。

她问我，我这样每天跟打仗一样高强度地透支自己的生命，在忙碌中麻痹自己，究竟能得到多少快乐?

我从不敢去想这种问题。

人生对我而言，有时候仅仅代表着一种必须的存在。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只是因为当初，有一个人说："我们都要好好的。"

我信守着承诺，我好好地活着。每一天都在努力向前冲，不去想因果是非对错，忽略所有细枝末节，不敢停下我的脚步。

虽然我已对这样的生活充满了倦怠，却从未想过要去改变什么。因为我并不知道什么才是我想要的，什么才是最终的寻找。

第60节：朝九晚五 第九章(2)

曾经我想要的一切纯粹和绝对，早已如覆水，泼落在那些轻狂的岁月里。

"咝--"Cat在旁边的床上龇牙咧嘴地倒吸着凉气，神情痛苦忍耐。

美容师正在给她用精油推脂，手法强劲。

我忍住了打趣她的念头，广东有一句叫"吃得咸鱼抵得渴"的俗语，愿赌服输的意思，说的就是Cat这种人。

从我认识她开始，就没有见她停止过减肥的浩瀚工程。吃药、打针、点穴、推脂……

前段在国内风行的X美减肥药，Cat吃了起码有三个疗程。

那药吃的时候稍有成效，一旦停下来就会反弹，而且服用期间副作用很大。那段时间Cat总感觉心跳得很快，时有目眩头晕感。

我实在看不下去，劝她停用。在我的呵斥兼恐吓下，她终于放弃药疗减肥，但又迅速爱上了精油推脂。

每次看到美容师做推脂时的汗流浃背，我就会忍不住感慨女人的潜力真是无限，为了美丽，再大的痛苦都可以忍受。从这一点来讲，我不得不承认，Cat的功力远远在我之上。

"喂，晚上带你见一个人。"Cat突然沙哑开口。

"谁啊？"我几分诧异。

她冲我暧昧一笑："波波！"

03

波波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这可是最近Cat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

波波大名郑锐波，广州某军区警备司令部机要官员，是Cat的小学同学。Cat在最近的一次聚会上重遇他，几番经营之下据说两人已擦出不少火花，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

Cat最近无数次在我面前描述他如何高大威猛、英俊潇洒、风度翩翩，我说口说无凭眼见为实，带来过过我的法眼再说。

这个花痴马上警惕非常，故意上下打量我，语重心长地说我才不会这么笨，女人啊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好友介绍给未到手的猎物认识，尤其是比自己条件好的。

今天这个花痴居然强拉着我出门，怕是已经得手了。

此刻，我就坐在这个"风度翩翩"的车子里，好笑地看着前面的两人暗潮汹涌。

Cat一副大家闺秀的小女儿态。她今晚悉心打扮过，娥眉淡扫，朱唇轻点，头发别着发夹，难得地梳得服帖，一身黑色抽纱小礼裙衬得她肌肤胜雪，更添几分韵味。

她有一句没一句地跟我说着俏皮话，眼神却频频瞥向开着车的波波。

波波肤色略深，神情严肃，言语不多。老实说，今日一见，他令我颇为失望，可能是先入为主地受到Cat描述的影响，加上Cat给他安的波波这样略显可爱的昵称，我怎么也无法将眼前这个孔猛有余斯文不足的粗犷男子与我脑海中勾勒出的形象划上等号，当然更谈不上什么英俊潇洒，不过看得出到底是军人出身，腰板挺拔，气派硬朗，确是Cat喜欢的型男类。

第61节：朝九晚五 第九章(3)

我掏出手机按了条信息发过去：原来实质性阶段就是装淑女啊！

Cat迅速地发回来：我今晚就来个突破性发展，一举擒下，你信不信?

看罢抬头，见她正回头看我。

我抿嘴一笑，对她比了个无声的嘴形：我信！

波波把这辆挂着军牌的吉普开得飞快，在广州一贯拥挤堵塞的街头如入无人之境，不多会儿就开出了广州市区，一路向番禺方向驶去。

大约半个钟头工夫，车驶进了一处公园，绕了几个弯后停在一个山庄门前，只见当头是一栋彩灯闪烁的二层欧式建筑，似乎是个俱乐部，后面还有一排白色栅栏的小木屋，看样子更像是一家度假村。

波波一边打电话一边领着我们往主建筑里走，一路经过装修豪华的舞厅，人声鼎沸，舞台上一排穿着暴露的艳舞女郎正在卖力上演火辣热舞。

我们推开一个豪华卡拉OK包厢，一个皮肤白皙斯文儒雅的男人立刻笑容可掬地迎了上来。

一看到他，我心里咯噔一下，马上回头盯了Cat一眼。怪不得这女人今天死磨硬泡非要我陪她来，还美其名曰让波波过过我的法眼。

Cat嘿嘿地笑着躲开我的目光，没有理会我的愤怒。

这个男人当然是我认识的。

他叫王宁，是Cat幼时在东山旧屋的邻居，用Cat的说法就是她的"开裆裤之交"。

两人十多年未见，去年年底Cat推销保险的时候做到王宁的公司，才发现原来是故人。

按理说这样的重逢，男才女貌又曾青梅竹马，多多少少也会衍生出一些粉色的故事或情节才对，然而Cat这个号称宁滥勿缺的色女不但

令人费解地放过这样一只优质股，还俗气地做起媒人婆来，硬要把我和他撮合到一块。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王宁是在Cat妈的寿宴上，他递给我的名片上印着：香海制药营销部副总。

我当时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是，哇，这个人肯定对妮可胃口，她最近可正在做医药营销总监的Case。

自从做了猎头之后，对别人职业的敏感度已经成为了我的职业病。

第二个反应当然就是想起"非典"期间他们公司的光辉事迹。

当时香海的抗病毒口服液和罗红霉素名声大噪，供不应求，听说他们居然动用到直升飞机空运药物来广，一时风头无出其右。

于是我笑着对王宁说："那时你们的药可真是洛阳纸贵，千金难求啊。"

他微微一笑："哪里哪里，天意难测，发点灾难财实在没什么好炫耀的。"

席间他坐在我的旁边，两人闲聊起来，聊着聊着聊到了当年"非典"的事情。

说起来当时全国上下草木皆兵，广州虽然也人心惶惶，但照样有人上馆子吃饭，下池子跳舞。我记得当时几个朋友约出来聊天，一见面都不约而同地从口袋里摸出一瓶抗病毒口服液来喝，大家相视而笑，纷纷插上吸管举瓶大呼干杯。

第62节：朝九晚五 第九章(4)

王宁听了哈哈大笑，说他也有类似经历。他和朋友去吃饭，看来看去不知道点什么菜才好，干脆问服务员有没有板蓝根汤先来一煲，服务员几乎绝倒。

两人都为这些"非典"时期苦中作乐的段子笑得前俯后仰，那顿饭吃得甚为愉快。

事后，我把他的电话给了妮可，他却对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接下来的日子里王宁每天最少发一通短信给我，主要都是嘘寒问暖，让我天凉加衣下雨带伞什么的，仿佛变成了我订制的天气预报。

偶尔会有鲜花送到我公司，甚至有几次下班时分他打电话给我说刚好在我公司附近办完事可以顺路接我下班。

接我下班，多么暧昧的字眼，我狂汗，谁是谁的谁啊？你凭什么接我下班?

起初我都推辞说要加班或有事，后来推不过也就和他吃过几次饭。

王宁口才很好，经历丰富，见多识广，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他说话比较多，我大多数时间做听众，气氛倒也算融洽。不过我始终没有心动的感觉，甚至心底还隐隐有着莫名的抗拒感。或许是觉得这个人似乎非常斯文有礼，又似乎有着隐隐的狡黠和志在必得的自负。当然这也不能算什么缺点，现代社会，这样才是正常的吧。

总的来说，王宁并不让我讨厌，做个朋友还是可以的。他不找我我绝对不会找他，我想时间一长，他自己就会放弃了吧，毕竟都是聪明人。他好像对我的态度有点无可奈何，却也没有表现出什么别样的情绪。一如既往地坚持约我，被推，再约。这几个月他要出国考察业务，临走还给我打电话，我公事化地祝他一路顺风，电话那头似乎有一声叹息。

这段时间Cat常常帮王宁在我耳旁煽风点火，见我不为所动，Cat百思不得其解问我王宁有什么不好。

我说没什么不好，只是没感觉。

Cat说什么感觉不感觉的，他要样有样要钱有钱，关键还对你一往情深，换我早上了，真不明白你怎么想的，你难道不喜欢男人吗?

我哈哈大笑，半开玩笑地回了一句：难道我还要告诉你我练过葵花宝典吗？！

Cat吹眉瞪眼，一副朽木不可雕也的无奈。Cat对我的过去不甚了解，我也从未提起过。我想她如果知道我对以往执著如斯，只会戳着我的脑袋骂我傻吧。其实对于莫然，我自己也搞不清自己是不是还放不下他，只是每次想到，心里依然会钝钝地痛着。

我想我不是无情，我只是忘了怎么去爱，怎么才能爱得不受伤害。

年轻时总是那么极端纯粹，爱与恨都来得强烈，感情如覆水难收，毫无保留地倾囊而出，却灌溉不出丰饶的果实，只剩满目荒凉，横亘于岁月之上，再也无法长出任何新芽。

第63节：朝九晚五 第九章(5)

04

包厢里面已经有几位男女在打桌球，还有几个人在打麻将。见我们进来，他们都纷纷打起招呼，Cat似乎也和其中几个认识，互相寒暄了几句。

有人站起来让出位置，波波二话不说便加入四方城，Cat推辞了两下也坐在波波的下家。

我心想糟糕，人说酒品见人品，我觉得牌品更能见人品。Cat这人好胜心强，脾性急躁火暴，上了麻将桌，可不是一般的剽悍。

我踱过去搂着她的肩，轻声说："唉，真要上场啊，不扮淑女了？"

"嗨，舍命陪君子，玩玩而已嘛。"Cat一边搓着牌一边笑逐颜开地回话，看得出来她肚子里的麻将虫已经蠢蠢欲动，难以抑制。

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我无奈地瞪了她一眼，便走开了。

陆续又有人进来，每个人都跟王宁称兄道弟一番，然后随性加入唱歌喝酒、猜枚玩色子及打麻将的行列，气氛开始热闹起来。

Cat正玩得兴起，吆呼连连，恢复了她一贯的聒噪。

王宁拉着我在沙发坐下，原来他上个礼拜就回来了，忙得焦头烂额的，说还给我带了手信，回头给我。

我客气地感谢了几句，正欲找个话题，旁边几个玩大话色的男女就开始招呼我们一起玩。

我今晚运气奇差，连连落败，又不愿王宁替我挡酒，于是连连续杯，频频跑洗手间。喝啤酒就是这么奇怪，只要你上了第一次厕所，你就会忍不住拼命往里跑。

当我终于忍不住在洗手间呕吐的时候，听到外面有Cat拍桌子的声音："有没有搞错啊专吃我的，不玩了！"然后似乎有一阵哄闹的混乱。

我走出来的时候，发现麻将桌上已经换了人，Cat和波波不在包厢里，连王宁也不见了。

一起玩色子的女孩子告诉我，刚才波波和了Cat一盘大三元，清了Cat的底，Cat就发脾气要走，波波就哄着她出去了。王宁却是接了个电话出去的。

Cat这家伙真不让人省心，我赶紧拿着手袋走出去。包厢外不见他们的踪影，几个浓妆艳抹的女人靠在走廊上抽着烟，见我走过，均不怀好意地盯着我看。

我心急如焚地在大厅转了一圈也没见Cat，太阳穴开始隐隐跳痛。心念忽然一动，我往后面的别墅区走去，一边走一边摸出手机拨Cat的号。等待接通的瞬间我看到前方不远处的栅栏小屋门前有一对男女正在拥吻。那个黑白条纹T恤的背影不是波波是谁！

波波身形高大，完全挡住了怀里的女人，我只看到从他肩膀处露出的闪闪发亮的物体，那是Cat的水晶发夹。

波波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搂着她，一只手早就上下其中。小屋大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两人没有停下动作轻巧地闪了进去。

第64节：朝九晚五 第九章(6)

手机在这个时候接通了，Cat的彩铃叫嚣着冲进我的耳膜。

"爱情三十六计，只是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遥控器……"

我的头腾地大了起来，赶紧掐掉手机，扭头就走。在出口看到王宁匆匆走过来，见我脸色不妥，忙问我怎么了。

"喝多了，头有点疼。我想先回去了。"我意兴阑珊地说。

他一把扶住我的臂膀，关切地说："后面有休闲区，要不要找个房间休息一下？"

我盯着他的眼睛："我想回家。"

"那我送你吧。"

王宁一路把车开到我楼下，问要不要送我上去。

我摇头正欲下车，他却突然从后座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盒给我："上个月你生日的时候我还在美国，没办法为你庆祝，补上生日礼物谢罪。"

这个场景有点熟悉，我想起来第一次单独与他吃饭的时候，他就送一个施华洛世奇的水晶匙包给我，估计是Cat支的招。

"呵，你要做圣诞老人吗，这么喜欢送礼物。其实生日也就是平常日子，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这场景真熟悉，跟第一次吃饭时一样。"

王宁笑了："7月25日对我来说可不是平常的日子，多年前的这一天，有个天使来到了这个世界。哈哈。"说罢他盯着我，"另外，其实那次吃饭并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了。"

他眼里的炙热烫得我眉头一皱："哦？"

"还记得有一次Cat去找你拿Twins演唱会的门票吗？"

我想了想好像是有这么回事。那次Twins广州演唱会，罗杰他们是承办方之一，Cat问我要几张门票说是朋友有用。那天我正好和罗杰在体育中心打球，就让Cat直接到球场来拿。

"哦，原来Cat是帮你拿的门票啊。"我恍然大悟。

"公关手段，一个客户的女儿要的。"王宁哈哈地笑着，"那天你一身运动装走出来，青春逼人啊，呵呵。"

原来当时开车送Cat来的人是你，我倒是没注意。

第65节：朝九晚五 第十章(1)

第十章

01

时间很快来到九月下旬，广州依然是盛夏气候，天气炎热，气温高达30多度。

这天下午我开着公司的广本，带着新招的助理艾米到中信见客户。广州的路况十分糟糕，我几经艰难才把车开到中信地下停车场。

还不如打车来得省心呢，我心中暗自嘟囔。这个嘟囔的频率与我后悔没买车的频率是一样的。每次下雨天打不到车的时候，我就会懊恼地想为什么当初我不买车呢？！

本来买房子的时候，手头的积蓄交了首期，还够买辆十万档的小车，但是广州的路况实在让我犹豫，要知道我的车技实属一般，于是我便常常陷在买车还是不买车的焦虑中不可自拔。

我们要拜访的客户Mastons在52楼，中信的电梯十分平稳，但速度之快仍让我的耳膜十分不适。闻说年后我们公司也要搬到天河CBD来，我衷心地希望不要是中信。

由于我原来的公司及MMI GZ都设在环市东一带比较方正的写字楼，我也习惯了宽敞的办公环境，所以对这栋广州地标的内部格局无甚好感。

它的写字楼内部空间太过于封闭，且成环形结构，空气质量很差。因客户关系，这些年我没少往这里面跑，每次待久了都有缺氧的感觉。

Mastons的办公区也毫不例外，厚重的天花板和地毯将空间压缩得更加扁平狭小，空气中带着中央空调吹出的霉味以及各式材质的办公器具的混合味。

坐在大班台后面那位仁兄，西装革履，一条卡通图案的领带把脖子围得严丝合缝，我咽了咽口水，感觉越发的窒息局促。

"MMI的Yoyo Shen，久仰大名啊！"他把弄着我的名片，说着生硬的港式国语。这个Mastons历史上最年轻的HRVP（人力资源副总裁）司徒锦伦，36岁，是个在澳洲长大的香港人，我来之前已经了解过他的背景。

悉尼大学商科学士，墨尔本商学院EMBA，在国外从事了多年快消行业HR工作，去年受聘于Mastons香港，今年年初被派往国内，健谈，作风洋派。

这些都是我的朋友戴安娜告诉我的，她是一家外资银行南中国区人力资源副总裁，跟司徒锦伦是MBA的校友，听他说要找猎头合作，便推荐了我。

Mastons前身是广东大药房，成立于广州沙面。后迁往香港，成为香港大富豪旗下H记有限公司全资拥有子公司，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灵活的经营理念，在亚洲迅速崛起，成为家喻户晓的零售业品牌，现时已成为亚洲区最著名的零售商号。

Mastons一向以产品质量优越及不断推陈出新而深得顾客信赖，旗下产品系列包罗万象，务求满足各阶层顾客的需求。透过这项业务策略，Mastons得以在中国内地、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地区、新加波、马来西亚、菲律宾及泰国等市场奠定稳固根基，并继续进军其他国家的市场。至2003年，Mastons的销售网已分布在中国大陆的上海、广州、深圳、厦门、珠海、福建、北京、重庆、大连、南京、无锡、宁波、温州、长春、沈阳等地。

现今，Mastons在中国地区已拥有100余家连锁店。Mastons还在不断地发展、壮大。Mastons一直都能够冲破文化及地理上的界限，成功地将个人护理商店的经营模式拓展到不同的领域。快速拓展带来的势必是营运和店面管理人员的匮乏，这是今天我会坐在这里的原因。

为了缓和司徒锦伦的不自在，我用粤语开口说："我想我们可以讲粤语的。"

司徒锦伦明显一愣又一喜，马上换了粤语对我说："是吗？讲粤语好啊，怎么你是广州人？"

"不是，我上大学后才到广州来的，粤语说得不是很好，让你见笑了。"我笑着接话。

第66节：朝九晚五 第十章(2)

"没有没有，你的粤语讲得很标准，"他摆摆手笑了起来，"我之所以问你是不是本地人，不是因为你说得不好，是因为你长得太漂亮了，不像广东人，我原以为你是北方姑娘，哈哈。"

讲着粤语，我们交谈甚欢，可能是有Diana的介绍在先，司徒锦伦对我的态度比较友好，也颇为信任。

话题很快转入正题，我们互相介绍了各自公司的情况，看完相关Powerpoint后，我们交流了一下对业内动向的看法，对他提出的招聘需求我自然是按程序进行较详细的了解确认，然后就一些合作条款问题进行了讨论，很快彼此达成了一致意见，待我将项目计划书做好交过来，他满意后便可以签订合同。

从Mastons出来等电梯的时候，艾米很兴奋，小声对我说："头儿啊，这个司徒好像对你很有意思哎，服务条款都完全不跟你Argue，一下子就把半年的高级招聘包给我们。我粗略算一下，除了那几个难度高的，其他的平均做下来估计每个月起码有10万进账哎。"

我淡淡一笑："话不能这样说，人家信任的是我们的服务质量。要知道，我们接触的大都是外企的客户，这些HR有这样的意识，能够认可专业猎头的价值。改天带你去谈谈Local（本地的）的单子你就知道什么叫Argument了。"

的确，跟外企的HR打交道就是这一点好，彼此都明白猎头服务的价值所在，就事论事，条目清楚，不会出现不明就里的撒泼耍赖讨价还价一说。前期签合同谨慎干脆，人才推荐成功后付款也不拖沓。不像一些Local企业，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去招聘一个人，不理解为什么要付订金，即使迫不得已地签订了合同，也会伺机钻空子，要不跟人才私下商量把薪资报低以降低服务费数额，要不就要求将保证期延长至半年或一年，出现任何问题都要求全额退款，林林总总，不胜枚举。

像订金这一块，也是有学问的。外企方面，像Mastons这样初次合作的客户都要付订金，长期合作的信任型客户则不用，一般是每年签订一次总合同，划分好每一档职位的收费标准，实际操作的具体职位就按照标准走就行了。而Local公司则是无论是第几次合作，订金一定要付。

我们遇到过一些狡猾的客户，会同时找几家猎头公司签订合同，由于没有订金，哪一家先推荐到人就付款给哪一家，更有甚者，会恶意骗取人才资料，谎称我们推荐的人选不符合要求而停止合作，然后转给他们相熟的或是收费较低的猎头公司，由该猎头公司与人才接触，变成他们的推荐候选人。人才在工作面前有时候会选择屈服或沉默，这样的情况一旦被发现，该客户和人才都会列入我们的黑名单。

第67节：朝九晚五 第十章(3)

业内也自有信息共享的通道，高素质的人才都会很爱惜自己的羽毛，一般不会接受这样的方式，而他们跟猎头顾问的接触，也是有个人的评估标准的。好的信誉和素质就是我们的品牌，猎头这一行，靠的既是公司的品牌，也是顾问自身风格魅力的展现。犹如江湖中高手辈出，有人使剑有人用刀，各有各的招数和套路，各有各的风采。无论哪门哪派，诚信和职业道德是最基本的准则。

正想再趁机对艾米灌输灌输BD的经验，我的手机响了，一看，是梁衡的来电。

他的语气透着几丝兴奋，原来他几经周折通过朋友终于了解到那个从盛世软件出来的Raymond Shui的消息，这个人离开盛世后便在业内消失了，最近才出现在国内，目前好像正是在一家新加坡的风投集团任职，具体情况不清楚，但他问到了这个Raymond的电话。

我说师兄出马果然不同凡响，你不当猎头真是亏材料啊！

梁衡呵呵笑了几声，好了好了马屁就不用拍了，改天请我吃饭吧，电话号码你记一下。

我连声应允，一边进电梯一边重复他告诉我的手机号码，示意艾米帮我记下。

"对了，那这个人中文名叫什么啊，喂、喂……"

我喂了几声才醒悟过来手机在高速电梯里断了信号。

02

下到负二层停车场，我晃了晃手机依然没有信号，只好快步走去取车，准备出去再说。

走到转弯处见一辆黑色奥迪A8突然驶了出来，艾米忙拉着我往边上靠。

车子经过我身边时突然放慢了速度，车窗摇下，我看到了那双熟悉的清透细长的眼睛。呵，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萧东楼又露出他一贯慵懒的笑容："MMI搬这里办公了？"

我笑笑回答："不是，来见客户，准备取车回去了。"

他点点头，像想起了什么要对我说，又似乎意识到这样说话不礼貌，便扭头让旁边的司机先去停车，然后打开车门走了下来。

我才发现他今天居然穿着十分正式，银灰衬衣搭配暗红斜纹领带，一身剪裁优良的深色三扣西服挺括贴服，使他看起来非常职业，且气度不凡。

尽管如此，我还是有点忍俊不禁，因为此刻的他实在是跟我前两次见的模样、装扮和状态都大相径庭。

艾米突然扯了扯我的衣袖："头儿，不如我先到车上等你吧。"说罢眨眨眼，接过我的车钥匙快步走开了。

这小鬼头！我暗斥了一句，对萧东楼解释道："我的小助理艾米。"

"挺活泼的。"他微微颔首，手又插进裤兜里，"对了，我们公司近期在招聘上有些需求，找个时间谈谈。"

"哦，好啊。"我拿出一张名片递过去，"既然要谈公事，那就多多指教。"

第68节：朝九晚五 第十章(4)

他接了过去，也摸出一张名片递给我。

我端详了一下，亚白压纹卡纸设计得素雅大气，上面印着：天下机构（中国） 执行董事 萧东楼。下面是京沪广三地的Office地址和电话。

我对天下机构这个名字没什么印象，礼貌起见也不好翻到名片背面细看，我只好把名片放进公文包，顺便问他："你看是我给你打电话约时间还是等你来电？"

"我找你吧，最近出差比较频繁，时间难以确定。这刚从北京回来，就直接从机场被拉回公司开会了。"他无奈地耸耸肩，用了一个拉的字眼，说得自己跟牲口似的。

我不禁莞尔："怪不得一身的西装革履，我都快不认识你了。"

"呵，职业所需，没办法。"

"看来是海群的面子不够大嘛，婚礼都没见你穿这么正式。"

"那你就错了，穿休闲装才表示我重视。正装对我来说是制服，我想没人愿意工作以外的时间还穿着制服的。"

我理解地点点头，看到他的司机已经拎着公事包在不远处等着，便跟他告别："那没事的话我先走了，等你电话。"

他笑着扬了扬手不再多言，往电梯间走去，司机毕恭毕敬地跟了上去。

我回到车上，艾米正笑嘻嘻地看着我："头儿啊，我知道你为什么老拒绝药王了。"

药王指的是王宁，他送花到公司追我的事我的组员都知道，因为他姓王又是从事医药行业，她们便给他改了这么个绰号。

我瞟了她一眼，没答话，开始发动汽车。

她又说："原来我还觉得药王挺青年才俊的，今天一看才知道真是山外有山啊。刚才那个比他帅多了，而且一看气势就不一样。我要是

你，也喜欢这样的。"

"胡说八道。"

我骂了一句，故意板着脸："他啊，就是普通朋友，迟点可能会变成客户。回去可别乱嚼舌头啊。"

"哎呀，哪对情侣不是由普通朋友开始的，真的，头儿，我觉得你们两个站一起，真配！"这小丫头越说越高兴，"啧啧，猎头从业五大好处真的是一点儿都没说错。"

"什么五大好处？"

"你不知道啊，这是我们几个私底下总结出来的，待我一一说给你听，就是：一、当然是会有一份不错的收入，提高生活质量。二、了解大量企业的用人之道、经营之道，以及别人的成功经验，大有裨益。三、使自己的素质不断提升，成为高级白领、骨干和识人的人精，简称白骨精。四、工作有挑战性，能跟平时很难见到的职场高人打交道，获得一个真正有含金量的人脉圈子。五、不用担心失业，因为丰富的资源将助你至少将自己猎掉。这个猎掉除了表示工作，当然包括把自己推销出去，找到个好归宿啦。"

第69节：朝九晚五 第十章(5)

我看着她摇头晃脑的样子，无奈地笑了："看来我平时真是对你们太好了，没大没小的。"

想到还没给梁衡回电话，我不再跟她起哄，赶紧戴上耳机，拨通了梁衡的号码。

"喂师兄啊，不好意思刚才在地下停车场收不到信号。我想问一下，这个Raymond中文名叫什么。嗯，什么？……他叫萧、东、楼？！"

03

天下机构（中国），全称为天下创投有限公司，是新加坡著名国际风险投资集团UGVC在华分支机构，成立于1999年，总部设于广州，在北京、上海均设有办事处。UGVC一直活跃于欧美区域，多年来不为亚太地区熟悉。

1999年，UGVC改变全球投资策略，将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天下（中国）便是UGVC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天下（中国）采取资金增长和收购模式，致力于在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协助优秀的创业者共同创建世界级的高科技企业，主要投资集中于金融、信息服务、通信等领域，甚至包罗娱乐业、房地产和生物化工，但却独独没有当时最热的软件行业。

天下（中国）当初成立的两年内业务发展迅猛，向中国蓬勃发展的创业公司投资过亿美元，其掌舵人谭剑铭手段辛辣，目光犀利，从业界相传其为UGVC在中国机构所取的名字"天下"二字，就可看出其人的野心和张扬。但是令人意外和遗憾的是，在天下（中国）风头最盛的2002年，谭剑铭意外辞世，UGVC突然宣布撤销其所有在华办公机构。关于谭剑铭的死因，网上传说纷纭，却并无最正式的官方证实，为此又蒙上了些许神秘色彩。

2006年底，UGVC再次高调宣布其在华机构天下（中国）的重新成立，新的掌舵人手法狠准稳，投资策略却极其低调，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将之前在中国投资的40多个创业公司通过资源整合，砍掉了几乎一半，甚至其中已有10多家所投公司公开上市的也在并购之列。据业界猜测，这正是有大动作的前兆，最近几家互联网关键技术的大公司动向扑朔迷离和某世界五百强零售行业的资金动向甚至传说会与此事有关。

我细细消化着网页上的这些关于UGVC和天下（中国）的资料，陷入了沉思。怪不得我并不熟悉，原来天下（中国）在我进入猎头行业之前就已经叱诧风云，又迅速分崩离析。它的消失和重现都带着那么神秘的色彩，令人捉摸不透。

而萧东楼，这个天下（中国）的新任掌门人，网上对他的报道几乎为零，他到底是什么来头啊。他从盛世软件出来后便在业内消失了，看他的样子比海群还要年轻，也就是三十不到的年龄（当然，有些男人看样貌判断年龄也不太靠谱），他究竟经历了什么，然后又怎么会出现在投行的圈子里。那么冷漠孤傲又自由散漫的一个人，居然是UGVC的中国区掌舵人。行事作风如此低调，潜藏的业务扩张却又如此来势凶猛。

第70节：朝九晚五 第十章(6)

想当初在晴晴的婚礼上和他一度交恶，令我竟然完全失去了职业敏感度，后来几次接触下来居然都没有问一下他是干什么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找了一大圈的Target人物，居然早已出现在我的视线里面。

沈鱼啊沈鱼，你这次真是失策。

然而，不知为何，我从一开始就似乎很不愿意跟他有公事上的牵扯，想不到现在我却必须要去跟他谈挖角，一时间心里竟有几分怪怪的。而且从业以来头一次感觉到心里十分没底，似乎有预感他会让我狠狠地滑铁卢一把。

想起那天在晴晴家里，他说出我写的是个沈字，委实吓了我一跳。

纵观全程，也没见他有什么破绽，他到底是怎么知道的，我不相信什么读心术，他也当然不会有透视眼。

晴晴和海群后来也分别玩了一次，他都准确无误地说出答案，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海群要他公开魔术的奥妙，他也只是故作神秘地说，佛曰不可说。

后来送我回家的路上，他见我沉吟不语，便问我是不是还在想之前的游戏。

我说是的，在想你的破绽在哪里，你一定有办法在过程中看到我写的字。

"呵呵，就不信我真的会猜心。"他笑说。

我摇摇头："不信，除非你现在能说出我的生辰八字。"

"生辰八字不敢说，星座倒是能猜一猜。我想你的太阳星座和上升星座应该一个在火相，一个在水相。"

我心中一跳，做猎头以来我对命相星座都有所涉猎，自然明白太阳星座和上升星座的意思。重要的是，他说对了。

"更大胆一点猜想，应该是狮子和天蝎的可能性比较大。"他看了我一眼，笑着补充道。

"为什么会是这两个？"我问。

他微笑："看来我说对了？"

我不置可否地抿抿嘴。他接着说："有一种人，心中有伤痕，却不屑于展示给别人看。天蝎座的人最善于掩盖自己的真实情绪，聪明，神秘，固执己见。狮子座的人则十分开朗，乐观自信，善于交际。狮子的热情能够冲淡天蝎的阴郁，而天蝎的冷静又中和了狮子的张扬，使之变得沉稳。"

他笑着看了我一眼，又补充了一句："你天生就该吃咨询这行饭的。"

我不禁笑了。

"好吧，算你说对了。看来我没有入错行，这值得庆幸。不过我还是对刚才的游戏持怀疑态度，我会找到破绽的。"

车子停在我的公寓前，我拉开车门，想了想，回过头对他说："伤痕一说，我想，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自认为沉重的苦难和创伤。你也不会例外，从这一点来讲，大家都是同一类人。"

他看了我一瞬，似笑非笑："也许吧。"

04

第71节：朝九晚五 第十章(7)

也许吧，也许吧。我摇摇头，这个人有着超乎年龄的沉稳淡定，甚至带点莫测高深的感觉。那张云淡风轻的面孔下，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我想无论如何我都应该跟他好好谈一次，起码当为了我的工作。

"什么活这么重要啊，周末的夜晚还挑灯夜战？"维维拿了个苹果进来给我，见我蹙眉苦恼的样子，不解道。

她最近手头没什么工作安排，就接了些当地的Tshow和广告来做，倒是挺轻闲，自然见不得我的忙碌。

我正想找人诉说，便把如何拿下江川集团的Case，和怎么认识萧东楼的事情通通跟她讲了一遍。讲完自己都觉得这些事情交杂在一起，有说不出的奇怪，曲折巧妙疑惑之处似乎像电影桥段一样。

"你说我要不要去挖他，能不能挖得动他？"我问维维。

维维咬着苹果想了想："我觉得要，你看你这Case来得这么奇妙，找了那么久都找不到的人又是这么奇妙地出现在你面前，证明是天意如此啊。"

说罢维维又似笑非笑地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看得我莫名其妙。

"怎么了？"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她突然凑过来一把抓住我的双肩，提高了声调："鱼啊鱼，你这回完了，凭我李维维纵横情场多年的经验，我有预感，你的真命天子出现了！你这次要中招了！"

我被她的惊乍吓了一跳，哭笑不得："鬼扯吧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人这么傲，我烦他还来不及呢。"

"狡辩！你是当局者迷呀。你说咱俩都认识多少年了，我还不知道你，瞧你刚才说起跟人家秉烛夜话的表情，啧啧，多小女儿态啊，连人家说过的话都记得一清二楚。"

我抓起枕头作势打她："秉你的头啊，那是我天生记忆力好。"

"哼哼，走着瞧吧，我的预感超灵的。哎呀我的型秀决赛开始了，不跟你说了。"

维维不再听我的争辩，心情颇为愉快地把客厅的电视打开。

电视喇叭开得很大，我听到有参赛者正在唱着李宗盛的《鬼迷心窍》。

是鬼迷了心窍也好，是前世的姻缘也好，

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

霎那失神。

想起那晚和萧东楼谈到罗大佑谈到李宗盛，自然也谈到了这首歌。

我说你知道我最喜欢里面的哪几句吗，他笑了笑说，是不是前四句？那也是我最喜欢的。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

平凡的心拒绝再有浪潮，

斩了千次的情丝它断不了，

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

05

周六我考虑了一天，终于还是鼓起勇气拨通了萧东楼的手机。

我跟他说我手头有一个职位想跟他谈谈，怕他下周就会又出差去了。

第72节：朝九晚五 第十章(8)

他哈哈大笑，说的确的确，我周一就去香港了，明天中午我还有点时间，不如一起吃午饭吧，看看沈大小姐有什么好工作介绍给我。

我见他语气并不抗拒，心里不由得多了几分把握，于是约定周日12点在东风广场的向日葵西餐厅见面。

席间，萧东楼听我介绍了职位和东家的信息后，沉思了一会儿，问："你说的这个东家是不是江川？"

我笑着点头，虽然一般我们不会轻易把客户的实际名称告诉初步接触的人选，但对于萧东楼，我觉得还是直接点好，直觉上我觉得我可以信赖他。所以我把情况讲得非常详细，像他这样的行内人，怎么会猜不出来呢。

他点点头，沉吟着："能开出这样条件的公司不多，看来江川这次是决心要大动作了。"

"那你要不要试试？"我试探着问，虽然对他的履历还不是很了解，从天下（中国）的业务形态和发展势头看来，他应该会是很符合江川集团要求的人选。

萧东楼抿了口红酒，对我微微一笑说："我其实进入投行的时间不长，不一定胜任他们的要求。最重要的是，目前我还不想动。"

我心中暗叹一声，不甘心地追问了一句："可能是我说得不到位，或者你尝试跟他们的高层接触接触，了解更多一点再做决定会不会更客观？"

他笑了笑，少有的认真："不不，不是你的问题。你很专业，分析的情况也很到位。是我个人的原因。"

如果人选跟你说个人原因，就是基本上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我不愿死缠烂打，深吸了一口气后，决定把我的目标转移到眼前的芝士焗纽西兰蚝上。

"嗯，好吧，看来我要重新努力了。不过还是谢谢你能抽空出来。"

"放心，我知道规矩，刚才的谈话一定会保密的。不过，"萧东楼看着我，"其实我倒是很有兴趣想知道你是怎么能拿下这个单子的。不知道这涉不涉及MMI的商业机密。"

我想到在星巴克和状元坊接到岩井森电话的情形，轻笑起来。

"谈不上什么秘密，只不过说起来我也觉得奇怪，你知道的，我会日语嘛，所以跟他们的前期接触还算顺利，但我并没有太大把握，毕竟有好几家对手在竞争，比我资深的顾问大有人在。"顿了顿，我又说："后来，我针对他们的需求提了点个人的想法，呵，或者说是做了个比较天马行空、剑走偏锋的方案，然后那边就说江川良要见我，跟他谈完后没多久，他们就把合同送来了。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

萧东楼点点头，若有所思地盯着我看了几秒，忽然有所了悟地自顾自笑了起来，不知是否我敏感，他的笑容里仿佛带着些许凄恻。

我抿抿嘴有些许尴尬："怎么，我拿下这个Case就这么好笑吗？"

他赶紧摆摆手，拿起餐巾擦了擦嘴道："不是不是。江川良是个很有魄力、喜欢不按牌理出牌的人。他会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事实上，你也是个很称职的顾问，你做得很好啊。"

我喝了口红酒，摇摇头自嘲道："好什么呀，项目进展了快两个月了，没有太大起色。"我盯了他一眼，"好不容易发现条大鱼，还不愿意上钩。"

"呵呵，虽然这条大鱼不上钩，但也许他可以帮你钓鱼嘛。"萧东楼注视着我，嘴角含着一丝笑："我可以帮你找到更合适的人选。"

第73节：朝九晚五 第十一章(1)

第十一章

01

萧东楼的话，我以为是客套话，没有放在心上。没想到一个礼拜后，我接到他在香港打来的电话。

他让我找一个叫大卫赵的人，此人目前是上海一家瑞士投行的副总裁，之前担任过雄特尔投资部亚太区投资副总监，更先后在花旗银行、Lazard Frères，及纽约的金融软件供应商Infinity Financial Technology工作。这样的背景情况听起来十分符合江川方面的要求。

萧东楼说大卫目前有变动的意向，但他为人低调谨慎，若非萧东楼跟他私人关系不错，他是不会愿意随便接触第三方的信息。

我酝酿了片刻，拨通了赵大卫的电话，他正在开会。两小时后他回复过来，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他同意把履历发给我，让我跟江川那边进行沟通。

事情的进展仿佛突然由弯道拐入直路，开始变得顺畅起来。我整理了大卫的推荐书给岩井森发过去后，第二天下午便接到回复。

岩井称他们对大卫的情况非常感兴趣，希望十一长假过后能尽快安排时间面谈，而且最好是直接安排在江川集团的上海公司，那边会有同事跟进，当然也希望我能在场。

我征询了大卫的时间表，确认他10月8号到20号都会在上海。于是我征求丽莎的意见，希望她批准我到时先飞到上海跟大卫进行一次当面沟通，然后安排他跟江川方面的会面。

丽莎喜上眉梢，几乎是从椅子上跳起来打电话让行政上帮我订机票。挂了电话她想了想对我说："你看要不要我和你一起过去吧，你一个人是不是不好办。"

我尴尬地笑了笑："江川那边只提到让我去跟进，他们规矩挺多的，加上又都是日本人，可能会不习惯这样的做法。"

丽莎翻了翻她那双白多于黑的眼球，可能想到自己语言不通去了也的确没用，只好悻悻地追问我："那依你看这个人选中标的成数有多少？"

"从初步沟通来看各方面条件都比较符合江川的要求，而且人选也有兴趣，接下来就要看双方的沟通如何，你知道，太多细节需要Confirm（确定），我不敢掉以轻心，当然，把握还是很大的，毕竟这么久他们才看中一个，应该也不会轻易放弃的。"丽莎被我说得情绪高涨，得意扬扬地拍着我的肩膀说："我就说嘛，当初第一次跟你面试的时候就知道你是员福将，这个单子要成了，我们可就在业内吐气扬眉了。"

第74节：朝九晚五 第十一章(2)

02

长假过后，我以最快的速度飞到了上海。

MMI上海Office的GM（General Manager，总经理）欧雷让他的司机小陈把我从机场接到了浦东宾悦国际酒店，他们帮我在这里订好了房间。

晚上，欧雷带着上海猎头部的几位同事和我共进晚餐。席间上海的同事都非常热情，纷纷提出要我交流经验心得，我发现原来我操作江川集团的项目已被传为佳话。

欧雷说我在上海逗留期间，他会安排专车供我调度，有什么需要均可以向他提出。另外他更毫不讳言对我的欣赏，半开玩笑地说如果迈克肯放人，他很欢迎我到上海Office来。

我尴尬地表示了我的谢意，对场面的热烈感到几分惶恐和紧张，毕竟，我这一单还没有最后成功。

饭后回到酒店，我联系了大卫，告诉他我已在上海，并约好了第二天下午在天庭咖啡厅见面详谈。

天庭咖啡厅位于金茂君悦酒店56层，环境和服务都一流，并号称是世界上房顶最高的咖啡厅，因为从这里可以直接向上望到金茂的88层的屋穹，极具视觉冲击力。

我和大卫坐在角落的沙发里，交谈得十分愉快。大卫比我想象中更沉稳干练，多年的投行经验培养了他良好的职业素质，思路严密，谈吐优雅。我对事情的进展又多了几成把握，如果大卫顺利通过江川的面试成为其大中华区的掌舵人，在业内将会是个爆炸性的消息。而制造这个炸弹的人，是我。

想到这一点，我心里还是不免小小地激动了一下。兴奋的同时脑海中闪过萧东楼的脸，这一战若能成功，他才是居功至伟，我该如何感谢他呢。

当晚江川集团上海总裁助理藤冈浩一给我打来了电话，这是岩井森交代的，我来上海之前跟他通过气。

藤冈说希望能把面试安排在后天上午，并说江川良目前在日本，这一次的面试他不会参加。只要人选通过了初试，江川良才会接见他，做最后的决定。我跟大卫确认了时间上没问题后就跟藤冈敲定了细节，届时我也要一同前往。

这一切都安排妥当后，我的心情才稍微放松下来。后天面试，这意味着我多出了一天的空闲，我突然变得无所事事。

我在上海的朋友不多，以前跟着保罗来上海做项目时认识的几个客户交情算不错，这几年彼此都还保持着商务上的问候往来，他们偶尔来广州我也曾尽过地主之谊。

虽然他们经常说让我到上海一定要找他们，我却不想轻易打扰。有几个大学同学毕业后来了上海发展，也是仅限于MSN和QQ上偶尔碰到的寒暄问候。

我实在是个怕麻烦的人，不愿意麻烦别人，想别人也不一定愿意应酬我。而今再也不是个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年代了，不是吗?

第75节：朝九晚五 第十一章(3)

当晚我睡得并不踏实，杂梦连绵，翌日不到七点就醒了，在床上躺了半个小时，确定自己无法再入睡后，我便爬起来打开手提电脑上网。

我收了收邮件，回复了几封重要的，便看到组里成员的MSN接连上线，一看时钟，不到九点，这帮家伙还挺自觉。我跟她们沟通了一些工作上的细节，交代了些任务，又让维姬转告丽莎我这边的项目进展顺利，大概后天回去。然后我又浏览了常去的几个人才网站和专业论坛，再上几大中文网阅读了一些在线小说，很快就到了中午。

我决定出去找点吃的，顺便看场电影。

我喜欢看电影，尤其喜欢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感觉。于无边的黑暗之中，感受那些或简明或繁复的意象，解读着别人的故事，世界在刹那间脱离了残酷的现实，离我遥远而亲近。

于是打车来到正大广场，我知道这里的八楼就是大名鼎鼎的星美影城。屏幕上显示正在上映的新片是《虎胆龙威4》和《色戒》，已近花甲之年的布鲁斯威利斯早已不是我当年心目中的孤胆英雄，而《色戒》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内上映的版本我毫无兴趣，还是等年底去香港的时候再看原版吧。我百无聊赖地准备离开却意外地看到旁边的数码迷你厅正在放杜琪峰的系列片回顾，看看时间，接下来要放的是刘德华和郑秀文担纲主演的《龙凤斗》，这部戏2004年上映的时候我恰巧错过了，想不到可以在电影院补上，真是意外之喜，于是我便买了票，在肯德基随便填了填肚子，便匆匆入场。

说实话，一向对文章或唱片或影视的题目极其挑剔的我，如果不是出于对老杜的信任，是打死都不会对这个片名有兴趣的，但是老杜、刘德华、郑秀文的铁三角似乎是无懈可击。

影片是我喜欢的斗智类型，银河创作组在这方面的才华永远都不会让我失望。出于对老杜电影偏执的热爱，之前所有的故事简介我一

概视若无睹。刘德华和郑秀文的默契似乎已经到了天衣无缝的境界，表演已经变得没有痕迹，在对仗工整得令人发指的双线交替中，古龙式的镜头语言再次淋漓尽致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闹啊闹啊，夫妻斗智。一模一样的手段，一模一样的方式，最后技高一筹的刘德华还是坐享渔翁之利，接下来在古董店登堂入室取人家的戒指，然后在瞬间戒指在两人之间几易其手，雪茄店、红酒店的无间合作，让影院里惊叹声和爆笑声不绝于耳。俩人本是恩爱夫妻，离了婚女人欲再嫁，男人就来偷珠宝破坏婚事。喝完红酒，去各自的单身寓所，俩人又开始做同样的掩饰，来证明自己单身后依然有着大量的异性交往，令我第一次静止的是刘德华放在床头的那杯水。

第76节：朝九晚五 第十一章(4)

斗啊斗啊，夫妻同心。在家里玩扑克，在马场赌赛马，在狗场赌赛狗。赛马的时候有一个小细节，三场马男人赢了前两场，第三场因为接近而需要靠看录像做技术性判断，女人居然忘形地帮男人叫着他买的那匹马，赢了之后兴高采烈一屁股坐在男人怀里大声叫道"我都说我旺夫了"，随即醒悟。男人微笑不语。赛狗的时候男人故意输给女人，依约回答她关于珠宝线索的15个问题，可是女人居然不自觉地问了许多关于男人离婚后的生活。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女人可爱的无赖，总是提及我还有一个问题可以问，而男人宽容地微笑。

真啊假啊，夫妻情真。女人装作绝症血癌想套问男人的感情真相和那件绝世珠宝的下落，男人焦灼后识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自己也得了血癌。女人为之气结。男人告诉女人，之所以两年前离婚就是因为发现自己得了绝症，而他只想把自己最好的留给她。女人哭了，观众也静了。可这时男人笑了。于是全场爆笑。

男人失踪了，留下所有的财产给女人，使其一夜间成为香港女首富。为逼男人现身，女人再为珠宝而嫁，果然电影的第一幕重演，珠宝再次失窃，女人在相同的地点找到线索，看到男人的背影，取到了珠宝。

女人笑了，因为她相信了男人还活着。男人也笑了，因为女人笑得安心，不过是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是在公墓的墓碑上。

电影总会在灯亮起来的时候散场。

我随着人流走出影厅，眼角有着微微的湿润。坦白说，这不是一部成功的电影，但它依然感动了我。

最令我动容的一幕，是女人打给男人问他在哪里。男人说你只能问一个问题，想清楚到底是问珠宝的下落还是我的下落。

突然凝滞的气氛中，女人坚定地说：你在哪儿？男人微笑着挂了电话不再言语，所有的答案都在他的笑容里。

犹自沉浸在感动的余味中，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按下接听键，我竟然听到了萧东楼的声音。

"悠悠，你在上海吗？"

03

我举着电话，慌张地四处张望，不是这么巧吧，在上海看场电影也能碰到他?

"你怎么知道？你在哪儿？"

"我也在上海啊，过来处理一些分公司的业务。刚才接到探子回报，说有个女猎手，到上海猎人来了。"

他语气轻松，我稍微冷静下来，顿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我想如果我没猜错，这个探子一定姓赵，名大卫。"

他在那端呵呵一笑："女孩子太聪明就不可爱了。怎么样，晚上如果没有安排，我请你吃饭。"

回酒店洗了个澡换了衣服，六点半的时候他来电话说快到酒店门口了，我便下楼去。

第77节：朝九晚五 第十一章(5)

走出酒店大门，看到一辆铁灰色路虎静静地从旁边滑了过来，萧东楼在车上笑意淡淡。

我拉开车门坐进去，只见他穿着黑色立领拉链长袖T恤，石墨蓝牛仔裤加休闲鞋，头上还压了顶米色棒球帽，神清气爽，又是我没见过的模样。

我下意识地看看自己身上的正装衣裙，因为是来出差，我没带休闲衣服，只好打趣说："看来我的级别够高的，萧总穿得这么休闲。"

"可不是嘛。"他轻笑着把车开上了内环，问我，"想吃什么菜？"

"都行，我不挑食的，只要不是辣到飞起。"

"好，带你去吃好吃的。"

车子一路在车流中穿梭，萧东楼显然对上海的路况非常熟悉，半个小时后我看到锦江饭店的轮廓在车窗外一掠而过，然后车子就拐进了一处绿树掩映的旧街道，再往前开了几十米，萧东楼把车停在路边，领着我走进了旁边的弄堂。

弄堂里曲折深长，路面不是十分平整，几盏昏黄的路灯挂在墙边，沉默不语。

我的高跟鞋走起来有点不便，萧东楼走在前面，回头跟我抱歉说路不是很好走。我耸耸肩说没关系，我知道越是不起眼的地方，越会藏着经典，而且我相信，跟着你有肉吃。

他闻言哈哈一笑。

大概走了100米，我们来到一处门户紧闭的人家，走进去才发现里面别有洞天。

小小的庭院，中间是外墙爬满藤蔓的旧式两层小楼，屋檐下垂着一排黄色油纸灯笼，随风摆动，影影绰绰，几处打开的小窗户透出撩人的灯光，话声细碎。

有几拨人坐在庭院一角，似乎在等位，看到萧东楼带着我长驱直入，无不瞪大了双目，似有不甘。

房子内部装修得非常素雅，但空间非常狭小，大概只有三四十平米的样子，摆了四张圆桌，坐满了食客。食客们很安静地进餐，低声交谈，看容貌打扮，似乎都有些身份。

我发现至今为止我都没有看到服务生。

萧东楼示意我上楼，木质的楼梯发出吱呀声响，楼上格局与一楼无异，只不过桌子换成了四人的长形小桌，两边的椅子也换成了两人位的。除了尽头靠窗的那一张，也都坐满了人。我们自然是坐到那张桌子里去。

刚一落座，就过来一位胖婆婆跟萧东楼打招呼，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萧东楼跟她说了几个菜名，她乐呵呵地点头答应，临走前还看了看我用上海话不知对萧东楼说了句什么，我只听到了有类似咩咩的发音。

萧东楼笑笑对我说，阿婆夸你长得水灵。

"哦，"我想说你带过几个女孩子来啊，又觉得此话稍嫌轻佻，只得尴尬地笑笑问："你怎么会听上海话？"

"经常跑这边，简单的几句还是能听懂的。"

第78节：朝九晚五 第十一章(6)

萧东楼告诉我这一家私房菜从来不做广告，靠的是口碑相传，除了出了名的好吃，更是出了名的拽。桌位不多，不接受预定，且每天只营业三个小时，从晚上七点到十点。因此经常有人下午三四点便来排队，等到七点开门营业的时候往往门外已经排了好长的队伍。

"那你是怎么留到这张桌子的？"我很好奇。

他弯起嘴角："这里的老板欠我一个人情。"

菜很快就端上来了，不出所料，尽管菜色还是传统的本帮菜，味道却十分不一般，令人赞不绝口。

萧东楼很照顾我的口味，除了点了响油膳糊、百叶节烧肉、毛蟹米糕这些口味偏重的名牌外，还点了几样店主自创的清淡小品，如葵花双笋、玲珑白菜、凉拌银条。

"看来你很喜欢吃这道菜。"萧东楼见我频频朝膳糊下筷，不禁笑说。

我看着他点点头："关于膳糊，有个小故事。"

"哦，愿闻其详。"

04

"有个南方女孩，在她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第一次来到上海。她大学念的是外语，经常担任一些交易会的翻译工作，所以当时就被一家潮汕的民营陶瓷企业聘作兼职，跟他们来参加上海华交会，担任翻译，为期半个月。"

"他们住在南京路附近的酒店里，她和另外一个女学生翻译住一个房间。当时应该是三月份，上海的天气非常寒冷，且阴雨连绵。她们带的衣服都不是很御寒，每天出门都冷得直打哆嗦。由于开馆的时间正是上班高峰期，她们只能跟许许多多的上班族一起挤地铁。每天都被地铁工作人员跟塞行李一样塞进车厢，夹在人群中完全不能动弹。

然后在同样冰冷的会展中心度过忙碌的一天，傍晚时分再灰溜溜地回来。

"老板对她们不错，每天晚上都带她们下馆子，但是这个女孩子吃不惯上海的饭菜，每天都吃不饱。她去买面包片，想要咸味的，但无论她用标准的普通话怎么问，售货员都爱答不理，顶多用上海话嘀咕几句，她又完全听不懂。这是这个女孩子第一次独自来到异乡工作，各种因素都令她感到十分不适，甚至是非常沮丧。她热切地盼望着会展结束的到来，这样她就能回到她熟悉的城市，吃到她朝思暮想的食物。

"会展的最后一天，她不知道吃错什么东西，上吐下泻，虚弱得一塌糊涂。反正是最后一天了，事情不多，老板就让她在酒店里休息，然后所有人都去了会展。

"她躺到中午的时候，迷迷糊糊地感觉到有个人从身后抱着她，还亲了她的脸一口。她惊醒过来，看到那个人是潮汕老板的儿子，一直都对她有意思，常开她玩笑。没想到他居然从会展溜了回来，还爬上了她的床。

"她勃然大怒，又惊又怕，从床上跳下来缩到一角，大声斥骂对方想干什么。对方可能被她的激动吓到了，紧张解释说只是关心她想回来看看她怎么样了没有别的想法，然后就慌张地走了。

第79节：朝九晚五 第十一章(7)

"这个女孩子气得瑟瑟发抖，感到万分屈辱，她害怕那个人会再回来，就匆忙地逃出了酒店。她漫无目的地在街上乱逛，身体的不适完全被愤怒掩盖，她只感到满肚子的委屈和彷徨，眼泪更是止不住地一直往下流。她一遍又一遍地搓着被侵犯的脸颊，直到快把那里蹭掉一层皮。

"不知道走了多久，天已经开始黑了，她感到饥寒交迫。由于匆忙从酒店出来，她身上带的现金很少，大概只够吃碗面条。她看到前面有一家吴越人家的饭馆，就走了进去，点了一碗膳糊面，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一边吃还一边流眼泪。

"她发誓，那是她长这么大吃过的最好吃的面条。"

"故事讲完了。"我看着萧东楼，他也正看着我，眸子里亮晶晶的。

"这个女孩子很勇敢。我想她现在应该吃得惯上海菜了。"他笑着说。

"不但习惯，还逐渐喜欢上了。随着她来上海的次数越来越多，就连对这座城市一些负面的印象，也在慢慢改变。可惜她一直没能好好找个时间，认真看看上海的景色，那些她曾经无心错过的风景。"

萧东楼略一沉吟："择日不如撞日，吃完饭我们去坐游轮吧。正好我也一直没有认真观赏过夜色中的外滩。"

黄浦江两岸巍峨矗立着50多幢各式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建筑，虽然风格各异，整体轮廓却惊人协调。在游轮上极目远眺，只见各色彩灯交织辉映，流光溢彩，衍生出古典与现代完美结合的雍容气势，每一寸都在诉说着十里洋场的那些繁华往事。

夜色温柔，我和萧东楼站在渡轮二楼的甲板上，听着旁边乐队演奏的音乐，看着外滩一派盛世繁华风光， 一时安静无语。

海风清劲，飞扬着我的衣袂和长发，站久了就感觉有些微凉，我不自觉地缩了缩脖子回头看他，他也正在看我，神情略有怔忡，却在一瞬间迅速换上了一丝浅笑："冷了？"

我轻轻接过他递过来的黑色风衣，道了声谢谢，顿时明白上渡轮前他把自己的风衣从车里取出来的用意。

我把风衣披上身上，裹住自己的同时仿佛也裹住了某些突然萌生的情绪。此情此景，让我有几分不自在，什么滋味却又说不上来。

他看了看我，突然问了一个很跳跃的问题："为什么会选择念日语？"

我愣了一下，解释道："我大学念的是英文，日语是中学时学的。当时我们市里和日本神户建立了友好城市，学校便开设了日语课程，我糊里糊涂地就报了名。小孩子学语言快，加上曾经作为交换学生到神户留学了一年，日语关就完全通了。我这人理科太差，就嘴皮子好使点儿，所以后来大学志愿就报了英文，想着也算是掌握两门外语好出来谋生嘛。"

第80节：朝九晚五 第十一章(8)

"对了，你不也懂日语吗，上次还帮了海群一个大忙。你是怎么学的？"我想起了在晴晴的婚礼上，他帮海群找出藏在书柜中那只红鞋的一幕。

他看着我，深邃的眸子里微光闪动："呵，碰巧刚好知道那个单词而已，我其实懂得不多。"说罢他专心凝望对岸，似乎不愿就这个话题多谈。

我蹙眉不解，也只好沉默。

回到酒店的时候已接近零点，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人，十分安静。当指示灯即将跳到我住的楼层时，他侧过头对我说："早点休息，晚安。"

"你也是。"

我笑着点点头走出电梯，径直前行，一道若有若无的目光似乎在我身后萦萦绕绕。当电梯门发出滑动的声响，我终于忍不住轻轻回头。

那双眸子藏在帽檐的阴影中，轻抿的薄唇和下巴的轮廓惊鸿一瞥，很快便消失在闭合的电梯门后。

翌日我陪大卫到江川集团上海公司，岩井森也过来了，他和江川集团的几位高层一起跟大卫谈了两个小时。

按照惯例，我回避了，没有在场。

之后他告诉我他们对大卫的印象很不错，会马上向江川良汇报意见。不出意外的话，会尽快安排下次的会晤。

大卫也在第一时间跟我通了电话，含蓄地告诉我双方谈得还算愉快。

我很欣慰。事情既然已经进展到这个程度，接下来我的角色就不那么重要了，等江川良和大卫进行详细沟通后，如果双方达成一定共识，需要谈到Package（总体待遇）问题的时候我再介入比较好。另

外，我也实在放不下组里其他项目的情况，于是决定先回广州，有必要时再过来。

坐言起行，我马上订了当天晚上回广州的航班，在虹桥等待登机的时候我给萧东楼发了条信息，告诉他我马上就要回广州，感谢他在江川一事上对我提供的帮助及昨晚的陪同，等他回广州我再请他吃饭致谢。

很快他的短信就回了过来，上面只有一个字：好。

我不禁摇头轻笑，当然，我已不再是婚礼上那个挑剔冲动的沈鱼，对于他的反应也不会再介怀。我已明白，他就是这样的人，时而冷漠时而热情，时而爽朗时而深沉。

这个人呐，总是这么一副从容淡定、宠辱不惊的样子，以至于我有时候忍不住好奇地想，到底这世上还有什么事会令他动容失态呢？而更让我疑惑的是，无论他表现出他的哪一面，我仿佛都能感觉到他的真诚，没有任何理由的。

第81节：朝九晚五 第十二章(1)

第十二章

01

"哎呀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快抽筋了。"

Cat手掐着腹部从Sit-up机上下来，龇牙咧嘴地喊痛。方雯在旁边见状连忙过去帮她揉着："都说不能一次做这么多个了。"

"小雯你别管她。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家伙。我看她啊肚腩没减掉迟早把腰给折了。"

我一边说着风凉话一边把跑步机的速度调到低速，其实我也快跑不动了。

Cat有气没力地瞪着我："你别得意，等你到我这年纪你就知道了。"

"我不怕，本小姐天生丽质，吃多少也不胖，不像有些人，喝水都长肉。"这句话一针见血，直插Cat的死穴。

Cat果然很配合地仰天长啸，做捶胸顿足状，动作之夸张连方雯也忍不住笑起来。

Cat之所以这么拼命狂做仰卧起坐，是因为她肚子上的游泳圈又出来了。

她最近和波波进展顺利，正是打得火热的时候，这个游泳圈简直要了她的命。

于是这厮三天两头就往美容院和健身中心跑，妄图在最快的时间内毁尸灭迹。一开始她问王宁拿了几张力美健健身中心的金卡，游说我一起来，我这阵子忙工作的事儿几乎脚不点地，无空答理她，她便天天拉着方雯来。

方雯聪明善良，又温顺听话，自从当了Cat的当助理，后对业务上手很快，十分得力。Cat这个性情中人，对她喜爱得不得了，去哪儿都

带着她，逢人便说是她的妹妹。有时候晚上玩晚了她还硬要方雯到她家睡，第二天再一起上班。

一来二往的，方雯成了Cat家的常住客，经常帮Cat妈打理打理家务，陪冬冬玩积木，辅导他的功课什么的，仿佛就是冬冬的小姨。

本来Cat当初想要方雯当助理的时候，我觉得有些不妥，担心Cat的随性和强势会让方雯感到不适。现在看来，方雯挺喜欢现在的生活状态，最近每回见她都笑嘻嘻的，比我在陆街咖啡重遇她的时候开心了不少。看来我似乎真的有点杞人忧天了。

低速过渡了一公里，我下了跑步机，只觉全身火烫，汗透衣背，脚踩在地毯上感觉还是有点轻飘飘的。

我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着汗，一抬头便看到维维已经在单功能区完成了她身体各部位的雕塑训练，正姿态窈窕地向我走来，一路上吸引了众多含义丰富的目光。

维维是健身的行家，只要没通告，她都会来练线条，像她们做模特的，身材的保持当然尤为重要。

修长的双腿，纤细的腰肢，骨感的双肩，精致的五官。

维维美得无可挑剔。

02

维维搭着我走到休闲吧区，Cat和方雯已经在一张桌子边喝着饮料，我和维维走过去每人要了一瓶宝矿力。

刚一落座，便听到旁边传来几声轻佻的口哨声。见我们看过去，那几个肌肉男都摆出自认为十分有魅力的笑容，在我看来极其猥琐。

"我说美人啊，你收敛点儿，看你招的这些狂蜂浪蝶！"

维维故意亲昵地搂着我，抢先说出了我的台词，因为通常遇到这种情况我都是这样损她的。

第82节：朝九晚五 第十二章(2)

我笑着扁扁嘴："你以为抢先说就能摆脱嫌疑了？事实胜于雄辩，这些蜂啊蝶啊可都是冲着你这花蜜来的。"

Cat苦着一张脸，拍拍肚子上的赘肉唉声叹气："不管是冲谁，反正肯定不是冲我来的。"

我实在看不惯她的苦瓜脸，安慰她道："行了行了，没那么严重，你的波波不会因为这个嫌弃你的。你看你这张这么具有欺骗性的小瓜子脸，怎么看都是一个标准的靓女。不不，是标准的靓妈一个。"

最后一句把维维和方雯都逗乐了。Cat深受打击，作势欲打我："死鱼，少损我一句会死啊！人都是阿妈生的！你们将来也会结婚生子啊，到时候保不准还没我保持得好呢，哼。"

"啊，说到结婚生子，我们公司最近闹了个笑话，真人真事哦，讲出来笑死你们。"Cat突然兴致大发，手舞足蹈的。

方雯闻言已经忍不住掩嘴轻笑，看来已经知道Cat要讲什么。

Cat喝了口水，开始绘声绘色地讲起来："话说啊，我们公司核保部那边有个四十多岁还没生子的老女人A，为人非常变态，对那些生过孩子的女下属特别仇视，什么事都挑毛病，连请个病假她都会把人家骂个狗血淋头。后来来了个结了婚几年都没怀上的女B。女A就特别喜欢，但凡女B请假都批。结果最近女B去跟人事部哭诉，说女A不批她的病假。原来女B好不容易怀上了，因为有先兆流产的危险，医生建议她前三个月不要上班，在家休息。她于是去向女A请假，女A问："你为什么要请假？"女B说："因为我怀孕了，医生说不稳定。"想不到女A双目圆瞪，气愤地说："你为什么会怀孕？！""

"你们说好不好笑？真是的，她居然问人家为什么会怀孕。我要是女B我就告诉她，说，因为我是个正常的女人，我跟我老公的性生活非常和谐。哈哈……"说罢Cat自己笑得前俯后仰。

"看你真是三句不离本行，别教坏了我的小师妹。"我笑着接话。

Cat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切，这有什么。新时代女性，要大胆谈性。而且你的小师妹也正蜜运当中啊，说不定早就那个了。是不是啊方雯？"

方雯的脸马上红了，连忙摆手。

"哦？看来我的消息Out啦。"我看着方雯，笑着说。

Cat得意地冲我眨眼："谁让你大忙人不问世事啊。我最近有个移民加拿大的同学回来玩，一米八几的超级型男一个，人家和她可是互见钟情，双双坠入爱河。"

"方雯，到底上过没有啊？"维维听了Cat的笑话，脸色早缓和过来，这会儿也插进来逗方雯。

方雯的脸更红了。

"好啦好啦，她是问你上过白云山没有。我们去洗澡了，别跟她们胡扯。"

我笑着替方雯解围，拉着她往淋浴区走去。

第83节：朝九晚五 第十二章(3)

"师姐，他对我挺好的。"路上方雯突然开口对我说。

我点点头："那好啊，你开心就好。不过刚开始阶段还是要多了解了解对方，看是不是最适合自己的，凡事都不能太急。"

"嗯，他是家中独子，父母都在香港做生意，不过他性格挺随和的，没什么少爷作风。他今年刚办了加拿大移民，坐了几个月移民监，见很闷就回来内地散心。过阵子又要回去了，他说一有时间就回来看我。"

"那岂不是要经常忍受相思之苦，呵呵。"我拍拍她脑袋，看她害羞地笑着，不知为何心里掠过一丝阴霾。

从力美健出来后，天色已近黄昏，维维约了人谈广告先走了。

Cat和方雯约了各自男友去吃海鲜然后泡夜场，问我要不要一起。我说今晚是公司例行活动日不去不行，再说我也不愿意当这么大瓦数电灯泡。

Cat奸笑着说嫉妒了吧，叫上王宁不就行了。被我踢了一脚后她才乖乖地开车把我送到朝歌KTV，然后载着方雯扬长而去。

03

朝歌KTV，位于环市东路488号东兴大厦二、三楼，共6000多平方米，60间K房，每间房外都有独立洗手间，二楼设有自助餐区。其K房装修和音响设备号称目前广州首屈一指。在我看来它更偏向于夜总会的风格，歌曲更新得也不够快。

但丽莎对这里情有独钟，她认为这里的音响特别能展示她美妙的声线，所以今天的猎头部例牌活动节目，毫无悬念的又是来这里唱歌。我是无所谓，部门里比较年轻的一拨女孩子已隐隐有微词，却碍于丽莎的淫威不敢做声。

我曾经酷爱唱K。自从来广州求学，去过的KTV加起来一双手都数不完。

从老牌的平安夜总会，加州红，滚石，活力量贩，紫星阁，露丝玛丽，到前几年开的Top KTV，钱柜，紫醉K迷，China V，再到音乐龙，朝歌，歌哥，加上许多大大小小酒吧里附带的KTV包房如GOLF、唐人街、F4、新冶区、唐会，等等。

过度地参与导致彻底地麻木，如今唱K对我来说味如嚼蜡。

如果你也曾组过乐队担任过主音，出席过商业演出和酒吧驻唱，感受过那么多现场的热烈。我想你也不会对这种冰冷屏幕加单调伴奏的自娱自乐方式感兴趣的。

太多的情歌我反复唱过，那个悉心聆听的人也早已离开了我。

部门出来唱歌，我永远是最沉默那一个。起初她们以为我唱得不好所以羞于献丑，更是起劲地鼓动我唱，甚至点了歌把麦克风硬塞我手里。我推辞不过随便地唱着，反而有人说我深藏不露，某些自认为唱得不错的人就有点暗暗不乐意了，一来二往的也就不再逼我献唱。人真是复杂的动物。

这次订的是带小吧台的VIP房，我推门进去的时候，看到部门的女将已大部分到齐，还多了好几个培训部那边的同事，当然都是男的居多。最近那边的单身男士都很喜欢往我们猎头部跑，萝卜青菜，各投所好，办公室里一时桃花乱飞。

第84节：朝九晚五 第十二章(4)

此刻正是饭点，桌上摆满了从外面自助餐区拿进来的食物饮料，所有人都几乎在埋头狠吃。见我进来，大家纷纷招呼说为什么这么迟，嘉雯和艾米空出她们中间的位置冲我招手。

我一屁股坐下，毫不客气地享用着她们给我准备的食物，下午的健身消耗了我太多能量，我早就饿坏了。

小舞台上，穿着黑色长裙的丽莎披着披肩站在小电视机前，正捏着嗓子风情万种地唱着梁静茹的《勇气》。这个老女人一把年纪，偏偏喜欢唱小女孩的歌，像王心凌《弯弯月光下》和梁静茹的《勇气》，是她每回必唱的曲目。

沙发这头的Twins两人一边拿着筷子夹菜吃，还得一边摇头晃脑地跟着打拍子做表情，可真难为了她们的胃。

丽莎一曲唱罢，大家都大力鼓掌，那几个培训部的男士更是很给面子地起哄，丽莎羞涩地谦虚了两句，款款下台来。

这时候，妮可正好推门进来，身后还跟着一个夹着真皮手包的中个子男人，是她新交的男朋友"靓坤"。

自从江川集团的项目消融了彼此的隔阂后，妮可对我的态度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热情有加，下班经常邀我一起去Happy Hour。我多半以有事为由推却，最近实在推不过便去了一回，期间便见过靓坤。

说心里话，我一向不喜与同事过往甚密，何况妮可这个人在我心目中毁誉参半，尤其她还是丽莎的眼中钉。她和丽莎一个张扬泼辣，一个奸诈阴险，我实在害怕一个不小心又成了夹心饼，既然做不来左右逢源，我宁可选择釜底抽薪。

江湖险恶，可怜我也不得不学会明哲保身。

妮可和靓坤拍拖时间不长，在场的人除了妮可的组员，可能也就我见过他。妮可把他逐个介绍给大伙，靓坤很老到地跟大伙握着手，还掏出名片来发，连我也不例外，我乐得当第一次见他。

艾米凑到我耳边小声说："头儿，你说Nico这个男友像不像个缩水版的吴镇宇？"

我笑笑没出声，心想可不是吗，按妮可的说法，他要不是这副尊容加上有点沙哑的嗓音，他的朋友也不会送他"靓坤"这个外号。据说靓坤现在经营着一家做专业美容线产品的日化厂，生意做得挺大的。广州女孩都比较现实，挑男友既讲心也要讲金，妮可自然毫不例外。

有好事者拿着名片啧啧称赞，怪不得妮可拒绝那么多追求者，原来有个这么气派的老板男朋友，准备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

靓坤搂着妮可肩膀，笑哈哈地回答："我是随时恭候着，只要妮可点头，哈哈。"

妮可倒也不忸怩，大咧咧地说："明年再说明年再说，放心，到时候不会少了你那份贺礼的。"

大伙便哄堂大笑起来，气氛变得热烈。丽莎坐在Twins中间，皮笑肉不笑地喝着茶，令人明显感觉到她的不快。

第85节：朝九晚五 第十二章(5)

我听同事们暗地里讨论过，说丽莎的老公是个建筑公司的项目经理，长期在外忙工程。二人聚少离多，感情不是很好，结婚多年也没有小孩。所以丽莎才喜欢下班前开会，没事耗到八九点不走扮勤奋，其实是无处可去。

像她这种缺少爱情滋润的老女人能不变态吗？！

妮可如是说。

04

眼前的众生之相让我感到十分无趣，我决定去外面看看还有什么能吃的。

虽然K Buffet在广州并不算新名词，朝歌的自助餐还算是这么多K场里品种最丰富的，我试过有两次还在这里发现有三文鱼等日式食品，味道颇为正宗，材料也极为新鲜，让对此一向挑剔的我也大感意外。

不过今天似乎没有这等幸运，我在自助餐区转了一圈，食物已经被拿得七七八八，最后我只好装了点蔬菜沙拉和一碗银耳糖水打道回府。

端着托盘刚走出餐区，我听到旁边有人叫我，转身一看，竟是Mastons的司徒锦伦。他正惊喜地看着我："真是你！你也来这里唱歌吗？"

签下Mastons的猎头协议后，我除了留了两个难度大的职位给自己，其他大部分让嘉雯来具体跟进，平时跟司徒锦伦电话沟通居多，虽然也熟络下来，但见面却不多。

他今天虽然没有打他那招牌的卡通图案领带，却依然穿着整齐，质地良好的名牌西服，衬衣裤子都熨烫得十分挺括，看来多年外企浸淫出来的穿衣习惯真是深入骨髓。

我告诉他，今晚我们部门出来Happy Hour，嘉雯她们都在，问他要不要过来坐坐，我们老板可是一直都想跟你见上一面。

司徒锦伦居然想都没想就爽快地答应了，他招呼旁边的侍应生帮我端着托盘，示意我带他到我们的K房去。

我心下暗喜，其实邀请他我是有私心的，我一直都想找机会让他跟丽莎见个面。事缘我去Mastons谈合同那次本来丽莎是要和我一起去的，却因为临时有事无法分身。她没想到我一次就把合同签了回来，似乎对没有理由再接触客户感到十分遗憾，还专门打了个电话给司徒锦伦，说自己是我的上司，很感谢Mastons对MMI的信任和支持云云。

丽莎一向很在意对客户资源的把控。所有猎头部的大客户，她都会定期制造机会跟他们打打电话，吃吃饭什么的，确保对方都买她这个MMI GZ的猎头部一把手的账。她从来不插手具体业务，也不关心我们的操作过程，或者什么行业前途。她的眼里永远只有那些数字，脑子里装的也永远都是客户的HR姓甚名谁，以作为日常炫耀的资本。当然如果能熟到她能挂在嘴上称兄道弟就更求之不得了。

认识她越久，我就越迷惑，难道做经理的，关注点就真的和我们这些小喽啰不一样到如此地步吗？看来，我也只有为他人卖命的分了。难怪维维常说我不是政治动物，早晚会被这些职场精英们啃剩了骨头。

第86节：朝九晚五 第十二章(6)

上次江川集团一单的无法介入已经让丽莎耿耿于怀，我可不想因为Mastons让她再次对我深怀戒备，这次跟司徒锦伦的偶遇，真是天赐良机。

我赶紧领着他走到我们的K房，把他一路带到丽莎跟前。

丽莎也是老江湖，见势已经迅速站了起来，一边向司徒露出职业化的微笑，一边询问地看着我。

"这就是丽莎，你们之前通过电话的。这是Mastons的Warren，我在外面刚好碰到他。"

我分别对两人做了介绍，Warren是司徒锦伦的英文名。

丽莎脸上马上堆起了笑容，跟司徒握了握手，相互交换了名片，并招呼司徒落座，旁边的贝蒂马上给司徒倒了杯红酒。嘉雯和艾米平时跟司徒接触最多，这时候也凑过来跟司徒打招呼。

司徒全程一副好莱坞明星的做派，面带三分笑，举止优雅。他看着我的麾下大将们，半开玩笑地说："艾米我见过，嘉雯是电话通过几次但没见过人，想不到都这么年轻漂亮。"然后又用手点点我对丽莎说："看来你们MMI都是粉红兵团，而且藏龙卧虎，你这些下属个个都很能干啊。"

丽莎"哪里哪里"地应着，刻意的笑容十分虚假。

司徒锦伦跟丽莎聊了一会儿，又转过头来跟我说话。我想跟他说说这两天项目的一些进展，他摆摆手说："No business after work（下班不谈公事）。"我只好笑笑作罢。

他笑眯眯地看着我，道："对了，我本来是陪几个外地朋友来唱歌的，他们对这里兴趣不大。又听说广州的酒吧文化做得不错，正想换个地方坐坐，你有没有好介绍啊？你知道的，我一直在国外，来内地的时间很短，什么情况都不了解。"

我想了想说："环市东路上沿线就有好几家酒吧啊，有大篷车、大象堡、木子吧、墨西哥和BOSS吧，听说是外籍人士聚集较多的几家，虽然我没去过，口碑好像不错。另外，再往西过去一点的华侨新村里也有几家挺有特色的，中国味浓一点，你们也可以到那里找一家。"

他突然凑近我道："不如你带我们去吧，我们都不熟路。"

我尴尬地看着他："华侨新村离这里很近的，非常容易找。再说，"我指了指周围，"你看我这公司不还有活动嘛，我的老板都在，不好走开的。"

他闻言眼珠一转，突然转过身去，大声对丽莎说："Lisa，would you do me a favor（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没想到司徒锦伦居然来这一招，我顿时目瞪口呆。

他一脸理所当然，对丽莎说："我今晚有几个朋友从外地过来，想去看看广州有名的酒吧文化，我想让Yoyo给我们当个向导。你看能不能借你的爱将一用啊？"

丽莎愣了一下，下意识地看我，见我一脸尴尬，又看看司徒锦伦，不得不说："好啊，年轻人都比较熟悉这些。Yoyo你就带Warren的朋友去玩玩，顺便尽尽地主之谊嘛，呵呵。"

第87节：朝九晚五 第十二章(7)

我的大脑瞬间短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丽莎这个贱人，居然顺水推舟，这么容易就把我给卖了！

骑虎难下，我只好叫上艾米做伴前去。艾米喜欢热闹，性格开朗，又比较能来事儿，有她在我心里似乎踏实点儿。

司徒说的外地朋友原来是两个房地产投资商，年纪偏大的那个是大连来的，还有一个中年香港人带着个打扮入时的年轻女孩。一行六人分别开了两辆车驶向华侨新村。

我和艾米坐在司徒的黑色别克里，那两个男人和女孩开着另一辆本田雅阁，我隐隐觉得有些奇怪，但说不出怪在哪里。

05

广州的酒吧文化很难定义。有人说或许这就是广州的特性，因为这里本来就是一个包容万象崇尚模糊的城市。广州的酒吧街大致分为三区，分别是环市东路一带、沿江路酒吧街和芳村白鹅潭酒吧街。

白鹅潭一带是这两年政府规划新建的，位于珠江边上，带有上海滩风味的欧陆风情酒吧街。我没有去过，据去玩过的朋友回来说，那里的建筑和景致十分迷人，但里面的各色酒吧品味都差强人意，可能是刚开发不久所以不成气候，需要市场培育过程。

沿江路酒吧街规模氛围比白鹅潭成熟得多，那里的酒吧大多为迪吧，装修新锐时尚，适合潮流人士光临。BABY FACE便是目前沿江路人气最旺的蒲点之一。

至于环市东路一带由于是广州最早的高级国际商务区，各式酒吧、夜总会应运而生。虽然这些年天河CBD的崛起，分薄了环市东不少商业气息。但遍布环市东路、淘金路及华侨新村的各式酒吧却已经形成规模和影响力，成为了广州酒吧的发源地。其中华侨新村里的酒吧更是广大专业蒲友心中的情意结。这里曾经是广州早期的高档别墅住宅区，所以里面的酒吧都是由一幢幢独立的花园式别墅改装而成，

面积大不在话下，而且每个酒吧都会划分出特色不同的区域，作为Show吧和音乐吧，适合不同品味爱好的人士，除了可以感受酒吧内闪耀的彩色灯光和强劲音乐，欣赏酒吧乐队及各类舞台秀外，也可以与朋友到酒吧的外花园静坐小酌，享受静谧时刻。

司徒锦伦他们停好车，沿着PEACE ROAD、CHINABOX、路点吧、星吧、枕木吧、闪动领域等一路看过去，最后选了CHINABOX。

我偷偷吁了一口气。

他们选得真好。要知道CHINABOX左右两家酒吧，PEACE ROAD和路点，里面的老板和酒保跟我都认识。PEACE ROAD是因为当年和莫然他们组乐队就在那里驻过场，路点则是因为老板是罗杰的死党，我常跟着罗杰去，混了个脸熟。我可不愿意和司徒锦伦这一帮人出现在熟悉的圈子里。

我们走进CHINABOX，一楼是Show吧，舞台上正在开秀，一个印度女郎正在大跳草裙舞，性感撩人。侍者把我们带到了二楼卡座，一楼已经满座了，那个大连老板对此似乎颇为遗憾。

第88节：朝九晚五 第十二章(8)

二楼有乐队歌手在表演，比一楼感觉缓和，刚坐下那个香港人便征询了一下司徒和大连人的意见，要了两瓶芝华士，一个果盘和几份小吃。跟着香港人的那个女孩子一看就是跑惯夜场的主，倒酒抽烟的姿势都很纯熟，她和香港人一直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大连老板逐渐放松下来，随着乐队的鼓点摇晃着，还逗艾米玩大话色。年轻人经常出来玩，艾米很放得开，输了喝酒都是一口闷了，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虽然酒里兑了些许绿茶，但艾米这样喝也挺吓人的。我趁别人不注意跟她耳语："别逞能哦。"艾米眨眨眼跟我说："头儿你放心，我喝不醉的。"

真看不出来这小女孩这么能喝。不过也不出奇，女孩子要么不能喝，要么千杯不醉，干倒一片。我见过好几个这样的女孩子，据说这种人体内的转氨酶含量特别高，酒精对她们根本不起作用，顶多膀胱难受点儿。

我的酒量一般吧，除了白酒不能碰，别的单喝一种酒还能撑几轮，如果混酒就比较惨了。但凡喝了啤酒又喝洋酒、红酒什么的，我都会一醉不可收拾。运气好的情形是吐个胆朝天然后睡死过去，这是比较乖的时候。但通常情况下我都会发酒疯，跟吃了兴奋剂一样亢奋，到处扯人说话聊天，大嚷大叫，极尽折腾之能事。罗杰的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我咬得鲜血淋漓的。维维和Cat则见识过我大醉后不肯坐车，非要从车上跳下来，站在三更半夜的广州街头大背英文诗，声情并茂。

我的这些行径把这帮朋友都吓坏了，从此去夜场都坚决不让我混酒喝。我对自己醉后的行为大都概念模糊，见他们言之凿凿心有余悸的模样，也只好信了几分，从此多加检点。因而这一年来，酒之微醺的状态我一直保持得很好。

But，今晚的事态却有点意外，有点绑鸭子上架的味道。

司徒锦伦来了酒吧之后跟换了个人似的，眼神变得很暧昧，语言动作都轻佻起来。他挨我坐得很近，说话时喜欢凑到我耳边，还时不时把手放在我背上。我再笨也不可能看不出他的企图，想不到一个堂堂跨国企业的老总，也是个资深职业经理人了，行事居然这么不知轻重。

我有些恼怒，可是转念又突然想起戴安娜形容司徒锦伦的话。她说司徒锦伦风趣幽默，行事虽然比较洋化，不拘小节，人还是值得信任的。

如此说来，是要我不要把他当成中国人看，像他这样长期在国外生活的人，思维方式早已被西化，在他看来这些你来我往可能只是正常的成年人游戏，并没有什么不妥。

这样想来便觉得理智上舒服了些，尽管感情上依然十分排斥，看在他是我的客户分上，我只好选择耍太极。我尽量保持着彼此之间的距离，对他的小动作能避则避，对他许多挑逗性的话装聋作哑。他对这些毫不在意，依然絮絮叨叨地跟我讲他在国外的生活见闻，他的经历和成就，甚至大谈他澳洲家里养的十几匹马。

第89节：朝九晚五 第十二章(9)

我微笑着，做出聆听的姿势。

我突然发现原来我潜意识里总是愿意把他固化成很老成持重的职业经理人模样，并没有真正记住他的长相。其实客观来讲他长得不错，轮廓深邃，五官立体，浑身散发着专业成功人士的成熟风度。但是我严重怀疑他其实是个混血儿，因为仔细观察下来，他的瞳孔是浅褐色的，皮肤白而粗糙，头发也有点呈棕灰色微卷，这些特征都多么的外国。

一个外国人！这个发现让我内心对他的殷勤更添了几分抵触。

06

一晚上下来，司徒锦伦喝得有点高了，看我的目光越发深情，灼热而长久。我莫名地感到一种被剥光了衣服的屈辱感。

艾米却是很快就跟那大连老板混熟了，说话开始随便起来。我听到他们在玩猜枚的时候说输了怎么办，大连人说你输了要陪我吃消夜，艾米则说你输了给猎头单我做。

艾米这女孩子不简单，聪明，醒目，很有企图心，用我们惯用的话来说就是很Aggreesive。Aggreesive不是一个贬义词，你可以理解为企图心，也可以理解为进取心。外企都喜欢Aggreesive的员工，这样的员工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里，目标在哪里，并会为之努力。当初面试助理的时候，我看中的就是艾米这一点。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从面试谈话中我了解到她很孝顺她的父母，我认为一个孝顺的人不会是坏人。

目前国内猎头行业发展迅猛，猎头公司多如雨后春笋，市场需求迫切，同行竞争激烈，导致专业顾问严重匮乏。各大猎头公司都在拼命招兵买马，培养新鲜血液，毕竟很难一下子有那么多各行业的资深人士会义无反顾地投身猎头咨询行列，只能多培养新人，让她们尽快成长起来。

猎头入行需要像艾米这样有冲劲的人，起初可能会稍嫌轻浮，我有信心引导她，让她随着行业经验的积累，慢慢将一些锋芒沉淀成自身的能量。

其实艾米比我初入行的时候强多了，我想，如果当年我也能像她那么敢冲敢拼，那么不在乎某些东西的话，也许我的成就会比现在大得多。

艾米赢了好多盘，弄到最后那个大连人真的拿出名片让她下周去找他公司的人事经理谈项目。我这才知道原来他们根本就在这里已经设有分公司，这一次自然也不是头一次来广州。怪不得他们开的车是本地的车牌，我说一开始怎么觉得奇怪呢。

司徒锦伦啊司徒锦伦，你编了个好瞎的谎话。

喝到夜里一点多，大连人提出要去炳胜消夜，香港人和女孩没有异议，艾米好像也无所谓。我是不想去，司徒锦伦则是有点轻飘飘的，醉意朦胧地说他有点累了想回去休息。

艾米如此醒目，看出我的为难，便开口为我解围说："头儿你会开车，要不你先送Warren回去吧，我跟他们去消夜。"

第90节：朝九晚五 第十二章(10)

所有人都没有意见，我见这也是没办法之中的办法，只好顺势答应。

取车的时候，艾米走到我旁边低声说："头儿你小心点，这个Warren不知真醉假醉。"

我好笑地看着她，点点头说："我知道。你也是，小心点，回到家之后给我短信。"她也点点头，然后摆摆手上了大连人的车。

司徒锦伦已经自己打开车门钻了进去，自动自觉地坐在副驾驶位上，还摸索着系好了安全带。我拿过钥匙发动了汽车，问他住在哪里。他说是维新国际。我知道那是天河北一家酒店式管理的全球连锁高级商务公寓，许多外企高层人士都住在那里。

深夜开车很爽，我一路踩着油门，很快就到了维新国际西塔的大堂门口。司徒下车之后步履蹒跚，我只好伸手扶着他，他顺势靠过来，几乎半边身子的重量都压在我肩上。

强忍内心一丝反感，我扶着他走进大堂，服务台里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在值班，我招他过来，把车钥匙交给他道："这是住在1710的住客，他喝多了，你能不能找人送他回房，顺便把外面的车停好？"

小伙子礼貌地说没问题，让我们在沙发上稍等，他马上去安排。

我扶司徒锦伦在旁边坐下，他摊开四肢，头靠在沙发背上，醉眼迷离地看着我，眼里情意无限。嘴里开始胡乱地蹦着英文："Do you know you could charm the birds from trees? you are the one I prefer to. I need you so much， stay with me， please.(我需要你。你是我一直喜欢的类型，请留下来)"说着说着还靠过来搂我的肩膀。

我推搪着说你喝多了，待会儿会有人送你回房间，你好好休息。

他不依地捉住我的手，像一个赖着要糖吃的小孩。

"留下来，好不好，就喝杯咖啡。"

我努力挣脱着，几番拉扯之下，心中有点无名火起。

这时候，大堂电梯发出"叮"的一声，我盼救星一般转过头去，以为是那个小伙子找人来了。可是没想到，出现在我眼前的，竟然是打死我我也不愿在此时此刻见到的人。

萧东楼穿着深色休闲服，手里拿着个钥匙包，正姿态随意从电梯里走了出来。

四目相投之下，他微微一怔，又迅速换了个微笑，并伸出两个指头朝我晃了晃，然后施施然走了出去。

我顿时愣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

上海一别后各有所忙，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跟他打过照面，想不到会在这样的情景下碰到。

待我反应过来，连忙低头看司徒锦伦那只还搭在我肩上的手，心中更是惨叫了一声，只想一头撞死过去。

第91节：朝九晚五 第十三章(1)

第十三章

01

早上一上班就接到了司徒锦伦的电话，电话那端的他说了一堆英文，大意就是他太高兴了，有点喝多了，如果有什么让我不开心的地方希望我原谅，希望大家还是朋友云云。见他语气诚恳，我的不悦消退了很多，客气了几句让他好好休息的话。

在客气应付他的同时，我却不由得想到昨晚萧东楼的表情，心里非常郁闷。我想他一定会有所误会，该死的，这种情形，是个人都会误会啊。我犹豫着如何才能跟他解释一下，尽管彼此只是普通朋友，我却很不愿意他对我有所误解。

见我讲完司徒锦伦的电话，嘉雯拿着一些资料走到我身边，趁我看资料的时候轻声告诉我，昨晚我和司徒锦伦走后，维姬脸色沉重地跟丽莎两人嘀咕了很久，最后还出去了好一会儿。

我心里隐隐一沉。

我知道维姬心里一直有想法。她的出身、家庭，令她很想出人头地，赚更多钱。

当初她从培训部转到我这边来的时候，我不是没有犹豫过。在她私下找到我坦诚自己的想法时，出于职业习惯，我私下里向培训部的同事了解过她的一些背景。

维姬是典型的老门老户广州人，家里条件很不好，兄弟姐妹又多。早早地嫁了人，夫家经济环境也十分普通，买不起房子给他们，于是一直跟婆家挤在一起，现在孩子都三岁了，仍然无法有一个独立的家。

据说婆婆对她很不好，不过想来她自己的脾气也好不到哪里去。

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尽快挣钱交房子的首付，而老公在一家国有的企业里不死不活地待着，也不肯出来打拼，对现状也是无可无不

可。要想实现这个梦想，恐怕只有靠她自己。

她对我倒是坦诚说自己之所以想转部门，就是因为培训部挣钱太慢，想利用自己积累的人脉来做猎头，加上来MMI之前她在一家港资银行做过两年事，所以希望来做金融行业的单子。

老实说，我在心里不是很喜欢与这样的人共事，但是后来，一是因为当时刚来找不到合适的助手做金融，二是出于同情心，三则也有冒险的想法，认为这样的人可能有企图心，敢拼敢打，也许能杀出一条血路也说不定。

于是，我作出了这个终将让自己后悔的决定：接收她。

我最大的错误是在于将自强不息和不择手段混为一谈。

维姬来了之后，我让她专门负责金融方面的职位，后来看她努力，逐渐把快消类的一些财务职位也交给她做。事实上，她的确很努力，但是却过于斤斤计较和急功近利，所以在客户那里的出单速度相当缓慢，而且收款也不是很顺利，甚至有些客户关系的维护做得很差。

我看在眼里，于是放缓了给她其他行业单子的速度，希望她能够专心致志地做好自己的行业。

然而，维姬并没有觉得自己的销售业绩上不去的原因是自己没有做好自己的行业，反而把目光集中在单子多少的问题上。

久而久之，她开始不满足起来。认为金融不好做，快消容易出单，而她和嘉雯同样是顾问级别，工作量应该平分。

第92节：朝九晚五 第十三章(2)

她在私下里多有抱怨，我有耳闻却未曾正面与其沟通。

我知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维姬比我还大上四岁，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贪功冒进的女人心里是不服我的。

我曾经有几次在吃饭的时候跟Cat聊起过此人，Cat一脸坚决地跟我说："神经病！这样的女人当初就不该要，现在也应该当机立断咔嚓掉。"

看我一脸的犹豫和不忍，Cat摇摇头："那就看着吧，你早晚要吃亏！"

02

隔天，维姬终于忍不住来找我，她明白地向我提出要求，想要同时做快消的职位。

她坐在我的对面，神色坚决，却也看得出神经绷得很紧张。

我还是耐心地劝导她："你还是应该专做金融，猎头这个行业，贪多贪杂是没有前途的，做精做深，对你，对公司，都有好处。"

她急于辩解，我挥手制止她，跟她列举她手里目前的几个客户，客户规模与客户需求和目前的出单数字与速度是严重不成比例的。

维姬做人心胸狭隘又比我年长，我不想跟她讲道理，以免有教训她的嫌疑，但是，数字说话，这是铁证。

维姬无话可说但又心有不甘，她紧握着手，眼睛不停地转来转去，过了一会儿，她紧张地看着我，慌不择言："你现在不也是跨两个行业吗？"

我心里无奈地想，这女人真是疯了。

我盯着她，冷冷道："每个阶段当然不同，我现在是Leader，我不跨行业谁来管理这个Team？"

维姬也知道自己失言，低下头不做声，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我缓和了口气，安抚她说："金融行业是非常有前途的猎头选择行业，快消竞争门槛低，反而不易做出太好的成绩，而金融行业专业性强，所做职位偏冷门的时候，有极强竞争力。"

维姬忍了几忍，终于还是没有忍住："那为什么江川集团和天下投资的单子你都不让我介入呢？"

嗬，原来症结出在这里。

我无法向她解释这里面微妙复杂的关系，更不愿当面指出她的道行做这些还差得远，对于这个贪婪到不识相的下属，我只有重新挂起领导的架子："我是Leader，我会安排好每个人该做的事情，请好好执行！你提出的问题，我会考虑。出去做事吧。"看着维姬的背影，我决定尽快找到更适合金融行业的顾问来补仓。

至少，她是不适合做这个金融行业客户的，这里面需要沉下去研究专业，也需要掌握火候才能钓到大鱼。

她，太急了。

维姬让我头疼，萧东楼让我心烦。

几天后我接到了一个男人的电话，自称是天下（中国）的人力资源部，想找我谈谈猎头合作。我随即去见了这位Jason，黄杰森，天下中国的HR总监。

第93节：朝九晚五 第十三章(3)

见面的过程十分顺利，我们当场签订了协议，要帮他们猎取负责西安、上海区域的两位项目经理。

毫无疑问，当然是萧东楼让他找我的，我没有见到萧东楼本人，听杰森说他这两周都在新加坡。我估计可能是年底了，要回UGVC总部述职吧，天下（中国）这一年在他手里运作得这么好，想必这趟是回去受封领赏。

我想他让Jason主动联系我谈猎头合作的事，一来是他还记得在中信地下停车场说过的话，二来也算是通过这种方式，化解我们之间因司徒锦伦造成偶遇那夜而形成的莫名的尴尬吧。

03

几天后，当岩井森又一次拨通我的专线时，我知道，福音来了。

根据之前的经验，我已经确信他就是我的福星，因为每次他给我打电话，无一例外都是好消息。

岩井森告诉我，希望我能尽快做一个赵大卫的Reference Check（背景调查评估）。宾主双方的条件经过这一个半月的反复沟通，目前也已经初步达成了共识。接下来如果Reference Check没有问题，就能着时机商量Offer的事情了。

这实在是今年以来我听到的最好的消息。老实说，在江川良跟大卫第一次见面时，我已经看到了成功的曙光，我只是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快地进入尾声。

这个月我又专门飞了一趟上海，江川良与大卫见面的过程让我惊叹。双方一见如故，就国际国内的业内战况各抒己见，碰撞出不少智慧的火花。我和岩井森在旁边微笑倾听，觉得实在是良才名将相遇，精彩非凡。

后来他们双方的会晤和沟通我没有介入，毕竟是如此重大的事情，双方都非常谨慎，在很多细节上来回磨合了很久。我也担心途中

会有什么变故，一直密切关注着。根据双方的信息反馈，知道大卫又陆续见了江川集团的其他股东，江川集团本身有他们的一套评估流程，似乎大卫获得了不错的评定。

我答应尽快把大卫的背景调查做好，岩井森很高兴。

"另外我们社长下周会来广州，他说到时候要请沈小姐吃饭，感谢你这半年来的努力。我个人也非常佩服沈小姐的能力呀。"岩井森在电话里称赞道。

几天后，我在中森名菜的和式包房里见到了岩井森和江川良。

江川良依然精神矍铄，精力充沛。

这半年来我或多或少从正面侧面都了解到这位老人的工作状况。由于集团的业务遍布全球，他几乎永远都是马不停蹄地飞来飞去，成功人士永远都要有着充沛的精力，不管是不是真的，也不管你愿不愿意。

江川良说赵大卫的情况让他甚为满意，希望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接下来江川集团大中华区金融机构成立后，还会有更多需要我的地方，他希望我能再接再厉。

第94节：朝九晚五 第十三章(4)

"Yoyo。"几次接触下来，他不再叫我沈桑，开始叫我的英文名，所幸日语有同样的发音，倒也不觉得突兀。

他慈祥地看着我，举起手中的清酒："你很厉害啊，这一次真的感谢你，以后还要多多指教。"我赶紧举杯，心下微惊，同时也在岩井森的眼中看到同样的表情。

日本社会讲究等级尊卑和含蓄内敛，这样不加修饰的称赞和谢词从眼前这个位高权重的日本大财团掌舵人口中说出来，对象还是我这样一个没什么身份地位的女孩子，自然是让人吃惊的。许多猜测从我脑中一闪而过，江川良在我面前从不摆架子，显得十分随和，似乎对我特别信任。难道他跟绝大多数日本人一样好色，所以才对我青睐有加，把偌大的猎头单给了我?

这个理由似乎不成立。首先我不认为自己有这么大的魅力，能让这样一个商业枭雄把如此重要的商业行为当成儿戏。而且在长达数月的操作过程中，我跟他见面的次数极少，电话也只是通过一次，除了大手一挥把合同签给我，在电话里鼓励并点拨了我之外，没见他有利用项目对我提出任何要求。他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让我感受到一个父亲般的慈祥。这更是令人费解。

江川良不知道短短几秒我脑子里已经闪过这么多想法，他笑呵呵招呼我多吃桌上的菜肴。

我决定不再疑神疑鬼，广州是我的地盘，光天化日下难道他还会吃了我不成。中森名菜的日本料理做得很正宗，我开始认真品尝起来。

席间，江川良突然不经意地问起我是怎么找到大卫的，在广州没有找到过什么合适人选吗。

我知道作为这个猎头项目的华南区合作方，没有在这边找到人选，反而在上海找对了人，的确有点搞笑。相信日后业界的消息传

开，这也会让上海的猎头合作方感到愤怒不已。老实说，如果没有萧东楼的牵引，我就算贸贸然找到大卫，他可能也会断然拒绝我的。

想到这些，我其实还应该感谢江川良那通电话，使我找对了思路，误打误撞找到了萧东楼，然后找到了赵大卫。

我告诉江川良，自己在之前筛选了很多人都有不足，曾经一度也想放弃了。后来转折点就是跟他通话那一次，受他点拨思路打开，从以前辉煌过的金融软件企业入手，因缘际会才找到了大卫。

旁边的岩井森听到这里，恍然大悟道："哦，说起来我也记得，那个时候沈桑你还打电话问到有关当年跟我们合作过的那家软件企业的事情，也不知道找到的那点零星资料对你有没有帮助。"

我正欲点头，江川良哦了一声，问道："说的是盛世软件吗？"

"正是，"我点点头，"无心插柳，我就是找到了当年作为盛世软件代表的那个Raymond萧，通过他才找到了大卫。"

第95节：朝九晚五 第十三章(5)

江川良看了我一眼，道："怎么，Raymond萧不愿意来江川吗？"

我愣了一下，江川良能这样问，想必也知道萧东楼目前在天下投资，难道也曾属意过他？如果这样何不早日对我明言？

"看来社长也知道Raymond啊，其实我最初是想挖他的，但是他说暂时不考虑变动。他说怕自己资格不够，还说是有私人原因。您知道的，一旦对方提到私人原因我们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不过话说回来，我觉得大卫比他更合适江川这个位置，毕竟Raymond进投行时间不长。"

"私人原因嘛……"江川良听我这么说，若有所思地微微颔首，沉吟着私人原因这几个字，好一会儿才开口说话，不过说出来的内容，却跟之前的谈话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他微笑着注视我，道："悠悠的名字日语的发音跟洋洋一样，我以前的助理名字里就有一个洋字，说起来，你和她十分相像呢。"

"是吗？不但人相像，连名字也有如此巧妙的联系？"我笑了笑，说，"能当社长助理的人，一定很厉害。有机会一定要认识一下这位女士。"

江川良闻言又是一笑，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真的很像。

04

"啊嗬！"

我深呼了一口气，收腹挺胸，两手向后伸展，使劲后仰着脑袋做了一个天鹅的动作。

这是我的瑜伽老师教的，据说这样有助于缓解颈椎疲劳。轻轻转动我的脖子，能清晰地听到里面传来咔咔的声音。

长期面对电脑伏案工作，对颈肩的伤害很大，我经常感觉后颈连着右肩酸麻难忍，做再多的推拿按摩都没用，典型的现代职业病。

一下午，我讲了数个电话，回复了十多封邮件，写几份Recommendation（推荐信），待这片刻停歇下来，便觉得有点眼花缭乱，四肢僵痛。

我站起来喝了口水，准备到走廊上走走，顺便上一趟洗手间。旁边位置上艾米正在打Cold Call，一句话差点让我把水全喷出来。

"我、我是他的前女友……嗯，有事找他，麻烦你告诉我他的手机好吗？"

"这样有失厚道，对Candidate影响不好。"等她挂下电话，我淡淡地说了一句。平素教过她们很多CC技巧，可不包括这种狠招。

她不好意思地吐吐舌头："Sorry，这个前台太难搞，没办法才出此下策，下不为例啊……"

我笑睨了她一眼，没再说什么，这么有劲头，也的确不好打击她的积极性。艾米的确是棵好苗子，悟性很强，最近CC打得风声水起，我希望她能尽快成长起来。一般来说，她们都要从低做起，先做Researcher（调查员），再做Assistant（助理），接着是Associate Consultant（见习顾问），然后才是Consultant（顾问）或更高。这个过程是艰苦的，很多人都熬不过最初的半年。艾米对这一行有着奇异的执著和热情，交给她的寻访任务一直完成得不错，这丫头假以时日应该能成大器。

第96节：朝九晚五 第十三章(6)

"阿头，你看看这个Candidate怎么样？"坐在我身后的天娜突然叫我，我最近安排她做嘉雯的助理，协助嘉雯操作快消类的Case，这会儿嘉雯正在面试，她有问题就直接找我。

我走过去俯下身，她正打开我们公司Database（人才数据库）上的一份简历："搜出来四个Suitable Record（合适人选），两个都不Try，一个联系不上，这个有兴趣。"

我仔细看看人才的资历，指着其中一处对她说："约来谈谈，跟他确认这两个公司就职时间的断层是怎么回事。另外他在这家公司只做了两年，对SAP操作可能不够熟悉，看看能不能套出他的上级，那个人可能会更合适。Database里没有了就赶紧从Target Company里找，Client不是给圈了个意向范围吗？"

我从洗手间出来，经过走廊的吸烟区时，一个边抽烟边讲电话的男人突然转了一下身，差点撞到我。他举着手机，对我做了一个抱歉的手势，我微笑示意没关系，继续向前走。我听到他在身后继续对电话那头说："这方面我没有权限管，你得找阿军。"

回到办公室，我看见嘉雯坐在椅子上情绪有点低落，原来她刚才面试的人才不是很Fit，资历稍嫌嫩了点。我知道那是给那家港资食品集团找的一个果胶类采购经理的职位。

"客户要求一定要有外企背景，英文一定要好。你知道啊，国内做果胶的外企就那么几家，那我几乎都CC完了，那些人都Stable（稳定）得很，难得找到这个，又太嫩，才做了两年，估计推过去客户也不会满意。"嘉雯无奈地说。

我看了一下她面试的那份简历，照片里这个叫Simon的人不就是刚才在外面撞了我一下的男人吗？他讲电话时说他没有权限，让对方找阿军。

阿军，我心念一动，把刚才听到的跟嘉雯讲了讲，嘉雯领悟般点点头："你是说这个阿军可能是Simon的头，或者是比他经验丰富的同级？"

"对，你不是说这家公司的前台很难缠吗，这回打过去直接说找采购的阿军，她肯定给你转。看这个阿军的Qualify（资质）如何，肯不肯Try。"

嘉雯心领神会，抓起电话开始拨号。

每个正规猎头公司都会有自己的Database，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资源之一。通常，确定客户需求后，出猎的第一步是搜索人才库，查找基本匹配的人才，人才库里没有合适人选，才直奔目标行业，逐步缩小范围进行筛选。

由于多年积累，我们公司的人才库已经颇有规模，很多有效人才资料都在上面备案，输入关键字眼就能出现很多符合的数据，如何面试、评估、甄选就是关键的问题。但面对客户日新月异的多元复杂的职位要求，猎物并非能经常出现在自家的库里，搜寻手段和渠道仍是猎头服务专业性最直接的体现，而打CC自然是必不可少。

第97节：朝九晚五 第十三章(7)

我要求组内每个人都要打CC，尤其助理规定她们每天至少打30个电话，有效的在15个以上，有时候强压才能出成绩。就像学武之初要先扎马步一样，根基打稳了，才有可能学会更上乘的内功。至于功力能修炼到第几重，就看个人的天赋和造化了。我见过最强的CC高手莫过于保罗，他最高的纪录是一次CC电话问出了20多个Target Name。

CC的技巧有很多，真要一样一样讲来的话，那可真是有排讲。不过基本的招数无非几样，有Phone List最好，没有的话扮客户，扮上级主管部门，扮熟人同学，甚至传真一些培训讲座的报名表让对方回复，等等。

但其实真正的CC高手都已经到了"见招拆招"的境界，就好像令狐冲的"独孤九剑"一样，一招"破剑式"就可以破尽天下剑法，靠的不过是临场对敌的时候，用最快的时间找到对手的破绽，一击即破。所谓"法无定法"，无招胜有招，便是这个道理。

当然，CC的多方面运用是基于国内猎头业务尚不成熟的前提下，当公司与顾问的人才储备达到一定水平，CC就只是一个偶尔为之的技术活。我们公司Leader级别的顾问很少打CC，更多的会Focus（集中重点）在PPC（项目进度控制），Team Building和Training（培训），以及BD上。

我也不例外，因为做的主要是快消和金融软件两个行业，日积月累，人脉资源的储备已经足够支撑我去做单。当出现新的职位需求时，我只需要打开我的电脑，找寻合适的人选，或者是凭着对业内资源分配的熟悉，找到一定范围，通过人脉找到适合的目标。但是，真的要是碰到江川集团那样的Case时，这些就又都不管用了。这些巨无霸型的项目基本都要完整地走完全部流程，从头做起，没有任何捷径可寻。甚至，这种重量级的项目，除了技术水准外，有时候更多的似乎是运气。

做久了猎头就不难发现资源的重要性，细分行业的好处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但不是什么公司都能真正做到。比如一些本地的猎头公司，内部存在普遍的抢单现象，就是因为没有划分行业。有单便接，谁都认为自己可以操作，哪怕对这个行业和职位根本一无所知。以至于跟客户和人才打交道的时候十分露怯，小猎头公司的顾问始终无法显得专业，就是因为他们缺乏对行业的深入了解，平常都是抓到一单做一单，东打一枪西打一枪，永远只能停留在四处CC的粗浅阶段，没有任何积累和提升，更没有资源的沉淀与延伸。

我远远地看着嘉雯举着话筒，她脸上的表情不停地变换着。

我看了看表，转头对艾米说："差不多了。"

艾米还未来得及答话，就看到嘉雯放下电话，兴奋地快步向我走来，未到跟前话已冲出口："阿头，真系俾你估中啦（真被你猜到了），我已经约好阿军来面试了。"

第98节：朝九晚五 第十三章(8)

我看着她，微笑不语。

有时候，成功的确来源于运气，但绝不是侥幸。

05

日子过得太快，不知不觉中，已来到了一年的最后一个月末。

走出写字楼的时候，天已暮灰，而华灯初上。

我拎着沉沉的手提电脑和公事包站在路边，一阵深深的疲倦突如其来，令我无所适从。

这几天都在办公室里忙项目收尾，年终总结和开年计划，足不出户，连午餐都是送上来的盒饭匆匆解决。每天这样踩着晨曦匆匆而来，出来时已经是暮色四合，我的世界，仿佛突然失去了阳光。

工作这么久了，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我发现自己依然不习惯这种时间的断层，有一种颠倒的浮躁感。

跟朋友约好了去世贸的MILANO餐厅吃意大利菜，不到一公里的距离，我只能选择走过去。

风有点大，我裹了裹身上的薄风衣，觉得手上的包有点重，脸有点僵，心有点凉。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南方的气候一贯滞后，这个时候的广州城总算开始有了点暮秋的特征，午间会有炽热明亮的阳光，早晚却十分清寒。

这么多年了，我依然学不会在这样的季节穿上适合的衣服，不是热了，就是冷了。

走在街上，看到许多店铺都换上了五彩缤纷的装饰。

圣诞节又快到了。

花园酒店前那个巨大的圣诞树上，各色彩灯和白色羽毛已高高挂起，乐音悠扬，一派祥和。

都市熙攘浮华。

人群浮动的场景里，一个穿着米色风衣的长发女子，正驻足凝望圣诞树上的光芒。

各色霓虹明暗交错，映照着她清秀莹润的脸庞，那双潋滟的眸子里，有着挥之不去的落寞。

一个人的圣诞，是黑白的。

店铺的音响里阿桑黑白色的歌声飘了出来。

"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

人潮汹涌中，我不觉泪流满面。

第99节：朝九晚五 第十四章(1)

第十四章

01

圣诞本是西方的春节，中国人却过得比自个儿的春节还要热闹。

每年一到这个时候，Party动物们就蠢蠢欲动。于是各式Party、酒会、沙龙、聚会的邀请和通知便纷至沓来，客户的、同事的、朋友的、同学的，一时不知如何选择。

晴晴打来电话，邀我参加官邸会所举办的圣诞狂欢之夜。其实我也有收到邀请函，上次晴晴的婚礼派对上我也做了相应的VIP登记，不久就收到了官邸寄来的会员卡。

"一起去玩啦，听说这次重金聘请了国际著名的DJ坐镇，还有很多表演和抽奖，一定很好玩。"晴晴是小女孩心性，所谓的豪华阵容，就足以让她欢欣雀跃。

官邸的会员多为城中高官名流，我对这种上流社会的狂欢不感兴趣，却禁不住晴晴盛意拳拳，只好答应下来。我问晴晴可不可以多带一个朋友前往，她说当然可以，然后惊喜地问我是不是有了男伴，我苦笑说是个女人。

这个女人就是Cat。最近的她特别委靡。

能让Cat坏心情的事情很多，能让她委靡的事情却很少。这一次，她算是彻底栽了。

那天夜里十一点多，我正窝在床上看书，Cat突然来访。一开门便见她脸色暗淡，两眼无光，气鼓鼓又耷拉着头，一副受气小媳妇的模样。

我问她怎么了。她一言不发，脱下外套皮靴，扔掉手提包，摔在沙发上怔了一会儿，才狠狠地把抱枕扔出去，恨恨地说："死人郑波，我们分了。"

波波是个有妇之夫，还有一个三岁的女儿。Cat顿觉一盆冷水从头淋到脚跟，山崩地裂。

"你一开始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问我了吗？再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大家成年人，在一起开心不就行了。你还想怎样？"

"他说得对。"Cat泪眼婆娑地看着我，"我自己不还拖着个小的，我有什么资格要求他？"

Cat身边不乏追求者。她的保险业绩这么好，大多得益于她伶俐的口才和姣好的面容，很多她的客户都喜欢她，尤其那些潮汕、福建、台湾一带的大小老板，其中也不乏真心者。可是Cat不喜欢，觉得那些人都一身铜臭。遇见波波，她以为自己中了头奖，终于遇到个年轻有为，有身份有地位的好男人。

有时候，爱情徒有虚名。

上天最喜欢开这种玩笑，如伊甸园里火红的苹果，摆出甜美诱人的姿态，让你不顾一切地飞扑过去，在最沉沦的时刻晴空霹雳，当头棒喝。

是谁说过爱情是一只猫，会冷不防把你抓伤，即使你只是想跟它玩一下。

Cat这只猫，这一次，狠狠地抓伤了自己。

02

平安夜当晚，Cat兴冲冲地抱着衣服来我家换装。她说今晚她要重新出发，争取在舞会上猎到新目标。

"女人嘛，不能为了一棵树把自己吊死，亲爱的，现在我们又在同一起跑线上了。"Cat搂着我挤眉弄眼地说。

我看着她踌躇满志的样子，不知道她是真的想开了，还是掩饰得很好。

这几天我们见面的次数与日俱增，好像女人的友谊只有在感情受到伤害时才显得弥足珍贵。

Cat是如此地害怕寂寞，除了上班和上厕所的时间，她恨不得跟我挤进同一个躯体里。

几天下来，她从一开始的了无生气奄奄一息到逐渐恢复元气，期间波波有打电话给她，一开始她一看是他的来电就掐断，后来由着手机在响，一直响到结束。再后来，手机不响了，她又拿着手机左看右看，嘟囔着是不是手机坏了，还是移动网络有问题，想必心中还是放不下。

女人，总是无法像男人一样洒脱。

我们挤在我那卧室卫生间改成的小小的衣帽间里换衣服，Cat又一百零八次地表示了对我匀称曲线的羡慕，我忍了忍，终于没忍住叹了口气，说真的，就这一点，我们就已经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第100节：朝九晚五 第十四章(2)

Cat郁闷地嘟着嘴，没再答理我，只是用力勒紧了她的紧身胸衣，胸前风景立马壮观起来。她穿上银灰色紧身缎裙，腹部的皱缎设计恰好掩盖了她最无自信的腰围，精心描绘的眼部闪亮烟熏妆和一头的蓬松短鬈发相映成辉，显得十分成熟妩媚。

我换上从香港买的BCBG的紫色丝绒吊带礼裙，当时一眼相中了它面料上独特的亮片刺绣和膝盖处硬纱质地的裙尾设计，不惜重金买回来却一直束之高阁，今天就让它抛头露面吧。

我找了一双灰金水钻高跟凉鞋来搭配裙子，然后半挽起长发，只留了几缕随意搭在裸露的锁骨上，脸上胭脂淡扫，眼妆也只涂了一层睫毛液。Cat老说晚妆要浓一点才好看，像我化那么淡灯光一照就跟僵尸没什么分别。我自然明白个中道理，无奈一向不习惯浓妆，也就依然我行我素。

整装完毕，我们两个女人开着那辆红色POLO来到官邸会所门前，像两只骄傲的天鹅一样，昂首挺胸地下了车。

官邸门前一溜停满了各式名贵跑车和房车，着盛装的人们成双成对，络绎不绝。

平素毫不张扬的建筑外观应景地挂上了一排排琉璃彩灯，在夜色中静静辉映闪烁，照亮了我和Cat的孤单。

03

递过邀请函，门口的帅哥侍应生微笑着递手弯腰请我们进去，花园里穿性感短裤燕尾服的兔女郎给我们分发了小糖果和荧光棒。

推开酒吧区的大门，里面灯光迷离，人头攒动。一队金发碧眼的外国乐队正在卖力摇滚，声浪震动耳膜，气氛热烈。

一路穿过人群，看到数张熟悉的面孔。几个南方电视台的年轻节目主持人坐了一桌，看到了我热情地打招呼，问我LJ有没有来。

LJ是罗杰的英文名，他跟这些本地圈内人士很熟，我有时和他一起出席他们的活动，这些人大概都以为我是罗杰的女朋友之一。我告诉他们罗杰这个月出差去香港了，他们便恍然大悟说肯定是去做那几个香港年终音乐颁奖礼的专题了。

一个以前拍广告相熟的小妹妹忙着在不远处的卡座里跟别人斗酒，没有看见我，不过人家可能早就不记得我了。这两年这个小妹妹于万人丛中杀出重围，获得了在某著名无厘头导演的武术大片中出演一个踩香蕉皮不摔跤的角色，戏份不多，名气倒算是炒起来了。远远看去，那浓妆艳抹的脸上一派娇纵，已看不出丝毫昔日的稚嫩青涩。

江山代有才人出，你方唱罢我登场。声色场所，娱乐舞台，莫非如此。

晴晴过来迎我，豪华卡座中坐了几个她的男女同事，正在大声说笑，外形好坏参半。Cat很快便跟其中一个戴帽子的小帅哥打得火热，眉来眼去地对酒。我见她如此反倒放下心来。

第101节：朝九晚五 第十四章(3)

晴晴给我看她刚拿到了黄秋生的签名，说是她姐夫华枫邀请来的，海群正和他们在楼上打牌呢。

"开赌了啊。都还有谁啊？"我不经意问。

"嗯，除了他们几个，还有姐夫的两个朋友，说是从北京下来的，不知道什么来头。"

没有听到我想听到的名字。我笑笑，说不出是失落还是松了一口气。

"海群怎么放心让你一个人在这里啊？"

"有什么不放心的，这里面的人都是会员，没什么闲杂人等啊。而且我答应他只喝橙汁不喝酒的。"晴晴甜美地笑着，最后一句心照不宣。我知道上次蜜月怀孕事件摆了乌龙后，她跟海群还是有小小的失落，于是坚持做好准备迎接新生命，所以这半年来晴晴一直都滴酒不沾。

"这么乖，我得监督好你，这桌上的酒我来解决掉。"我打趣着，从桌上摆着的塔状透明酒架上随意抽起一杯蓝色鸡尾酒，一饮而尽。

冰凉的液体滑过喉咙，清新甜腻过后一股火烧般的灼热从腹部噌地蹿上咽喉，是极其浓烈的墨西哥龙舌兰后味。

头猛地蒙了一下，四肢迅速升温。我伸手又抽出一杯褐红色的，仰头灌下。

心底寒冷，仿佛只有烈酒方能抵御。

这一刻，我知道，我不快乐。

几杯下肚，我眼睛开始发亮，不消Cat来煽动，便兴冲冲地和她杀进了舞池。

黑人DJ在身后打碟，指下如风，节奏震动心弦。我和Cat棋逢敌手，越舞越High，彼此拉扯着跳上领舞台，面贴面扭动腰肢，扶着旁边的锁链做出各种撩人姿势。

锥形的光束旋转而至，舞台侧边的镜面中映出华丽妖魅身姿，脸容苍白，眼神抑郁敏锐。

多年前的今天，在校园的圣诞舞会上，我不也是这般的苍白面容，于仓皇中把子昕的手放在莫然手心，判下了三个人的死刑。

有谁知道，就在舞会的前一刻，我才刚刚收获了甜蜜。

那场舞会由我所在的文娱部承办，忙碌筹备了一个月，尘埃落定，舞会开始前，终于可得片刻清净，我独自避开人群，来到会堂中心外的林荫走廊里坐下休息。

树影婆娑，微风吹来，枝叶沙沙作响。身后隐约仍有嘈杂音乐人声传来，而莫然，他不知何时已立于身旁。

骄傲的瞳孔温柔如海，他单手撑在我身后靠着的廊柱上，缓缓地，缓缓地，俯下身。

小鱼。你要躲到什么时候。

我将背脊紧紧靠在粗糙坚硬的石柱上，那张近在咫尺的脸庞坚毅明朗，嘴角的微笑让天地瞬间无声。

温热的气息缠绵在唇齿胶着间，夜色遮掩了发烫的脸颊，我知道，必定熏然如蔷薇醉放。

04

回忆缠绵深重，以至想念强悍固执，我几乎不能呼吸。这样的夜晚，是心底刻烙的印记，辗转往复，似曾相识。

寂寞如影随形，试图忘却只是徒劳的姿态，就如西西佛周而复始地搬运着石头。

我突然累了。四周人影迷乱，舞池到处都是魅惑眼神，越来越多，不断有人向我靠近。

本能地闪躲逃离，保持着距离，拒绝任何接触。我需要宣泄，但不需要与你贴近。

灯光慢慢昏暗下来，DJ高喊Special Time，舞台大屏幕两侧突然光芒四射，数道冷烟花仿若游龙，流荧点滴洒落，瀑布般久久不灭。

场内气氛瞬间高涨，尖叫声、口哨声此起彼伏，男的女的，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搂成了一团。

我退到边缘，满目光影，扑朔迷离。这般繁华太耀眼，教人不忍再看。

背过身去，黑色大理石吧台冰硬如铁，透过调酒师挥动的臂影空隙，仿佛看见有一双细长清透的眼睛，在人群看我。

定睛看去，却只看到一个转身离去的颀长背影。

我追了出去。

放不下Cat的孤单，却不了晴晴的盛情。

一切的借口不能成为理由，沈鱼，你到底在等待什么?

和司徒锦伦荒诞的一幕，我还没有向他解释。

可是，为什么要解释?

酒吧外没有萧东楼的身影。

我在会所里四下穿梭，轻促奔跑间酒意上头，胃气翻涌。我赶紧跑进洗手间呕吐，但什么也吐不出来，只有猛烈地咳嗽。

洗了把脸，镜子里映出咳得泛红的脸颊，乌黑眸子晶亮燃烧。我呼了口气，神态镇定地接过清洁阿姨递来的温热毛巾，跟她说谢谢。

洗手间转角是通往花园的短廊，我一出来便看见萧东楼站在倘开的廊门外侧，背对着我，正举着手机说话。

"你也是。Take care.Remember me to your family（保重，替我向你家人问好）……嗯，春节后过来吗？……当然开心……没问题，up to you（你说了算）……嗯，me too。"

万籁俱寂，磁性的男声断断续续，清晰传来，语气温柔。

我倚在墙角，指尖比水晶墙面冰凉，这样静静听着，听着，站成了凝固的姿态。